

史通通释

唐·刘知几撰

南杼秋浦起龙二田释

●原序

长安二年，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，寻迁左史，于门下撰起居注。会转中书舍人，暂停史任，俄兼领其职。今上即位，除著作郎、太子中允、率更令，其兼。修史皆如故。又属大驾还京，以留后在东都。无几，驿征入京，专知史事，仍迁秘书少监。自惟历事二主，从宦两京，遍居司籍之曹，久处载言之职。昔马融三入东观，汉代称荣；张华再典史官，晋朝称美。嗟予小子，兼而有之。是用职思。其忧，不遑启处。尝以载削余暇，商榷史篇，下笔不休，遂盈筐篋。于是区分类聚，编而次之。

昔汉世诸儒，集论经传，定之于白虎阁，因名曰《白虎通》。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，故便以《史通》为目。且汉求司马迁后，封为史通子，是知史之称通，其来自久。博采众议，爰定兹名。凡为廿卷，列之如左，合若干言。于时岁次庚戌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。

大驾还京注详集终《忤时》篇。

马融三入东观《后汉书》本传：永初四年，应召，拜为校书郎中，诣东观典校秘书。忤太后旨，禁锢。安帝亲政，召还郎署，后在讲部拜议郎。桓帝时，忤大将军梁冀，免官。得赦还，复拜议郎，重在东观著述。

张华再典史官《晋书》本传：华学业优博，朗瞻多通。虚钦言之于文帝，除著作佐郎。惠帝即位，以华为太子少传。数年，代下邳王晃为司空，领著作。

白虎通《后汉》《章帝纪》：建初四年，大夫、博士、议郎、郎官及诸生、诸儒会白虎观，讲议《五经》异同，作《白虎议奏》。《班固传》：天子会诸儒讲论《五经》，作《白虎通德论》，今固撰集其事。

《隋经籍志》：《白虎通》六卷。《唐艺文志》“通”字下有“义”字。

史通子《汉书》司马迁传：太史公仍父子相继其职，作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，凡百三十篇，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宣帝时，迁外孙杨惲祖述其书，遂宣布焉。至王莽时，求封迁后为史通子。

●六家第一

自古帝王编述文籍，《外篇》言之备矣。古往今来，质文递变，诸史之作，不恒厥体。权而为论，其流有六：一曰《尚书》家，二曰《春秋》家，三曰《左传》家，四曰《国语》家，五曰《史纪》家，六曰《汉书》家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之于后。

《尚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太古。《易》曰：“河出图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。”故知《书》之所起远矣。至孔子观书于周室，得虞、夏、商、周四代之典，乃删其善者，定为《尚书》百篇。孔安国曰：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“尚书璇玑”钤曰：“尚者，上也。上天垂文象。布节度，如天行也。”王肃曰：“上所言，下为史所书，故曰《尚书》也。”推此三说，其义不同。盖书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故其所载，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尧、舜二典直序人事，《禹贡》一篇唯言地理，《洪范》总述灾祥，《顾命》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。

又有《周书》者，与《尚书》相类，即孔氏刊约百篇之外，凡为七十一章。上自文、武，下终灵、景。甚有明允笃诚，典雅高义；时亦有浅末恒说，滓秽相参。殆似后之好事者所增益也。至若《职方》之言，与《周官》无异；《时训》之说，比《月令》多同。期百王之正书，《五经》之别录者也。

自宗周既殒，《书》体遂废，迄乎汉、魏，无能继者。至晋广陵相鲁国孔衍，以为国史所以表言行，昭法式，至于人理常事，不足备列。乃删汉、魏诸史，取其美词典言，足为龟镜者，定以篇第，纂成一家。由是有《汉尚书》、《后汉尚书》、《汉魏尚书》，凡为二十六卷。至隋秘书监太原王劼，又录开皇、仁寿时事，编而次之，以类相从，各为其目，勒成《隋书》八十卷。寻其义例，皆准《尚书》。

原夫《尚书》之所记也，若君臣相对，词旨可称，则一时之言，累篇咸载。如言无足纪，语无可述，若此故事，虽有脱略，而观者不以为非。爰逮中叶，文籍大备，必剪裁今文，模拟古法，事非改辙，理涉守株。故舒元所撰《汉》、《魏》等书，不行于代也。若乃帝王无纪，公卿缺传，则年月失序，爵里难详，斯并置之所忽，而今之所要。如君懋《隋书》，虽欲祖述商、周，宪章虞、夏，观其所述，乃似《孔子家语》、临川《世说》，谓画虎不成，反类犬也。故其书受嗤当代，良有以焉。

尚书百篇《汉》《艺文志》：《易》曰：“河出《图》，洛出《书》，圣人则之。”故《书》之所起远矣。至也子纂焉，上断于尧，下讫于秦，凡百篇。按：语本孔安国《尚书序》。百篇盖古《尚书》原数也。

孔安国《史记》《孔子世家》：孔子而下，历伯鱼、子思、子上、子家、子京、子慎及鲋，凡八世。鲋弟子襄生忠，忠生武，武生延年及安国。安国为今皇帝博士。《汉》《艺文志》：武帝末，鲁共王坏孔子宅，得《古文尚书》，孔安国悉得其书，献之。《尚书》孔《序》：以其上古之书，谓之《尚书》。百篇之义，世莫得闻。

璇玑钤《后汉》《方术传》：樊英善《河》、《洛》《七纬》。章怀《注

》：《七纬》者，《易纬》《稽览图》、《乾凿度》《坤灵图》、《通卦验》、《是类谋》、《辨终备》也，《书》《纬璇玑铃》、《考灵耀》、《刑德放》、《帝命验》、《运期授》也，《诗》纬《推度灾》、《泛历枢》、《含神务》也、《礼纬·含文嘉》、《稽命徵》、《斗威仪》也，《乐纬》《动声仪》、《稽耀嘉》、《叶图徵》也，《孝经纬》《援神契》、《钩命决》也，《春秋纬演孔图》、《元命苞》、《文耀钩》、《运斗枢》、《感精符》、《合诚图》、《考异邮》、《保乾图》、《汉含孽》、《佑助期》、《握诚图》、《潜潭巴》、《说题辞》也。

王肃《魏志》《王朗传》：朗子肃，字子雍，中领军、散骑常侍。善贾，马之学，而不好郑氏。采会同异，为《尚书》、《诗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左氏》解，及撰定父朗所作《易传》，皆列于学官。按：郭本引南齐奔魏之王肃，误。又按：王应麟《困学纪闻云》：《乐书引乐记》，《通典》引《大传》，并存王肃《注》，而《集说》以为元魏人，误也。在元魏者，字恭懿，不以经学名。然则误已在宋时矣。而王谓“不以经学名”，亦非。恭懿长于《三礼》，《北史》与刘石经同传，常相辩论往来也。

为例不纯《汉》《艺文志》：左史记言，言为《尚书》；右史记事，事为《春秋》。荀悦《申鉴》其说同。郑氏《六艺论》：左史所记为《春秋》，右史所记为《尚书》。是以《玉藻云》：“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”。按：王者因事而有言，有言必有事，理势本自相连，笔如何分记！况左右配属，班、荀之与郑、戴，又各牾。此等皆出自汉儒，难可偏据。魏、晋以来，粘配相沿，杜预以《汉志》为误，《史通》则又以《汉志》为例，遂有“为例不纯”之议，并非。

又有周书《汉》《艺文志》：《周书》七十一篇。刘向云：“周时诰、誓、号令，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。”《困学纪闻》：《隋》、《唐志》系之汲冢，然汲冢得竹书在晋咸宁五年，而太史公、郑康成、许叔重、马融皆引其文，皆在汉世。杜元凯解《左传》时，书亦未出也，亦以《周书》为据。《束皙传》及《左传正义》引王隐《晋书》所载竹书之目，亦无《周书》，然则系于汲冢误矣。今按：《史通》亦多引其书，皆不冠以汲冢，《隋》、《唐》《志》之误信矣。

职方时训《逸周书序》：王化虽弛，天命方永。四夷蛮，攸遵王政，作《职方》。辩十二气之应，以明天时，作《时训》。按：仪王氏《纪闻》引此序，“十二气”作“二十四气”。

孔衍魏汉尚书《晋》《儒林传》：孔衍字舒元，孔子二十二世孙。中兴初，补中书郎，出为广陵郡。凡所撰述，百余万言。《唐》《艺文志》：孔衍《

汉尚书》十卷，《后汉尚书》六卷，《后魏尚书》十四卷。按：后魏“后”字衍文。

王劭隋书《隋书》：王劭字君懋。授著作郎，迁秘书少监，事典国史。撰《隋书》八十卷，多录口敕，又采迂怪委巷之言，以类相从，为其题目。

守株《韩非》五蠹：宋人耕田，田中有株，兔走触株而死。因释耒而守株，冀复得兔。兔不可得，为宋国笑。《摸拟》篇用其语稍详。

家语王肃《注》《后序》：《孔子家语》者，与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并时。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，别出为《论语》，其余则都集录之。晁氏《读书志》：凡四十四篇，刘向校录止二十七篇。王肃得此于孔猛家。朱子《与吕伯恭书》：《程氏遗书》若只暗地删却，久后易惑人。记《论语》者只为如此，留下《家语》，至今作病痛也。

临川世说《宋书》《宗室传》：临川王道规无子，以长沙景王子义庆为嗣。高氏《纬略》：义庆采撷汉、晋以来佳事佳话，为《世说新语》。《读书志》：刘知几颇言此书非实录，予亦云。

《春秋》家者，其先出于三代。孔子曰：“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”；“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之教也。”知《春秋》始作，与《尚书》同时。《琐语》又有《晋春秋》，记献公十七年事。《国语》云：晋羊舌肸习于春秋，悼公使传其太子。《左传》昭二年，晋韩宣子来聘，见《鲁春秋》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斯则春秋之目，事匪一家。至于隐没无闻者，不可胜载。又案《竹书纪年》，其所纪事皆与《鲁春秋》同。《孟子》曰：“晋谓之乘，楚谓之机，而鲁谓之春秋，春实一也。”然则乘与纪年、机，其皆春秋之别名者乎！故《墨子》曰：“吾见百国春秋”，盖皆指此也。

逮仲尼之修《春秋》也，乃观周礼之旧法，遵鲁史之遗文；据行事，仍人道；就败以明罚，因兴以立功；假日月而定历数，籍朝聘而正礼乐；微婉其说，志晦其文；为不刊之言，著将来之法，故能弥历千载，而其书独行。

又案儒者之说春秋也，以事系日，以日系月；言春以包夏，举秋以兼冬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苟如是，则晏子、虞卿、吕氏、篇第其书篇第，本无年月，而亦谓之春秋，盖有异于此者也。

至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始以天子为本纪，考其宗旨，如法《春秋》。自是为国史者，皆用斯法。然时移世异，体式不同。其所书之事也，皆言罕褒讳，事无黜陟，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，安得比于《春秋》哉！

春秋家者尽在鲁矣，此段证据琐语《隋书》《经籍志》：《古文琐语》四卷，汲冢书。

羊舌肸《外传》《晋语》：悼公问德义，司马侯曰：“诸侯之为，日在君侧

，以其善行，以其晋戒，可谓德义矣。”公曰：“孰能？”曰：“羊舌肸习于春秋。”乃召叔向，使传太子彪。

竹书纪年杜氏《左传后序》：余成《春秋释例》及《经传集解》讫记，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，大得古书，皆简编，科斗文字，多杂碎怪妄，不可训知。《纪年》最为分了，起自夏、殷、周，皆三代王事，无诸国别也。唯特记晋事，起自殇叔，次文侯、昭侯，以至曲沃庄伯。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，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。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，编年相次。晋国灭，独记魏事，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，盖魏国之史记也。推校哀王二十年，太岁在壬戌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，秦昭王之八年，韩襄王之十三年，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，楚怀王之三十年，燕昭王之十三年，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。哀王二十三年乃卒，故特不称谥，谓之今王。其著书文意大似《春秋经》，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。按：汲冢书有目，详后《申左》篇。

百国春秋北平黄氏《补注》：《公羊》《传疏》云：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实书。则墨子言百国春秋，当即是书也。

周礼旧法杜《序》：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，上之人不能使《春秋》昭明。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，上以遵周公之制，下以明将来之法。

微婉志晦杜《序》：为例之情有五：一曰微而，二曰志而晦，三曰婉而成章，四曰尽而不污，五曰惩恶而劝善。

《系月》《系日》语见杜氏《序》。

包夏兼冬杜《序》：史之所记，必表年以始事，年有四时，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《疏》：言春足以兼夏，言秋足以见冬。鲁颂笺云：春秋，犹言四时是也。

晏虞吕陆亦谓春秋《史记》《管晏列传赞》：吾读《晏子春秋》，故观其行事，故次其传。《孔丛》《执节篇》：《春秋》，经名。晏子书亦曰《春秋》，贵贱不嫌同名也。《史记》：虞卿说赵孝成王，为赵上卿，卒去赵。不得意，乃著书曰《节义》、《称号》、《揣摩》、《政谋》，凡八篇，曰《虞氏春秋》。《汉》《艺文志》：《虞氏春秋》十五篇。高诱《吕览序》：吕不韦者，阳翟富贾，为秦相国。集儒书，著其所闻，为十二纪、八览、六论，名《吕氏春秋》。暴之咸阳市门，系千金其上，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。《后汉》《班彪传》：汉与，定天下。太中大夫陆贾纪录时功，作《楚汉春秋》九篇。《史记》《杂解序》《索隐》：贾撰记项氏与汉高起及惠、文间事。

《左传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左丘明。孔子既著《春秋》，而丘明受经作传。

盖传者，转也，转受经旨，以授后人。或曰传者，传也，所以传示来世。案孔安国注《尚书》，亦谓之传，斯则传者，亦训释之义乎。观《左传》之释经也，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阙而传存。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博，信圣人之才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

逮孔子云没，经传不作。于时文籍，唯有《战国策》及《太史公书》而已。至晋著作郎鲁国乐资，乃追采二史，撰为《春秋后传》。其书始以周贞王续前传鲁哀公后，至王赧人秦，又以秦文王之继周，终于二世之灭，合成三十卷。当汉代史书，以迁、固为主，而纪传互出，表志相重，于文为烦，颇难周览。至孝献帝，始命荀悦撮其书为编年体，依《左传》著《汉纪》三十篇。自是每代国史，皆有斯作，起自后汉，至于高齐。如张潘、孙盛、干宝、徐贾、裴子野、吴均、何之元、王劭等，其所著书，或谓之春秋，或谓之纪，或谓之略，或谓之典，或谓之志。虽名各异，大抵皆依《左传》以为的准焉。

受经作传杜氏《集解序》：左丘明受经于仲尼，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，故传或先经以始事，或后经以终义，或依经以辩理，或错经以合异，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。

乐资《晋书》无传。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《春秋后传》三十一卷，晋著作郎乐资撰。按：资，晋时人，在荀悦后。而章内先举乐资者，资书接《左》迄秦，事在《汉记》前，不以人次也。又：接《左》之年之周贞王，《史记》作定王，《左疏》杂引存疑。

荀悦《后汉》《荀淑传》：淑孙悦，字仲豫，献帝时，官秘书监。帝以班固《汉书》文繁难省，乃令悦依《左氏传》体，为《汉记》三十卷，辞约事详。其《序》曰：“中兴以前，明主贤臣得失之轨，亦足以观矣。”《正史》篇又有注。

张潘国史无传。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《后汉纪》三十卷，张撰。袁宏《后汉纪》《自序》：暇日掇会汉纪，谢承《书》、司马彪《书》、华峤《书》、谢忱《书》、《汉山阳公记》、《汉灵献起居注》、《汉名臣奏》，旁及诸郡《耆旧先贤传》，凡数百卷，多不次叙。始见张潘所撰书，其言汉末之事差详，故复探而益之。

孙盛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《魏氏春秋》三十卷，《晋阳秋》三十卷，并孙盛撰。盛字安国，又见《论赞》、《直书》二篇。

干宝《晋书》：宝字令升，祖统，吴奋武将军。宝以才器，召为著作郎，领国史。著《晋纪》，自宣迄愍，凡二十卷。直而能婉。郭《评》：杨诚齐当尝与同舍谈于宝，一吏曰，“干”字非“于”，验书果然。按：“语见《鹤林玉露》，谓韵书“干”字下注云“晋有干宝”也。诚斋喜曰：此吾一字之师。

徐贾其人其书俱无考。按：《隋》、《唐》二《志》于干宝《晋纪》之后，裴子野《宋略》之前，有徐广《晋纪》四十五卷，与此处列名之次正同，而所列编年门类亦合。然则“贾”字即“广”字之讹也。《宋书》本传：徐广字野民，员外散骑，领著作。

裴子野《梁书》：子野字几原，曾祖松之续修何承天《宋史》未成，子野更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，叙事评论多善。

吴均《梁书》：吴均字叔庠，文体清拔，好事者或之，谓为吴均体。除奉朝请。著《齐春秋》三十卷。《外篇正史》篇谓其书称梁帝为齐明佐命，帝恶其实，诏燔之。然其私本竟行。

何之元《陈书》：之元锐精著述，以为梁氏肇自武皇，终于敬帝。其兴亡盛衰之迹，足以垂鉴戒，定褒贬。究七十五年行事，草创为三十卷，号曰《梁典》。

王劭见《尚书》家，但彼所引为《隋书》，是记言体；此所引则《北齐志》，乃编年体。章末所云，或谓之志，正指此也。旧注悉取其所著书混列一处，便使家数不清。《唐艺文》编年类：王劭《北齐志》十七卷。《外篇正史》篇：王劭凭起居注，广以异闻，造编年书，号曰《齐志》云云，分体甚明。

《国语》家者，其先亦出于左丘明。既为《春秋内传》，又稽其逸文，纂其别说，分周、鲁、齐、晋、郑、楚、吴、越八国事，起自周穆王，终于鲁悼公，别为《春秋外传》《国语》，合为二十一篇。其文以方《内传》，或重出而小异。然自古名儒贾逵、王肃、虞翻、韦曜之徒，并申以注释，治其章句，此亦《六经》之流，《三传》之亚也。

暨纵横互起，力战争雄，秦兼天下，而著《战国策》。其篇有东西二周、秦、齐、燕、楚、三晋、宋、卫、中山，合十二国，分为三十三卷。夫谓之策者，盖录而不序，故即简以为名。或云，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，因谓之《战国策》。

至孔衍，又以《战国策》所书，未为尽善。乃引太史公所记，参其异同，删彼二家，聚为一录，号为《春秋后语》。除二周及宋、卫、中山，其所留者，七国而已。始自秦孝公，终于楚、汉之际，比于《春秋》，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。始衍撰《春秋时国语》，复撰《春秋后语》，勒成二书，各为十卷。今行于世者，唯《后语》存焉。按其书序云：“虽左氏莫能加”。世人皆尤其不量力，不度德。寻衍之此义，自比于丘明者，当谓《国语》，非《春秋传》也。必方以类聚，岂多嗤乎！

当汉氏失驭，英雄角力。司马彪又录其行事，因为《九州春秋》，州为一篇，合为九卷。寻其体统，亦近代之《国语》也。

自魏都许、洛，三方鼎峙；晋宅江、淮，四海幅裂。其君虽号同王者，而地实诸侯。所在史官，记其国事，为纪传者则规模班、马，创编年者则议拟荀、袁。于是史、汉之体大行，而《国语》之风替矣。

内传外传韦昭《国语序》：昔孔子修旧史以垂法，左丘明因圣言以摭意，可谓博物善作者也。其雅思未尽，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，下迄鲁悼、智伯之诛，以为《国语》。其文不止于经，故号曰《外传》。又云：切不自料，复为之解，参之以《五经》，检之以《内传》。

贾逵注《后汉书》：贾逵字景伯，九世祖谊。逵身长八尺二寸，诸儒为之语曰：“问事不休贾长头”。尤明《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，为之《解诂》五十一篇。《注》：《左氏传》三十篇，《国语》二十一篇也。

王肃注三国时人，见《尚书》家。按：《魏志》本传，于诸经解后，又有《三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尔雅》诸注。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《春秋外传章句》一卷，王肃撰。

虞翻注《三国》《吴志》：虞翻字仲翔，孙权以为骑都尉。徙交州，难处罪放，而讲学不倦。为《老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国语》训注，皆传于世。

韦曜注《吴志》：韦曜字弘嗣，为尚书郎，迁太子中庶子。孙日告即位，封高陵亭侯。《注》：曜本名昭，史为晋讳改之。宋《崇文总目》：昭参引郑众、贾逵、虞翻、唐固，合五家为注，自发正者三百十事。按：唐固注《国语》，见《吴志》《阚泽传》。或作“唐因”，非。

战国策刘向原叙：所校中《战国策》书，臣向因国别者，略以时次之，得三十三篇。中书本号，或曰《国策》，或曰《国事》，或曰《短长》，或曰《事语》，或曰《修书》，或曰《长书》。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继春秋以后，讫楚、汉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之间之事，皆定以杀青书。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刘向录者三十二卷，高诱撰注者二十一卷。

孔衍后语《唐》《艺文志》：孔衍《春秋时国语》十卷，又《春秋后国语》十卷。按：《史通》云：今行世者，唯《后语》存。是知《新唐志》特因旧史原文，非皆有其书也。

九州春秋《兖》《经籍志》，《九州春秋》十卷，司马彪撰。陈氏《书录解题》：彪记汉末州部之乱，司、冀、徐、兖、青、荆、扬、凉、益、幽，凡盗贼僭叛皆纪之。《晋书》：彪字绍统，高阳王陆之子，官秘书郎。

魏都许洛《三国》《魏志》：建安元年，洛阳残破，董昭等劝太祖都许。二十五年至洛阳。

文帝黄初元年营洛阳宫。按：时言曹魏者，通谓之许、洛，如《吴志》朱桓言“进取寿春，以规许、洛”是也。

晋宅江淮《晋》《元帝纪》：帝，琅恭王觐之子，嗣位琅。永嘉初，镇建邺。愍帝即位，西都不守。建武元年，依魏、晋故事为晋王，立宗庙社稷于建康。按：是为东晋之始。建康即建邺，吴大帝始都此，江、淮其界也，亦吴之通称。如《吴志》，周鲂本阳羨人，而言“生长江、淮”是也。

《史记》家者，其先出于司马迁。自《五经》间行，百家竞列，事迹错糅，前后乖舛。至迁乃鸠集国史，采访家人，上起黄帝，下穷汉瓠，纪传以统君臣，书表以谱年爵，合百三十卷。因鲁史旧名，目之曰《史记》。自是汉世史官所续，皆以《史记》为名。迄乎东京著书，犹称《汉记》。

至梁武帝，又敕其群臣，上自太初，下终齐室，撰成《通史》六百二十卷。其书自秦以上，皆以《史记》为本，而别采他说，以广异闻；至两汉已还，则全录当时纪传，而上下通达，臭味相依；又吴、蜀二主皆入世家，五胡及拓拔氏列于《夷狄传》。大抵其体皆如《史记》，其所为异者，唯无表而已。其后元魏济阴王暉业，又著《科录》二百七十卷，其断限亦起自上古，而终于宋年。其编次多依放《通史》，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，共为一科，故以《科录》为号。皇家显庆中，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，南起自宋，终于陈，北始自魏，卒于隋，合一百八十篇，号曰《南》、《北史》。其君臣流例，纪传群分，皆以类相从，各附于本国。凡此诸作，皆《史记》之流也。

寻《史记》疆宇辽阔，年月遐长，而分以纪传，散以书表。每论家国一政，而胡、越相悬；叙君臣一时，而参、商是隔。此其为体之失者也。兼其所载，多聚旧记，使览之者事罕异闻，而语饶重出。此撰录之烦者也。况《通史》以降，芜累尤深，遂使学者宁习本书，而怠窥新录。且撰次无几，而残缺遽多，可谓劳而无功，述者所宜深诫也。

采访家人此句又见《采撰》及《正史》篇，言巴西譙周以《太史迁书》周、秦以上，或采家人诸子，不专据正经，于是作《古史考》云云。是知改“人”为“乘”者，非。

鲁史旧名史记语见《春秋》家。

通史《梁》《吴均传》：均免职，寻召撰《通史》，起三皇，迄齐代。均草本纪、世家功华，列传未就，卒。又《武帝纪》：太清三年，《通史》成，躬制赞序，凡六百卷。天情睿敏，下笔成章。

科录《北史》《魏宗室传》：常山王遵曾孙暉，雅好文学，招集儒士崔鸿等，撰录百家要事，以类相从，名为《科录》，凡二百七十卷。上起伏羲，下迄于晋，凡十四代。表上之。按：本文误以撰人为济阴王元暉业，郭延年辩之，谓暉业所撰乃《辨宗录》，非《科录》也。《史通》既误，王伯厚《玉海》再误云。

断限亦曰“限断”。二字所始，见《断限》篇注。

南北史《旧唐书》《李延寿传》：延寿，贞观中补崇贤馆学士。尝删补宋、齐、梁、陈及魏、齐、周、隋八代史，谓之《南》、《北史》，凡一百八十卷。《读书志》：延寿父大师，尝谓宋、齐逮周、隋，分隔南北，南谓北为“索虏”，北谓南为“岛夷”，欲改正为编年，未就而卒。延寿究悉旧事，更依马迁体，总序八代，北二百四十二年，南百七十年，为二史。《通志》《艺文略》别立《通史》一门，以延寿书与梁《通史》同列，良是。

胡越《汉书》：邹阳《狱中上梁孝王书》云：“意合则胡、越为兄弟”，“不合则骨肉为仇敌”。

参商《左传》昭元年：子产曰：“昔高辛氏有二子，伯曰于伯，季曰实沈，居于旷林，不相能也。后帝迁阍伯于商丘，主辰商人是因，故辰为商星；迁实沈于大夏，主参，唐人是因，以服事夏、商，故参为晋星。”

《汉书》家者，其先出于班固。马迁撰《史记》，终于今上。自太初己下，阙而不录。班彪因之，演成《后记》，以续前编。至子固，乃断自高祖，尽于王莽，为十二纪、十志、八表、七十列传，勒成一史，目为《汉书》。昔虞、夏之典，商、周之诰，孔氏所撰，皆谓之“书”。夫以“书”为名，亦稽古之伟称。寻其创造，皆淮子长，但不为“世家”，改“书”曰“志”而已。自东汉以后，作者相仍，皆袭其名号，无所变革，唯《东观》曰“记”，《三国》曰“志”。然称谓虽别，而体制皆同。

历观自古，史之所载也，《尚书》记周事，终秦穆，《春秋》述鲁文，止哀公，《纪年》不逮于魏亡，《史记》唯论于汉始。如《汉书》者，究西都之首末，穷刘氏之废兴，包举一代，撰成一书。言皆精练，事甚该密，故学者寻讨，易为其功。自尔迄今，无改斯道。

彪固《汉书》《叙传》：班彪字叔皮，年二十，遭王莽败。世祖即位于冀州，天下云扰，著《王命论》。有子曰固。固以为汉绍尧运，以建帝业，至于六世，史官乃追述功德，私作本纪，编于百王之末，厕于秦、项之列。太初己后，阙而不录。故探纂前记，缀缉所闻，以述《汉书》。起元高祖，终于孝平王莽之诛，十有二世，二百三十年。综其行事，旁贯《五经》，上下洽通，为纪、表、志、传，凡百篇。按：《叙传》竟不及父彪续史事，欺所生，欺万世，纠班史者当以是为首款。《后汉书》本传：彪断采前史遗事，傍贯异闻，作《后传》数十篇。

东观曰记《书录解题》：《东观汉记》，汉谒者仆射刘珍、校书郎刘等撰。初，班大在显宗朝，尝撰《世祖本纪》、功臣列传、载纪二十八篇。至永初中，珍、等著作东观，撰集《汉记》。其后卢植、蔡邕、马日等皆尝补续。按

：《外篇正史》篇详述其书，宜参看。

三国曰志《晋书》《陈寿传》：寿字承祚，仕蜀，为馆阁令史。及蜀平，司空张华爱其才，举为孝廉，除著作，撰魏、吴、蜀《三国志》，凡六十五篇。

纪年不逮魏亡谓《谓竹书纪年》年未尽魏哀而止，正与《汉书》全代对照。或讹“不”为“下”，失之。

于是考兹六家，商榷千载，盖史之流品，亦穷之于此矣。而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《尚书》等四家，其体久废，所可祖述者，唯《左氏》及《汉书》二家而已。

●二体第二

三、五之代，书有典、坟、悠哉邈矣，不可得而详。自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是为《古文尚书》。然世犹淳质，文从简略，求诸备体，固以阙如。既而丘明传《春秋》，子长著《史记》，载笔之体，于斯备矣。后来继作，相与因循，假有改张，变其名目，区域有限，孰能逾此！盖荀悦、张，丘明之党也；班固、华峤，子长之流也。惟此二家，各相矜尚，必辨其利害，可得而言之。

夫《春秋》者，系日月而为次，列时岁以相续，中国外夷，同年共世，莫不备载其事，形于目前。理尽一言，语无重出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至于贤士贞女，高才俊德，事当中要者，必盱衡而备言；迹在沈冥者，不枉道而详说。如绛县之老，杞梁之妻，或以酬晋卿而获记，或以对齐君而见录。其有贤如柳惠，仁若颜回，终不得彰其名氏，显其言行。故论其细也，则纤芥无遗；语其粗也，则丘山是弃。此其所以为短也。

《史记》者，纪以包举大端，传以委曲细事，表以谱列年爵，志以总括遗漏，逮于天文、地理、国典、朝章，隐必该，洪纤靡失。此其所以为长也。若乃同为一事，分在数篇，断续相离，前后屡出，于《高纪》则云语在《项传》，于《项传》则云事具《高纪》。又编次同类，不求年月，后生而擢居首帙，先辈而抑归末章，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，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。此其所以为短也。

考兹胜负，互有得失。而晋世干宝著书，乃盛誉丘明而深抑子长，其义云：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遗也。寻其此说，可谓劲挺之词乎？案春秋时事，入于左氏所书者，苾三分得其一耳。丘明自知其略也，故为《国语》以广之。然《国语》之外，尚多亡逸，安得言其括囊靡遗者哉？向使丘明世为史官，皆仿《左传》也，至于前汉之严君平、郑子真、后汉之郭林宗、黄叔度，错、董生之对策，刘向、谷永之上书，斯并德冠人伦，名驰海内，识洞幽显，言穷军国。或以身隐位卑，不预朝政；或以文烦事博，难为次序

。皆略而不书，斯则可也。必情有所吝，不加刊削，则汉氏之志传百卷，并列于十二纪中，将恐碎琐多芜，阑单失力者矣。故班固知其若此，设纪传以区分，使其历然可观，纲纪有别。荀悦厌其迂阔，又依左氏成书，翦截班史，篇才三十，历代褒之，有逾本传。

然则班、荀二体，角力争先，欲废其一，固亦难矣。后来作者，不出二途。故晋史有王、虞，而副以干《纪》；《宋书》有徐、沈，而分为裴《略》。各有其美，并行于世。异夫令升之言，唯守一家而已。

荀悦张见《左传》家，皆编年体。

华峤《晋书》《华表传》：表子峤，字叔骏。元康初，为内中书、散骑、著作，门下撰集皆典统之。初，峤以《汉纪》烦秽，慨然有改作之意。会为台郎，典官制事，得遍观秘籍，遂就其绪，为纪、典、传、谱，凡九十七卷，改名《汉后书》。文质事核，有迁、固之规。

绛县老《左传》襄三十：晋悼夫人食舆人之城杞者，绛县人或年长矣，无子，而往与于食。有与疑年，使之年。曰：“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，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。”吏走问之朝。师旷曰：“七十三年矣。”赵孟召之而谢过焉，曰：“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，武之罪也。”与之田，使为君复陶。

杞梁妻《左传》襄二十三：齐侯袭莒，杞殖载甲宿于莒郊。莒子亲鼓之，获杞梁。齐侯归，遇杞梁之妻于郊，使吊之。辞曰：“殖之有罪，何辱命焉。若免于罪，犹有先人之敝庐在，下妾不得与郊吊。”齐侯吊诸其室。杜《注》：杞梁即杞殖。

柳惠不彰《左传》僖二十六：齐孝公伐我北鄙。公使展喜犒师，使受命于展禽。杜《注》：柳下惠也。按：惠见《左传》，有此明文。今云不彰不显，与颜子并说，是《史通》疏处。

贾谊屈原《史记》《屈原贾生列传》第二十四：原，楚怀王时人。谊，汉文帝时人。

曹沫荆轲《史记》《刺客列传》第二十六：沫，鲁庄公时人。轲，卫人，游燕，在燕王喜时。按：曹沫，《左氏》、《谷梁》并作曹刿。

前汉严郑《王贡龚鲍传》叙：谷口有郑子真，蜀有严君平，皆修身自保。成帝时，元舅大将军王凤以礼聘子真，子真不诎。君平卜筮于成都市，人有邪恶非正之问，各因势导之以善。日阅数人，得百钱足自养，则闭肆下帘而授《老子》。扬雄著书，称此二人。

后汉郭黄《郭太传》：太字林宗，家世贫贱。游于洛阳，见河南尹李膺。后归乡里，与膺同舟而济，众宾以为神仙焉。举有道，不应。《黄宪传》：字叔度，父为牛医。颍川荀淑遇宪于逆旅，与语移日。既而至袁闳所，曰：“子国

有颜子，宁议之乎？”闾曰：“见吾叔度耶！”太守王龚不能屈。郭林宗少过袁闾不宿，从宪累日方还。或问之，林宗曰：“奉高之器，譬之汎滥，清而易挹。叔度汪汪，若千顷陂，澄之不清，淆之不浊，不可量也。”按：林宗此语，本传亦载，故《史通》二人合举。

晁董对策《汉书》《晁错传》：错为人峭直刻深。孝文时，拜太子家令，号为智囊。后诏举贤良文学士，错在选中。上亲策之，以明国体、通人事、能直言三道之要对策，惟错为高第。《董仲舒传》：仲舒，广川人。少治《春秋》，孝景时，为博士。下帷讲诵，三年不窥园。武帝即位，举贤良文学，凡三问，仲舒三对。天子以为江都相。

向永上书《汉书》《楚元王传》：向字子政，本名更生。元帝初，为宗正，外戚许、史放纵，宦官弘恭、石显弄权，乃上封事谏。成帝即位，显等服辜，更生更名向。召拜中郎，数奏封事，迁光禄大夫。时上无继嗣，政由王氏，上封事极谏。天子召见，叹息，以为中垒校尉。《谷永传》：永字子云，博学经书。为太常丞，数上疏言得失。后为刺史，奏事京师。时有黑龙见，天子问所欲言，永对切谏。永自知有内应，展意无所依违。

阑单未详。大抵是当日方言，涣散不振摄之意。卢照邻《释疾文》云：“草木扶疏兮如此，予独兰兮不自胜。”疑即此二字之别写也。《集韵》：驿，他干切。按：今俗亦有“阑阑滩滩”之语。

王虞《晋书》《王隐传》：隐字处叔。父铨有著述之志，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，未就而卒。元帝召隐为著作郎，令撰晋史。时著作郎虞预私撰《晋书》，数访于隐，所闻渐广。《虞预传》：预字叔宁。《唐》《艺文志》：王隐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虞预《晋书》，数访于隐，所闻渐广。《虞预传》：预字叔宁。《唐艺文志》：王隐《晋书》八十九卷。虞预《晋书》五十八卷。

干纪即干宝《晋纪》，见《左传》家。

徐沈《徐爰传》，见《正史》篇注。《书录解题》：《宋书》，本何承天、山谦之、苏宝生所撰，至徐爰勒为一史，起义熙，迄大明。自永光以来，阙而不录。《梁书》《沈约传》：约字休文，吴兴人。高祖勋业既就，约尝叩其端，曰：今不可以淳风期万物。攀龙附凤者莫不云明公其人也。高祖受禅，为尚书仆射，卒，谥曰隐。著《宋书》百卷，其目详《外篇正史》篇。

裴略即裴子野《宋略》，见《左传》家。

●载言第三

古者言为《尚书》，事为《春秋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职。盖桓、文作霸、纠合同盟，春秋之时，事之大者也，而《尚书》阙纪。秦师败绩，缪公诫誓，《尚书》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《春秋》靡录。此则言、事有别，断可知矣

逮左氏为书，不遵古法，言之举事，同在传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烦省合理，故使读者寻绎不倦，览讽忘疲。

至于《史》、《汉》则不然，凡所包举，务存恢博，文辞人记，繁富为多。是以《贾谊》、《晁错》、《董仲舒》、《东方朔》等传，唯上录言，罕逢载事。夫方述一事，得其纪纲，而隔以大篇，分其次序。披阅之者，有所懵然。后史相承，不改其辙，交错分扰，古今是同。

案迁、固列君臣于纪传，统遗逸于表志，难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。愚谓凡为史者，宜于表志之外，更立一书。若人主之制册、诰令，群臣之章表、移檄，收之纪传，悉入书部，题为“制册”、“章表书”，以类区别。他皆放此。亦犹志之有“礼乐志”、“刑法志”者也。又诗人之什，自成一家。故风、雅、比、兴、非《三传》所取。自六义不作，文章生焉。若韦孟讽谏之诗，扬雄出师之颂，马卿之书封禅，贾谊之论过秦，诸如此文，皆施纪传。窃谓宜从古例，断入书中。亦犹《舜典》列《元首之歌》，《夏书》包《五子之咏》者也。夫能使史体如是，庶几《春秋》、《尚书》之道备矣。

昔干宝议撰晋史，以为宜准丘明，其臣下委曲，仍为谱注。于时议者，莫不宗之。故前史之所未安，后史之所宜革。是用敢同有识，爰立兹篇，庶世之作者，睹其利害。如谓不然，请俟来哲。

韦孟讽谏《汉书》《韦贤传》：韦贤，邹人也。其先韦孟，家本彭城，为楚元王传。及孙王戊，荒淫不遵道，孟作诗讽谏。后遂去位，徙家于邹，又作一篇。其诗，或曰子孙好事，述先人之志而作也。

扬雄出师按：《汉书》《扬雄传》载《河东》、《长杨》等赋，《反离骚》、《解嘲》等词，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等序，而无出师颂。郭《注》引《文选注》云：成帝时，西羌有警，上思将帅之臣，追美赵充国，乃召雄，即《充国图》颂之。《文选》《充国颂》后，编有《出师颂》，则史孝山作，岂《史通》误以为雄耶？

马卿封禅《汉书》：司马相如字长卿，见上好仙，遂奏《大人赋》。天子大悦，飘飘有凌云气游天地之间意。病免，家居茂陵。天子使取其书，使所忠往，而相如已死。问其妻，对曰：“长卿未死时，为一卷书，曰：‘有使来求书，奏之。’”其遗札书，言封禅事，所忠奏焉。

贾谊过秦按：《汉书》《贾谊传》不载《过秦论》，于《陈胜项籍传赞》取《史记》褚少孙所述之文录之，止三篇之一。又按：《史通》所举韦、扬、马、贾诸篇，或置传首，或出他书，或入传中，或附赞内，举非一例，其意只有关劝戒，传颂艺林，法当采入史中者，用示择言之例耳。

●本纪第四

昔汲冢竹书是曰《纪年》，《吕氏春秋》肇立纪号。本纪者，纲纪庶品，网罗万物。考篇目之大者，其莫过于此乎？及司马迁之著《史记》也，又列天子行事，以本纪名篇。后世因之，守而勿失。譬夫行夏时之正朔，服孔门之教义者，虽地迁陵谷，时变质文，而此道常行，终莫之能易也。

然迁之以天子为本纪，诸侯为世家，斯诚说矣。但区域既定，而疆理不分，遂令后之学者罕详其义。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，嬴自伯翳至于庄襄，爵乃诸侯，而名隶本纪。若以西伯、在襄以上，别作周、秦世家，持股纣以对。武王，拔秦始以承周赧，使帝王传授，昭然有别，岂不善乎？必以西伯以前，其事简约，别加一目，不足成篇。则伯翳之至庄襄，其书先成一卷，而不共世家等列，辄与本纪同编，此尤可怪也。项羽僭盗而死，未得成君，求之于古，则齐无知、卫州吁之类也。安得讳其名字，呼之曰王者乎？春秋吴、楚僭拟，书如列国。假使羽窃帝名，正可抑同群盗，况其名曰西楚，号止霸王者乎？霸王者，即当时诸侯。诸侯而称本纪，求名责实，再三乖谬。

本纪之为体，犹《春秋》之经，系日月以成岁时，书君上以显国统。曹武虽曰人臣，实同王者，以未登帝位，国不建元。陈《志》权假汉年，编作《魏纪》，亦犹《两汉书》首列秦、莽之正朔也。后来作者，宜准于斯。而陆机《晋书》，列纪三祖，直序其事，竟不编年。年既不编，何纪之有？夫位终北面，一概人臣，倘追加大号，止入传限，是以弘嗣吴史，不纪孙和，緬求故实，非无往例。逮伯起之次《魏书》，乃编景穆于本纪，以戾园虚谥，间厕武、昭，欲使百世之中，若为鱼贯。

又纪者，既以编年为主，唯叙天子一人。有大事可书者，则见之于年月，其书事委曲，付之列传。此其义也。如近代述者魏著作、李安平之徒，其撰《魏》、《齐》二史，于诸帝篇，或杂载臣下，或兼言他事，巨细毕书，洪纤备录。全为传体，有异纪文，迷而不悟，无乃太甚。世之读者，幸为详焉。

后稷至西伯按：《史记》《周本纪》，后稷以下，曰不窋，曰鞠，曰公刘，曰广节，曰皇仆，曰差弗，曰毁，曰公非，曰高圉，曰亚圉，曰公叔祖类，曰古公父，曰公季，曰西伯。凡十五世，文幅甚简。附按：氏《路史》云：夏十七世，商三十世，本四十七世而后有周文王。此叙止十五世，疏脱甚矣。

伯翳至庄襄按：《史记》《秦本纪》，伯翳本名大费，与禹平水土。传至非子，当周孝王时，始封为附庸，邑之秦。至襄公，平王封为诸侯，赐之岐以西之地，于是始国。至缪公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至孝公，天子致伯。子惠文，始称王，以至庄襄。通为纪一卷，编始皇纪之前。

无知州吁《左传》庄八：齐公孙无知有宠于僖公，襄公弑之。公田而反，贼人，杀之，立无知。九年，雍廩杀无知。又隐四：卫州吁弑桓公而立，卫人使右宰丑莅杀州吁于濮。

权假汉年《魏志》《武帝纪》：纪年起汉献帝初平元年，尽建安二十五年。

陆机晋纪《晋书》本传：机字士衡，吴郡人。祖逊，父抗。太康末，与弟云俱入洛。成都王颖劳谦下士，机委身焉。宦人孟玖谮机于颖，遂遇害。所著文章二百余篇。按：传不言作《晋纪》，而《隋》、《唐》二志，郑、马二通并有陆机《晋纪》四卷，并入编年门。今《史通》云“历纪三祖，直叙其事”，以为不合本纪之体。得毋机书之以纪名，原是荀、袁汉纪之“纪”，而非本纪之“纪”欤？识以存疑。三祖，谓所追尊宣帝懿、景帝师、文帝昭也。

弘嗣吴史弘嗣，韦曜字，即韦昭也。见《国语》家。《吴志曜传》：孙即位，欲为父和作纪，曜执以和不登帝位，宜名为传，如是者非一。皓积嫌愤，遂诛曜。按：今《吴志》《孙和传》在五子之列，殆因曜之旧欤？

伯起魏书《北史》：魏收字伯起，小字佛助。与温子升、邢子才齐誉，世号三才。齐天保元年，除中书令，兼著作郎。二年，诏撰魏史。《魏书》纪：恭宗景穆皇帝讳晃，太武皇帝长子也，薨于东宫，即柩谥曰景穆。高帝即位，追尊皇帝庙号。史臣曰：“恭宗明德令闻，夙世殒天，其戾园之悼欤？”按：此纪继《太武纪》下，是僭纪也。当附太武纪末，不合分篇。

戾园《汉宣帝纪》：武帝戾太子纳史良娣，产子史皇孙。皇孙生帝。巫蛊事起，太子亡至湖，遇害。《武五子传》：宣帝初即位，昭曰：“故皇太子在湖，未有号谥、岁时祠，其议谥，置园邑。”有司奏请，谥曰戾，置奉邑二百家，湖乡邪里聚为戾园。后又益戾园满三百家。

魏著作《北史》《魏季景传》：季景子澹，字彦深，仕齐殿中郎、中书舍人。入隋，迁著作郎。帝以魏收所撰《后魏书》褒贬失实，诏澹别成魏史。义例与魏收多所不同。按：澹本字彦渊，唐讳为“深”。

李安平《唐书》：李百药字重规，定州安平人，隋内史令德林子也。幼多病，祖母赵以“百药”名之。七岁能属文，号奇童。贞观元年，拜中书舍人，封安平县男。所撰《齐史》行于世。

●世家第五

自有王者，便置诸侯，列以五等，疏为万国。当周之东迁，王室大坏，于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。迄乎秦世，分为七雄。司马迁之记诸国也，其编次之体，与本纪不殊。苾欲抑彼诸侯，异乎天子，故假以他称，名为世家。

案世家之为义也，岂不以开国承家，世代相续？至如陈胜起自群盗，称王

六月而死，子孙不嗣，社稷靡闻，无世可传，无家可宅，而以世家为称，岂当然乎？夫史之篇目，皆迁所创，岂以自我作故，而名实无准。

且诸侯、大夫，家国本别。三晋之与田氏，自未为君而前，齿列陪臣，屈身藩后，而前后一统，俱归世家。使君臣相杂，升降失序，何以责季孙之八佾舞庭，管氏之三归反坫？列号东帝，抗衡西秦，地方千里，高视六国，而没其本号，唯以田完制名，求之人情，孰谓其可？

当汉氏之有天下也，其诸侯与古不同。夫古者诸侯，皆即位建元，专制一国，绵绵瓜瓞，卜世长久。至于汉代则不然。其宗子称王者，皆受制京邑，自同州郡；异姓封侯者，必从宦天朝，不临方域。或传国唯止一身，或袭爵才经数世，虽名班胙土，而礼异人君，必编世家，实同列传。而马迁强加别录，以类相从，虽得画一之宜，讵识随之义？

苾班《汉》知其若是，厘革前非。至如萧、曹茅土之封，荆、楚葭葶之属，并一概称传，无复世家，事势当然，非矫枉也。自兹已降，年将四百。及魏有中夏，而扬、益不宾，终亦受屈中朝，见称伪主。为史者必题之以纪，则上通帝王；榜之以传，则下同臣妾。梁主敕撰《通史》，定为吴、蜀世家。持彼僭君，比诸列国，去太去甚，其得折中之规乎！次有子显《齐书》，北编魏虜；牛弘《周史》，南记萧。考其传体，宜曰世家。但近古著书，通无此称。用使马迁之目，湮没不行；班固之名，相传靡易者矣。

三晋《史记》《赵世家》：叔带去周如晋，事晋文侯，始建赵氏于晋国。五世，晋献公赐赵夙耿。晋悼公立，赵武续赵宗。晋顷公年，赵简子出，有人当道，曰：“主君之子，且必有代。”晋懿公年，赵襄子与韩、魏灭知氏，于是北有代，南有知氏。襄子卒，献侯立；卒，子烈侯籍立。韩、魏、赵皆相立为诸侯。《魏世家》：毕万事晋献公，献公以魏封万。卜偃曰：“万，满数也；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始赏，天开之矣。”晋文公令武子袭魏氏。晋悼公任魏絳政。其后魏桓子与韩康子、赵襄子共伐灭知伯，分其地。桓子之孙曰文侯都，与赵、韩列为诸侯。《注》：《世本》曰：“都，斯也”。《韩世家》：韩之先与周同姓，其后事晋，得封于韩原，曰韩武子。后三世有韩厥，从封姓为韩氏。晋作六卿，而韩厥在一卿之位，号为献子。子宣子徙居州。子贞子徙居平阳。至康子，与赵襄子、魏桓子共败知伯，分其地，地益大。子武子，武子子景侯虔，与赵、魏俱得立为诸侯。

田氏《田敬仲完世家》：陈完者，陈厉公佗之子也。奔齐，齐桓公使为工正。完卒，谥为敬仲。敬仲之如齐，以陈字为田氏。按：完之后九世为太公和，迁齐康公于海上。与魏文侯会浊泽，求为诸侯。魏使使言周天子，天子许之。田和立为齐侯，列于诸侯。

葭莩《汉书》：中山靖王胜对曰：“群臣非有葭莩之亲，鸿毛之重。”《注》：莩者，葭中白皮，至薄，喻薄。

去太去甚《老子》《无为章》：圣人去甚、去奢、去泰。

子显编魏虏《梁书》《萧子恪传》：子恪弟子显，字景阳，启撰齐史。书成，表奏之。子显《齐书》列传第三十八，题为《魏虏》。

牛弘周史《隋书》本传：弘字里仁。开皇初，授秘书监。拜礼部尚书，敕修撰《五礼》，勒成百卷。有文集十三卷。按：弘撰《周史》，本传缺书。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《周史》十八卷，未成，牛弘撰。亦见《外》篇《正史》篇。《读书志》：苏绰秉政，军国词令，多准《尚书》。牛弘为史，尤务清言。

萧《后周书》：萧字理孙，梁武帝之孙，昭明太子之第三子。昭明卒，武帝舍兄弟而立简文。大同元年，除持节，都督雍、梁、随诸军事。以襄阳梁武创基之所，志存绥养。侯景作乱，梁元帝时镇江陵，与隙，恐，乃称于魏。江陵平，太祖立为梁主，资以江陵一州之地。遂称帝于其国，在位八载，薨。又命其太子岿嗣位。岿字仁远，有文学，善抚御，在位二十三载，薨。又命其太子琮嗣位。琮字温文，倜傥善弓马。二年，隋入朝，废梁国。自初即位，至是岁三十有三年矣。按：于后周，若题以世家，实为宜称。

●列传第六

夫纪传之不同，犹诗赋之有别，而后来继作，亦多所未详。案范晔《汉书》记后妃六宫，其实传也，而谓之为纪；陈寿《国志》载孙、刘二帝，其实纪也，而呼之曰传。考数家之所作，其未达纪传之情乎？苟上智犹且若斯，则中庸故可知。

又传之为体，大抵相同，而述者多方，有时而异。如二人行事，首尾相随，则有一传兼书，包括令尽。若陈馥、张耳合体成篇，陈胜、吴广相参并录是也。亦有事迹虽寡，名行可崇，寄在他篇，为其标冠。若商山四皓，事列王阳之首；庐江毛义，名在刘平之上是也。

自兹已后，史氏相承，述作虽多，斯道都废。其同于古者，唯有附出而已。寻附出之为义，攀列传以垂名，若纪季之入齐，颛臾之事鲁，皆附庸自托，得厕朋流。然世之求名者，咸以附出为小。葑以其因人成事，不足称多故也。窃以书名竹素，岂限详略，但问其事竟如何耳。借如召平、纪信、沮授、陈容，或运一异谋，树一奇节，并能传之不朽，人到于今称之。岂假编名作传，然后播其遗烈也！嗟乎！自班、马以来，获书于国史者多矣。其间则有生无令闻，死无异迹，用使游谈者靡徵其事，讲习者罕记其名，而虚班史传，妄占篇目。若斯人者，可胜纪哉！古人以没而不朽为难，葑为此也。

后羿见《书》《五子之歌》，又见《左传》襄四年、哀元年。

蚩尤《史记》《五帝纪》：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，诸侯相侵伐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而蚩尤最为暴。《索隐》：蚩尤，荅诸侯号也。

范后妃纪《范曄》《后汉书》以《皇后纪》列帝纪之后，其叙曰：“考列行迹，以为《皇后本纪》。虽成败事异，而同居正号者，并列于篇。”“亲属别事，各依列传。”

陈志孙刘陈寿《吴志》：权曰《吴主传》，改元五，曰黄武、黄龙、嘉禾、赤乌、太元。亮、休、皓曰《三嗣主传》，亮改元三，曰建兴、五凤、太平，休改元曰永安，皓元八，元兴、甘露、宝鼎、建衡、凤皇、天册、天玺、天纪。《蜀志》：先主曰《先主传》。传略曰：魏文帝称尊号，改元黄初。传闻汉帝见害，先主乃发丧制服。议郎阳泉侯刘豹等上言，宜即帝位，以纂二祖，谨上尊号。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山之南。为文曰：“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，皇帝备敢用玄牡，昭告皇天后土。汉有天下，历数无疆。曩者王莽篡盗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诛，社稷复存。今曹操阻兵安忍，戮杀主后。”“操子丕载其凶逆，窃居神器。辟臣将士以为社稷隳废，备宜修之，嗣武二祖，龚行天罚。”“率土式望，在备一人。”谨择元日，与百寮登坛，受皇帝玺绶。”建元章武。《后主传》：元四，建兴、延熙、景耀、炎兴。按：二国主传皆不用魏年，宝纪体也。

馀耳胜广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并两人合一传。

四皓列王阳之首《汉书王吉》等传，传首有叙，叙内云：汉兴有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用里先生。此四人者，当秦之世，避而入商山。自高祖闻而召之，不至。吕氏用留侯计，使皇太子卑辞安车，迎而致之。四人从太子见，高祖客而敬待之。太子得以为重，遂用自安。王吉本传：吉字子阳，与贡禹为友。世称“王阳在位，贡公弹冠。”

毛义在刘平之上《后汉》《刘平》等传，传首亦有叙，叙内云：中兴，庐江毛义少节家贫，以孝行称。南阳张奉慕其名，往候之，而府檄适至，以义守令。义奉檄而入，喜动颜色，奉心贱之。及义母死，去官行服。后举贤良，公车徵，遂不至。张奉叹曰：“贤者固不可测。往日之喜，乃为亲屈也。”刘平本传：平字公子，本名旷，显宗后改为平。

纪季入齐《左传》庄三《经》：纪季以入于齐。杜《注》：，纪邑。季以邑入齐为附庸，先祀不废。按：《史通》与鲁附庸颛臾并举，皆以喻传之附出者。

召平纪信《汉书》：召平附见《萧何传》，纪信附见《项籍传》。

沮授《后汉》《袁绍传》：绍领冀州牧，引沮授为别驾。授进曰：将军忠义发，威陵河、朔，迎大驾于长安，复宗庙于洛邑，号令天下，其功不难。兴

平二年，车驾为李等所迫，沮授曰：“西迎大驾，即宫邺都，挟天子而临诸侯，蓄士马以讨不庭，谁能御之？”若不早定，必有先之者。”绍不从。绍攻许，沮授为操军所执，大呼曰：“授不降也，为所执耳！”操曰：“国家未定，方当与君图之。”授曰：“速死为福。”乃诛之。章怀注：《献帝传》曰：“沮授，广平人。”《存研楼集》：近宜兴储会元大文撰有《沮授补传》。

陈容《魏志》《臧洪传》：洪领东郡，袁绍兴兵杀之。洪邑人陈容，少为书生，亲慕洪，随洪为东郡丞。见洪当死，谓绍曰：“将军欲为天下除暴，而专先诛忠义，岂合天意？”绍使人牵出，谓曰：“汝非臧洪俦，空尔为！”容顾曰：“仁义岂有常，蹈之则君子，背之则小人。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同日而生。”复见杀。在绍坐者无不叹息，窃相谓曰：“如何一日杀二烈士！”

●表历第七

表谱之建名，起于周代，表之所作，因谱象形。故桓君山有云：“太史公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”此其证欤？

夫以表为文，用述时事，施彼谱牒，容或可取，载诸史传，未见其宜。何则？《易》以六爻穷变化，《经》以一字成褒贬，《传》包五始，《诗》含六义。故知文尚简要，语恶烦芜，何必款曲重沓，方称周备。

观马迁为《史记》则不然矣。天子有本纪，诸侯有世家，公卿以下有列传，至于祖孙昭穆，年月职官，各在其篇，具有其说，用相考核，居然可知。而重列之以表，成其烦费，岂非谬乎？且表次在篇第，编诸卷轴，得之不为益，失之不为损。用使读者莫不先看本纪，越至世家，表在其间，緘而不视，语其无用，可胜道哉！

既而班、东二史，各相祖述，迷而不悟，无异逐狂。必曲为铨择，强加引进，则列国年表或可存焉。何者？当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天下无主，群雄错峙，各自年世。若申之于表以统其时，则诸国分年，一时尽见。如两汉御历，四海成家，公卿既为臣子，王侯才比郡县，何用表其年数以别于天子者哉！

又有甚于斯者。异哉，班氏之《人表》也！区别九品，纲罗千载，论世则异时，语姓则他族。自可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使善恶相从，先后为次，何藉而为表乎？且其书上自庖牺，下穷嬴氏，不言汉事，而编入《汉书》，鸩居鹊巢，芑施松上，附生疣赘，不知翦截，何断而为限乎？

至法盛书载中兴，改表为注，名目虽巧，芜累亦多。当晋氏播迁，南据扬、越，魏宗勃起，北雄燕、代，其间诸伪，十有六家，不附正朔，自相君长。崔鸿著表，颇有甄明，比于《史》、《汉》群篇，其要为切者矣。

若诸子小说，编年杂记，如韦昭《洞纪》、陶弘景《帝代年历》，皆因表而作，用成其书。既非国史之流，故存而不述。

桓君山《后汉》《桓谭传》：谭字君山，沛国相人。世祖即位，徵待诏。会议灵台所处，帝曰：“吾欲识决之。”谭极言讖之非经。帝怒，出为六安郡丞。初，谭著书二十九篇，号曰《新论》。

周谱《史记》《二十诸侯年表叙》云：“太史公读《春秋历谱牒》。”《梁书》《刘杳传》：王僧孺被敕撰谱，访杳血脉所因。杳云：“桓谭《新论》云：‘《三代世表》旁行邪上，并效周谱。’”以此而推，当起周代。”按：欧阳《五代》诸世家名谱，本此。

六议五始六义，见子夏《诗序》。五始，《公羊》隐元《注》：即位者，一国之始。政莫大于正始，故先言正月而后言即位，先言王而后言正月，先言春而后言王，先言元而后言春。五者同日并见，乃天人之大本。《疏》：大正始，是以《春秋》作五始。

法盛《唐》《艺文志》：何法盛《晋中兴书》八十卷。

诸伪十六家详见《外篇正史》篇崔鸿《十六国春秋》条。

韦昭洞纪韦昭即韦曜。《吴志》《曜传》：孙皓收曜付狱，曜因狱吏上辞曰：“愚情缕缕，窃有所怀，贪令上闻。昔见世间有古历注，其所纪载既多虚无，在书籍者亦复错见。因寻按传记，考合异同，采摭耳目所及，以作《洞纪》。起自庖牺，至于秦、汉，凡为三卷。当起黄武以来，别作一卷，事尚未成。”

帝代年历《南史》《隐逸传》：陶弘景字通明，秣陵人。明五行、星算、地理、医术。著《帝代年历》，推知汉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时在日中，而天宝以乙亥冬至加时在夜半，凡差三十八刻，是汉历后天二日十二刻也。卒，谥贞白先生。《通志略》：作《帝王年历》。

●书志第八

夫刑法、礼乐、风土、山川、求诸文籍，出于《三礼》。及班、马著史，别裁书志。考其所记，多效《礼经》。且纪传之外，有所不尽，只字片文，于斯备录。语其通博，信作者之渊海也。

原夫司马迁曰书，班固曰志，蔡邕曰意，华峤曰典，张勃曰录，何法盛曰说。名目虽异，礼统不殊。亦犹楚谓之机，晋谓之乘，鲁谓之春秋，其义一也。

于其编目，则有前曰《平准》，后云《食货》；古号《河渠》，今称《沟洫》；析《郊祀》为《宗庙》，分《礼乐》为《威仪》；《悬象》出于《天文》，《郡国》生于《地理》。如斯变革，不可胜计，或名非而物是，或小异而大同。但作者爱奇，耻于仍旧，必寻源讨本，其归一揆也。

若乃《五行》、《艺文》，班补子长之阙；《百官》、《舆服》，谢拾孟坚之遗。王隐后来，加以《瑞异》；魏收晚进，弘以《释老》。斯则自我作故

，出乎胸臆，求诸历代，不过一二者焉。

大抵志之为篇，其流十五六家而已。其间则有妄入编次，虚张部帙，而积已久，不悟其非。亦有事应可书，宜别标题，而古来作者，曾未觉察。今略陈其义，列于下云。

曰书曰志六句按：此六句，郑氏《通志略》两引之。一在总序，则“《东观》”句作“蔡邕曰意”；一在起卷之首，则“蔡邕”句又作“《东观》曰记”。缘知迪功家所藏《史通》有二本，两时采用，随手检录，遂异其文也。但《东观汉记》一书总名，而此论书志，乃一门之名，不得以总名混之，毕竟作“蔡邕”句为是。今用总序篇文刊正之。

夫两曜百星，丽于玄象，非如九州万国，废置无恒。故海田可变，而景纬无易。古之天犹今之天也，今之天即古之天也，必欲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？

但《史记》包括所及，区域绵长，故书有《天官》，诸者竟忘其误，榘而为论，未见其宜。班固因循，复以天文作志，志无汉事而隶入《汉书》，寻篇考限，睹其乖越者矣。降及有晋，迄于隋氏，或地止一隅，或年才二世，而彼苍列志，其篇倍多，流宕忘归，不知纪极。方于《汉史》，又孟坚之罪人也。

窃以国史所书，宜述当时之事。必为志而论天象也，但载其时彗孛氛，薄食晦明，裨龟梓慎之所占，京房、李之所候。至如惑退舍，宋公延龄，中台告坼，晋相速祸，星集颍川而贤人聚，月犯少微而处士亡，如斯之类，志之可也。若乃体分，色著青苍，丹曦素魄之躔次，黄道紫宫之分野，既不预于人事，辄编之于策书，故曰刊之国史，施于何代不可也。其间唯有袁山松、沈约、萧子显、魏收等数家，颇觉其非，不遵旧例。凡所记录，多合事宜。寸有所长，贤于班、马远矣。

裨龟梓慎注见下五行条。

京房《汉书》：京房字君明。治《易》，事焦延寿赣。其说长于灾变，分六十四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候，各有占验，房用之尤精。以孝廉为郎。

李《后汉》《方术传》：李字孟节，南郑人。县召署幕门候吏。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单行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。使者二人当到益部，投候舍。时夏夕露坐，因仰观，问曰：“二君发京师时，宁知朝廷遣二使邪？”二人惊相视，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指星示云：“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，故知之耳。”

灾惑退舍《吕氏春秋》《夏纪》：宋景公时，荧惑在心，公召子韦问焉。子韦曰：“祸当君。虽然，可移于相。公曰：相所与治国家也。曰：可移于民。公曰：民死，寡人将谁为君！曰：可移于岁。公曰：岁害则民必死，谁以我为

君乎？子韦曰：君有至德之言三，天必三赏君，荧惑其徙三舍。舍行七星，星当一年，君延年二十一矣。荧惑果徙三舍。”

中台告坼《晋书》《张华传》：华字茂先。惠帝即位，为太子少傅。初，赵王伦谄事贾后，求录尚书事，华执不可，由是致怨。华少子题以中台星坼，劝华逊位。华曰：“天道玄远，惟修德以应之耳。”及伦将废贾后，华遂被收。

星集颍川《世说》《德行》篇：陈太丘诣荀朗陵，使元方将军，季方持杖，长文尚小，载著车中。既至，荀亦使步慈应门，兹明行酒，馀六龙下食。文若亦小，坐著膝前。《注》：于时德星聚，太史奏：“五百里贤人聚。”

月犯少微《世说》《栖逸》《注》：《续晋阳秋》曰：会稽谢敷入太平山中，徵博士，不就。初，月犯少微星。时戴逵先著名，时人忧之。俄而死，会稽人士嘲之曰：吴中高士，求死不得。《晋》《天文志》：少微四星在太微西，一名处士星。

伏羲已降，文籍始备。逮于战国，其书五车，传之无穷，是曰不朽。夫古之所制，我有何力，而班《汉》定其流别，编为《艺文志》。论其妄载，事等上篇。续《汉》已还，祖述不暇。夫前志已录，而后志仍书，篇目如旧，频频互出，何异以水济水，谁能饮之者乎？

且《汉书》之志天文、艺文也，葑欲广列篇名，示存书体而已。文字既少，披阅易周，故虽乖节文，而未甚秽累。既而后来继述，其流日广。天文则星占、月会、浑图、周髀之流，艺文则四部、《七录》、《中经》、秘阁之辈，莫不各逾三篋，自成一家。史臣所书，宜其辍简。而近世有著《隋书》者，乃广包众作，勒成二志，骋其繁富，百倍前修。非唯循覆车而重轨，亦复加阔眉以半额者矣。

但自史之立志，非复一门，其理有不安，多从沿革。唯艺文一体，古今是同，详求厥义，未见其可。愚谓凡撰志者，宜除此篇。必不能去，当变其体。近者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亦有《坟籍志》，其所录皆邳下文儒之士，雠校之司。所列书名，唯取当时撰者。习兹楷则，庶免讥嫌。语曰：“虽有丝麻，无弃菅蒯。”于宋生得之矣。

五车《庄子》《天下》篇：惠施多方，其书五车。

四部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魏氏代汉，采摭遗亡，藏在秘书中外三阁。郑默始著《中经》。荀勖又因三曰丙部，史记、旧事、皇览簿、杂事；四曰丁部，诗赋、图赞、汲冢书。

七录《梁书》《处士传》：阮孝绪字士宗。所著《七录》等书行于世。《隋》《经籍志》：孝绪博采宋、齐以来王公之家，凡有书记，参校官簿，更为

《七录》：一经典录，二记传录，三子兵录，四文集录，五技术录，六佛录，七道录。

阔眉半额《后汉书》：马援子廖，上疏长乐宫，述长安语曰：“城中好高髻，四方高一尺；城中好广眉，四方且半额；城中好大袖，四方全匹帛。”章怀《注》：当时谚也。

宋孝王《北史》《宋隐传》：族裔世景从孙孝王，为北平王文学。非毁朝士，撰《朝士别录》二十卷。会周武灭齐，改为《关东风俗传》，更广见闻，成三十卷。

虽有丝麻二句见《左传》成九年。

夫灾祥之作，以表吉凶。此理昭昭，不易诬也。然则麒麟斗而日月蚀，鲸鲵死而彗星出，河变应于千年，山崩由于朽壤。又语曰：“太岁在酉，乞浆得酒；太岁在巳，贩妻鬻子。”则知吉凶递代，如盈缩循环，此乃关诸天道，不复系乎人事。

且周王决疑，龟焦蓍折，宋皇誓众，竿坏幡亡，泉止凉师之营，鹏集贾生之舍。斯皆妖灾著象，而福禄来钟，愚智不能知，晦明莫之测也。然而古之国史，闻异则书，未必皆审其休咎，详其美恶也。故诸侯相赴，有异不为灾，见于《春秋》，其事非一。

自汉兴，儒者乃考《洪范》以释阴阳。其事也如江璧传于郑客，远应始皇；卧柳植于上林，近符宣帝。门枢白发，元后之祥；桂树黄雀，新都之识。举夫一二，良有可称。至于蜚蜮蝥，震食崩坼，陨霜雨雹，大水无冰，其所证明，宝皆迂阔。故当春秋之世，其在于鲁也，如有旱雩舛侯，螟伤苗之属，是时或秦人归，或毛伯赐命，或滕、邾入朝，或晋、楚来聘。皆持此恒事，应彼咎徵，昊穹垂谪，厥罚安在？探赜索隐，其可略诸。

且史之记载，难以周悉。近者宋氏，年唯五纪，地止江、淮，书满百篇，号为繁富。作者犹广之以《拾遗》，加之以《语录》。况彼《春秋》之所记也，二百四十年行事，夷夏之国尽书，而《经传集解》卷才三十。则知其言所略。盖亦多矣。而汉代儒者，罗灾眚于二百年外，讨符会于三十卷中，安知事有不应于人，应而人失其事？何得苟有变而必知其兆者哉！

若乃采前文而改易其说，谓王札子之作乱，在彼成年；夏徵舒之构逆，当夫昭代；楚作霸，荆国始僭称王；高宗谅阴，亳都实生桑谷。晋悼临国，六卿专政，以君事臣；鲁僖末年，三桓世官，杀嫡立庶。斯皆不凭章句，直取胸怀，或以前为后，以虚为实。移的就箭，群取相谐；掩耳盗钟，自云无觉。诘知后生可畏，来者难诬者邪！

又品藻群流，题目庶类，谓莒为大国，菽为强草，著青色，负非中国之虫

，鹤为夷狄之鸟。如斯诡妄，不可殚论。而班固就加纂次，曾靡铨择，因以五行编而为志，不亦惑乎？

且每有叙一灾，推一怪，董、京之说，前后相反；向、歆之解，父子不同。遂乃双载其文，两存厥理。言无准的，事益烦费，岂所谓撮其机要，收彼清华者哉！

自汉中兴已还，迄于宋、齐、其间司马彪、臧荣绪、沈约、萧子显相承载笔，竞志五行。虽未能尽善，而大较多实。何者？如彪之徒，皆自以名惭汉儒，才劣班史，凡所辩论，务守常途。既动遵绳墨，故理绝河汉。兼以古书从略，求徵应者难该；近史尚繁，考祥符者易洽。此昔人所以言有乖越，后进所以事反精审也。

然则天道辽远，裨宠焉知？日蚀不常，文伯所对。至如梓慎之占星象，赵达之明风角，单识魏祚于黄龙，董养徵晋乱于苍乌，斯皆肇彰先觉，取验将来，言必有中，语无虚发。苟志之竹帛，其谁曰不然。若乃前事已往，后来追证，课彼虚说，成此游词，多见其老生常谈，徒烦翰墨者矣。

子曰：“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”又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菴阙如也。”又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呜呼！世之作者，其鉴之哉！谈何容易，驷不及舌，无为强著一书，受嗤千载也。

麟斗鲸死二语见《淮南子》《天文训》。

河变《拾遗记》：丹丘千年一烧，黄河千年一清。

山崩《左传》成五：梁山崩。绛人曰：“山有朽坏而崩。”

太岁在酉四句马总《意林》：袁准《正书》曰：“太岁在酉，乞浆得酒；太岁在巳，贩妻鬻子。”知灾有自然之理。

周王决疑《说苑》《权谋》篇：武王伐纣，至于有戎之隧，大雨，卜而龟。散宜生曰：“此其妖欤？”武王曰：“不利禘祀，利以击众，是之已。”武王顺天地犯妖而禽纣，其所独见者精也。按：其事亦见《齐太公世家》。《书》《泰誓正义》引之，云《周本纪》太公曰：“枯骨朽箸，不逾人矣。”误以《齐世家》为《周本纪》也。

宋皇誓众《宋武纪》上：公征虚循，至左里，公所执麾竿折，折沈水。众惧，公欢笑曰：“往年覆舟之战，竿亦折。今者复然，贼必破矣。”即攻栅而进，循单舸走。

梟止凉营《晋》前凉《张轨传》：重华以谢艾为中坚将军，配步骑五千击麻秋。引师出振武，夜有二梟鸣于牙中。艾曰：“六博得梟者胜，克敌之兆。”于是进战，大破之。

鹏集贾舍《汉书》：贾谊为长沙传三年，有鹏飞入谊舍。鹏似，不祥鸟也

，乃为赋以自广。后岁馀，文帝思谊，徵之。

江璧《汉》《五行志》中上：《史记》秦始皇三十六年，郑客从关东来，至华阴，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，持璧与客曰：“为我遗涪池君”，“今年祖龙死。”忽不见。郑客奉璧，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。

柳植荀悦《汉记》：昭帝元凤三年，上林苑中枯柳断而自起，复生。有虫食其叶成文，曰“公孙病已当立”。符节令眭弘上书，言“当有匹庶兴”。坐妖言诛。及宣帝起民间立，以弘子为郎。按：宣帝初名病已。

门枢白发《汉》《五行志》下上：哀帝建平四年，京师、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，博具，歌舞祠西王母。又传书曰：母告百姓，佩此书者不死。不信，视门枢下，当有白发。杜邺曰：外家丁、傅并侍帷幄，指象以觉圣朝。一曰此异乃王太后、莽之应。

桂树黄雀成帝时谣：“邪径败良田，谗口乱善人。桂树华不实，黄雀巢其颠。故为人所羨，今为人所怜。”郭茂倩《注》：桂，赤色，汉家象；王莽自谓黄也。见《五行志》。

春秋恒事应咎徵秦人归遂在文九，毛伯锡命在文元，滕朝鲁者五，邾七，晋聘鲁十一、楚三，皆所谓恒事也。其间灾咎不绝书。

宋氏百篇沈约《宋书》，凡一百卷。

拾遗语录《隋志》：《宋拾遗》十卷，梁少府卿谢綽撰。郑樵《艺文略》：《宋齐语录》十卷，孔思尚撰。

移的盗钟“移的”句未详所本。《淮南》《说山》：范氏之败，有窃其钟负而走者，枪然有所。惧人闻之，遽掩其耳。憎人闻之可也，自掩其耳悖矣。

后生可畏二句见魏文帝《与吴质书》。

神龟《左传》昭十七：有星孛于大辰。郑裨龟曰：“宋、卫、陈、郑将同日火。若我用玉瓚，郑必不火。”子产弗与。十八年夏，宋、卫、陈、郑皆火。裨龟曰：“不用吾言，郑又将火。”子产曰：“天道远，人道迩，龟当复见。”魏郡人殷登密记之。至建安二十五年春，黄龙复见谯。其冬，魏受禅。

董养《晋》《隐逸传》：董养字仲道。到洛下，杨后废，因游太学，升堂叹曰：建斯堂也何为乎？人理灭，大乱作矣。永嘉中，洛城东北步广里地陷，有二鹅出。其苍者飞去，白者不能飞。养闻叹曰：昔周时盟狄泉之苍鸟。

或以为天文、艺文，虽非《汉书》所宜取，而可广闻见，难为删削也。对曰：苟事非其限，而越理成书，自可触类而长，于何不录？又有要于此者，今可得而言焉。夫圆首方足，含灵受气，吉凶形于相貌，贵贱彰于骨法，生人之所欲知也。四支六府，瘵所缠，苟详其孔穴，则砭灼无误，此养生之尤急也。且身名并列，亲疏自明，岂可近昧形骸，而远求辰象！既天文有志，何不为人

形志乎？茫茫九州，言语各异，大汉轩之使，译导而通，足以验风俗之不同，示皇威之广被。且事当炎运，尤相关涉，《尔雅》释物，非无往例。既艺文有志，何不为方言志乎？但班固缀孙卿之词以序《刑法》，探孟轲之语用裁《食货》，《五行》出刘向《洪范》、《艺文》取刘歆《七略》，因人成事，其目遂多。至若许负《相经》、扬雄《方言》，并当时所重，见传流俗。若加以二志，幸有其书，何独舍诸？深所未晓。

历观众史，诸志列名，或前略而后详，或古无而今有。虽递补所阙，各自以为工，权而论之，皆未得其最。

盖可以为志者，其道有三焉：一曰都邑志，二曰氏族志，三曰方物志。何者？京邑翼翼，四方是则。千门万户，兆庶仰其威神；虎踞龙蹯，帝王表其尊极。兼复土阶卑室，好约者所以安人；阿房、未央，穷奢者由其败国。此则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劝后者也。且宫阙制度，朝廷轨仪，前王所为，后王取则。故齐府肇建，诵魏都以立宫，代国初迁，写吴京而树阙。故知经始之义，卜揆之功，经百王而不易，无一日而可废也。至如两汉之都咸、洛，晋、宋之宅金陵，魏徙伊、洛，齐居漳、滏，隋氏二世，分置两都，此并规模宏远，名号非一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都邑志，列于舆服之上。

金石、草木、缟、丝之流，鸟兽、虫鱼、齿革、羽毛之类，或百蛮攸税，或万国是供，《夏书》则编于《禹贡》，《周书》则托于《王会》。亦有图形九牧之鼎，列状四荒之经。观之者擅其博闻，学之者骋其多识。自汉氏拓境，无国不宾，则有邛竹传节，酱流味，大宛献其善马，条支致其巨雀。爰及魏、晋，迄于周、隋，咸亦遐迩来王，任土作贡。异物归于计吏，奇名显于职方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方物志，列于食货之首。

帝王苗裔，公侯子孙，余庆所钟，百世无绝。能言吾祖，郟子见师于孔公；不议其先，籍谈取诮于姬后。故周撰《世本》，式辨诸宗；楚置三闾，实掌王族。逮乎晚叶，谱学尤烦。用之于官，可以品藻士庶；施之于国，可以甄别华夷。自刘、曹受命，雍、豫为宅，世胄相承，子孙蕃衍。及永嘉东渡，流寓扬、越；代氏南迁，革夷从夏。于是中朝江左，南北混淆；华壤边民，虏汉相杂。隋有天下，文轨大同；江外、山东，人物殷凑。其间高门素族，非复一家；郡正州曹，世掌其任。凡为国史者，宜各撰氏族志，列于百官之下。

盖自都邑以降，氏族而往，实为志者所宜先，而诸史竟无其录。如休文《宋籍》，广以《符瑞》；伯起《魏篇》，加之《释老》。徒以不急为务，曾何足云。惟此数条，粗加商略，得失利害，从可知矣。庶夫后来作者，择其善而行之。

或问曰：子以都邑、氏族、方物宜各纂次，以志名篇。夫史之有志，多凭

旧说，苟世无其录，则阙而不编，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。对曰：案帝王建国，本无恒所，作者记事，亦在相时。远则汉有《三辅典》，近则隋有《东都记》。于南则有宋《南徐州记》、《晋宫阙名》，于北则有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邺都故事》。盖都邑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谱牒之作，盛于中古。汉有赵岐《三辅决录》，晋有挚虞《族姓记》。江左有两王《百家谱》，中原有《方司殿格》。盖氏族之事，尽在是矣。自沈莹著《监海水土》，周处撰《阳羨风土》，厥类众夥，谅非一族。是以《地理》为书，陆澄集而难尽；《水经》加注，酈元编而不穷。盖方物之事，尽在是矣。凡此诸书，代不乏作，必聚而为志，奚患无文？譬夫涉海求鱼，登山采木，至于鳞介修短，柯条巨细，盖在择之而已。苟为鱼人、匠者，何虑山海之贫罄哉？

尔雅释物按：《尔雅》无释物篇，即谓《释草》、《释木》、《释虫》、《鱼》、《鸟》、《兽》等篇也。

缀孙卿探孟轲此四句《宋书》志序之文。

刘向洪范王《训故》：《汉书》云：刘向集上古以来，历春秋、六国至秦、汉符瑞、灾异之记，推迹行事，著其占验，比类相从，各有条目。凡十一篇，号曰《洪范五行传论》。

七略汉《艺文志》：成帝时，刘向校诸书，辄条其篇目，撮其指意，奏之。向卒，子歆卒父业。于是总而奏其《七略》，故有《辑略》、《六艺略》、《诸子略》、《诗赋略》、《兵略》、《术数略》、《方技略》。

许负相经旧注：孔衍《汉春秋》：许负，温县妇人。裴松之云，今东人呼母为负，衍以许负为妇人，如有据。《艺文类聚》方术部：陶弘景、刘孝标俱有许负《相经序》。

扬雄方言《读书志》：《方言》十三卷。雄赍油素问上计孝廉异语，悉集之，题其首曰《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。

齐颂魏都《北齐文宣纪》：天保九年，营三台于邺下。因其旧基而高博之。大起宫室。改铜爵曰金凤，金兽曰圣应，冰井曰崇光。帝登三台，朝宴韦臣，并命赋诗。

代写吴京《后魏孝文纪》：太和十七年，幸洛阳，定迁都之计，诏司空经始洛邑。《南史崔祖思传》：齐武帝时，魏使蒋少游至，祖思从弟元祖曰：“少游有班、之巧，今来必令模写宫掖。”少游果图画而归。

王会《逸周书序》：周室既宁，八方会同，各以职来献。欲垂法厥后，作《王会》。

邛竹酱宛马巨雀并见《史记》《大宛》及《汉书》《西域》二传。

郟子《左传》昭十七：郟子来朝，公与之宴。昭子问焉，曰：“少氏鸟名官

，何故也？”郟子曰：“吾祖也，我知之。”“我高祖少摯之立也，凤鸟适至，故纪于鸟，为鸟师，而鸟名”云云。仲尼闻之，见于郟子而学之。

籍谈“左传”昭十五：晋荀跖如周，籍谈为介。王曰：“诸侯皆有以镇抚王室，晋独无有，何也？”籍谈对曰：晋居深山，戎狄之与邻，而远于王室。拜戎不暇，其何以献器？王曰：叔氏，而忘诸乎？唐叔，成王之母弟也，其反无分乎？且昔而高祖孙伯司晋之典籍，故曰籍氏。及辛有之二子董之，晋于是乎有董史。女，司典之后也，何故忘之！籍谈不能对。宾出，王曰：“籍父其无后乎？数典而忘其祖。”

世本《后汉班彪传》：唐、虞、三代，世有史官，以司典籍。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，号曰《世本》，一十五篇。

三闾王逸《离骚注》：屈原与楚同姓，仁于怀王，为三闾大夫。三闾之职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屈原序其谱属，以厉国士。

符瑞释老沈约《宋书》：志四十卷，其《五行志》之前者有《符瑞志》三卷。魏收《魏书》：志三十卷，其末曰《释老志》。

汉三辅典按：隋、唐二志俱无“三辅典”之名，疑即谓《三辅黄图》也。汉人撰，亡撰人名。其书所载，皆都城、宫苑、辟、明堂、宗庙、郊社、库廐、桥陵之属，与所引正合。

隋东都记隋、唐二志皆不载。《通志略》载有《东都记》三十卷，邓世隆撰，未审即是否？

宋南徐州记《唐志》地理类：山谦之《南徐州记》二卷。

晋宫阙名按：此指东晋者，隋、唐二志亦不载。

洛阳伽蓝记《读书志》：《记》三卷，元魏羊衎之撰。魏迁都洛阳，一时王公大人多造佛寺，或舍其私第为之，故僧舍多为天下最。衎之载其本末及事迹甚备。《书录解题》：以尔朱之乱，域廓丘墟，追述斯记。

邺都故事无考。黄《补注》：《唐志》有马温《邺都故事》二卷。按：注云：“肃、代时人。”其书后出，非刘所云。

三辅决录《后汉赵歧传》：岐字卿，初名嘉，字台卿。拜太常，著《三辅决录》。《自序》云：三辅，本雍州地。世世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贵者以陪诸陵，五方杂会，非一国之风。其士贵于名行，其俗失则趋势进权。余尝梦黄发之士姓玄名明，字子贞，与余寤言，善恶之间无所依违，命操笔者书之。从建武至于斯，玉石朱紫由此定矣，故谓之《决录》矣。

摯虞族姓《晋书摯虞传》：虞字仲洽，太子舍人。以汉末丧乱，谱传多亡失，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，撰《族姓昭穆》十卷，上疏进之，以为足以备物致用，广多闻之益。

两王谱《隋志》谱系类：《百家集谱》十卷，王俭撰。《百家谱》三十卷，《百家谱集钞》十五卷，并王僧孺撰。

方司选格《唐志》谱牒类：《后魏方司格》一卷。又《柳冲传》：魏太和时，诏诸郡中正，各列本土氏族次第为举选格，名曰《方司格》。

临海水土《唐志》地理类：沈莹《临海水土异物志》一卷。按：志曰夷州在临海东南，去郡二千里。地无霜雪，草木不死，四面山溪，人皆髡发穿耳，女人不穿耳。地有铜钱，唯摩砺青石以作弓矢。

阳羨风土《晋书周处传》：处字子隐，阳羨人。少孤，驰骋恣肆，州曲患之，曰：“三害未除。处曰：“何为也？”曰：“南山白额兽，长桥下蛟，并子为三矣。”曰：“吾能除之。”乃入山杀猛兽，投水杀蛟，而入吴寻二陆学。入洛，以身殉国，赠平西将军。著《默语》及《风土记》，并撰集《吴书》。《隋志》：《风土记》三卷。

地理书《南齐陆澄传》：澄字彦深。王俭战之曰：“陆公，书厨也。”撰《地理书》，死后乃出。

《隋志》：《地理书》一百四十九卷，录一卷，陆澄合《山海经》以来一百六十家以为此书。

水经注《读书志》：《水经》，汉桑钦撰，成帝时人，《水经》三卷。后魏酈道元历览奇书，注《水经》。《魏书》本传：道元字善长，范阳人，御史中尉、关右大使。

●论赞第九

《春秋左氏传》每有发论，假君子以称之。二传云公羊子、谷梁子，《史记》云太史公。既而班固曰赞，荀悦曰论，《东观》曰序，谢承曰论，陈寿曰评，王隐曰议，何法盛曰述，扬雄曰撰，刘曰奏，袁宏、裴子野自显姓名，皇甫谧、葛洪列其所号。史官所撰，通称史臣。其名万殊，其义一揆。必取便于时者，则总归论赞焉。

夫论者所以辩疑惑，释凝滞。若愚智共了，固无俟商榷。丘明“君子曰”者，其义实在于斯。司马迁始限以篇终，各书一论。必理有非要，则强生其文，史论之烦，实萌于此。夫拟《春秋》成史，持论尤宜阔略。其有本无疑事，辄设论以裁之，此皆私徇笔端，苟文彩，嘉辞美句，寄诸简册，岂知史书之大体，载削之指归者哉？

必寻其得失，考其异同，子长淡泊无味，承懦缓不切，贤才间出，隔世同科。孟坚辞惟温雅，理多愜当。其尤美者，有典诰之风，翩翩奕奕，良可咏也。仲豫义理虽长，失在繁富。自兹以降，流宕忘返，大抵皆华多于实，理少于文，鼓其雄辞，夸其俚事。必择其善者，则干宝、范晔、裴子野是其最也，沈

约、臧荣绪、萧子显抑其次也，孙安国都无足采，习凿齿时有可观。若袁彦伯之务饰玄言，谢灵运之虚张高论，玉危无当，曾何足云！王劭志在简直，言兼鄙野，苟得其理，遂忘其文。观过知仁，斯之谓矣。大唐修《晋书》，作者皆当代词人，远弃史、班，近宗徐、庾。夫以饰彼轻薄之句，而编为史籍之文，无异加粉黛于壮夫，服绮纨于高士者矣。

史之有论也，盖欲事无重出，文省可知。如太史公曰：观张良貌如美妇人；项羽重瞳，岂舜苗裔。此则别加他语，以补书中，所谓事无重出者也。又如班固赞曰：石建之浣衣，君子非之；杨王孙裸葬，贤于秦始皇远矣。此则片言如约，而诸义甚备，所谓文省可知者也。及后来赞语之作，多录纪传之言，其有所异，唯加文饰而已。至于甚者，则天子操行，具诸纪末，继以论曰，接武前修，纪论不殊，徒为再列。

马迁《自序传》后，历写诸篇，各叙其意。既而班固变为诗体，号之曰述。范曄改彼述名，呼之以赞。寻述赞为例，篇有一章，事多者则约之使少，理寡者则张之令大，名实多爽，详略不同。且欲观人之善恶，史之褒贬，盖无假于此也。

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，使其条贯有序，历然可阅。蔚宗《后书》，实同班氏，乃各附本事，书于卷末，篇目相离，断绝失次。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，如萧、李、南、北齐，大唐新修《晋史》，皆依范《书》误本，篇终有赞。夫每卷立论，其烦已多，而嗣论以赞，为黷弥甚。亦犹文士制碑，序终而续以铭曰：释氏演法，义尽而宣以偈言。苟撰史若斯，难以议夫简要者矣。

至若与夺乖宜，是非失中，如班固之深排贾谊，范曄之虚美隗嚣，陈寿谓诸葛不逮管、萧，魏收称尔朱可方伊、霍，或言伤其实，或拟非其伦。必备加掣难，则五车难尽。故略陈梗概，一言以蔽之。

谢承《吴志妃嫔传》：吴主权谢夫人弟也。《隋经籍志》：《后汉书》一百三十卷，无帝纪，吴武陵太守谢承撰。

扬雄《法言》：其目云撰《学行》，撰《吾子》，撰《修身》，撰《问道》，撰《问神》，撰《问明》，撰《寡见》，撰《五百》，撰《先知》，撰《重黎》，撰《渊骞》，撰《君子》，撰《孝至》。按：撰自第一至第十三，其上皆有四言序，然非论赞体也。《华阳国志》则以“撰曰”为论赞。扬雄当作常璩。

刘《北史》：刘延明，敦煌人。凉武昭王征为儒林祭酒，著《三史略记》八十四卷，《敦煌实录》二十卷。按：延明，字也。《北史》讳唐嫌名，以字行。

袁宏撰《后汉纪》，详见《外篇正史》篇。

列其所号《晋书皇甫谧传》：谧字士安，安定人。沈静寡欲，自号玄晏先生。撰《帝王世纪》、《年历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传，《玄晏春秋》，并重于世。挚虞其门人也。《葛洪传》：洪字稚川，句容人。从祖玄得仙，号葛仙公，洪悉得其法。干宝荐洪领著作，洪固辞。求为句漏令，曰：“非欲为荣，以有丹耳。”自号抱朴子，因以名书。所著《神仙》、《良吏》、《集异》等传，《金匱》。

臧荣绪撰《晋书》，《肘后方》，篇章寓于班、马。详见《外篇正史》篇。

孙安国《晋书孙盛传》：盛字安国，太原人。十岁避难渡江。及长，善言名理。补长沙太守，迁秘书监。著《魏氏春秋》、《晋阳秋》。按：《宋书州郡志》，晋简文郑太后讳春，改“春”曰“阳”。是知凡曰阳秋，本皆春秋也。

刁凿《晋书》：凿字彦威，为荻阳太守，在郡著《汉晋春秋》，起汉光武，终晋愍帝。其言谓三国时蜀以宗室为正，魏虽受汉禅晋，尚为篡逆。至文帝平蜀，乃为汉亡，而晋始兴焉。引世祖讳炎兴为禅受，以明天心不可以势力强也。按：炎兴谓继汉而兴。禅受者，禅为蜀后主讳，谓受汉禅也。

谢灵运《宋书》：灵运性奢华，世称谢康乐。太祖登祚，征为秘书，使撰晋氏一代书。粗立条流，书竟不就。

玉卮无当《韩非外储右》：千金之玉卮，通而无当，不可以盛水；有瓦器而不漏，可以盛酒。

唐修晋书皆词人《旧唐房玄龄传》：史官多文咏之士，好采碎事，竟为绮。详《正史》篇晋史节。

浣衣裸葬《汉书万石传》：建老白首，谒亲，入子舍，窃问侍者，取亲中裙厕，身自浣洒。赞曰：至石建之浣衣，周仁为垢污，君子讥之。《杨王孙传》：病且终，先令其子曰：“吾欲裸葬，以反吾真，必无易吾意。”赞曰：昔仲尼称不得中行，则思狂狷。观杨王孙之志，贤于秦始皇远矣。

班排贾谊《汉书》本传赞：欲改定制度，以汉为土德，色上黄，数用五，及欲试属国，施五饵三表以系单于，其术固以疏矣。按：表饵之术实疏，班论非过。

范美隗器《后汉书》本传论：若器命会符运，敌非天力，虽坐论西伯，岂多嗤乎？《赞》：公孙习吏，隗王得士。

寿谓诸葛《蜀志》本传赞评曰：诸葛亮之为相国也，可谓识治之良才，管、萧之亚匹矣。然连年动众，未能成功，盖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与！

收称尔朱《魏书尔朱荣传》史臣曰：苟非荣之克夷大难，不知几人称帝，几人称王，功烈亦已茂乎！向使荣无奸忍之失，修德义之风，则彭、韦、伊

、霍，夫何足数。《北史魏收传》：收以高氏出自尔朱，且纳荣子金，故减其恶而增其善。

●序例第十

孔安国有云：序者，所以叙作者之意也。窃以《书》列典谟，《诗》含比兴，若不先叙其意，难以曲得其情。故每篇有序，敷畅厥义。降逮《史》、《汉》，以记事为宗，至于表志杂传，亦时复立序。文兼史体，状若子书，然可与诰誓相参，风雅齐列矣。

迨华峤《后汉》，多同班氏。如《刘平》、《江革》等传，其序先言孝道，次述毛义养亲。此则《前汉王贡传》体，其篇以四皓为始也。峤言辞简质，叙致温雅，味其宗旨，亦孟坚之亚欤？

爰洎范晔，始革其流，遗弃史才，矜行文彩。后来所作，他皆若斯。于是迁、固之道忽诸，委婉之风替矣。若乃《后妃》、《列女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儒林》，凡此之流，范氏莫不列序。夫前史所有，而我书独无，世之作者，以为耻愧。故上自《晋》、《宋》，下及《陈》、《隋》，每书必序，课成其数。盖为史之道，以古传今，古既有之，今何为者？滥觞肇迹，容或可观；累屋重架，无乃太甚。譬夫方朔始为《客难》，续以《宾戏》、《解嘲》；枚乘首唱《七发》，加以《七章》、《七辩》。音辞虽异，旨趣皆同。此乃读者所厌闻，老生之恒说也。

夫史之有例，犹国之有法。国无法，则上下靡定；史无例，则是非莫准。昔夫子修经，始发凡例；左氏立传，显其区域。科条一辨，彪炳可观。降及战国，迄乎有晋，年逾五百，史不乏才，虽其体屡变，而斯文终绝。唯令升先觉，远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晋纪》。邓、孙已下，遂蹶其踪。史便中兴，于斯为盛。若沈《宋》之志序，萧《齐》之序录，虽皆以序为名，其实例也。必定其臧否，征其善恶，干宝、范晔，理切而多功，邓粲、道鸾，词烦而寡要，子显虽文伤蹇蹶，而义甚优长。斯一二家，皆序例之美者。

夫事不师古，匪说攸闻，苟模楷曩贤，理非可讳。而魏收作例，全取蔚宗，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异夫范依叔骏，班习子长。攘袂公行，不陷穿窬之罪也？

盖凡例既立，当与纪传相符。案皇朝《晋书》例云：“凡天子庙号，唯书于卷末。”依检孝武崩后，竟不言庙曰烈宗。又案百药《齐书》例云：“人有本字行者，今并书其名。”依检如高慎、斛律光之徒，多所仍旧，谓之仲密、明月。此并非言之难，行之难也。又《晋》、《齐》史例皆云：“坤道卑柔，中宫不可为纪，今编同列传，以戒牝鸡之晨。”窃惟录皇后者既为传体，自不可加以纪名。二史之以后为传，虽云允惬，而解释非理，成其偶中。所谓画蛇而加足，反

失杯中之酒也。至于题目失据，褒贬多违，斯并散在诸篇，此可得而略矣。

刘江王贡注见《列传》篇。其处止举传首刘、王，不及江、贡。《后汉书》：江革字次翁，临淄人。客下邳，裸跣行庸以供母，乡里称之曰江巨孝。建初中，拜谏议大夫。《前汉书》：贡禹字少翁，琅琊人。以明经素行著闻，征为博士，后为御史大夫，数言得失。按：《刘》、《江传》篇叙《注》云，以上并华峤之词。

一 滥觞《家语三恕》：江始出于岷山，其源可以滥觞。王肃《注》：觞可以盛酒，言其微也。按：滥觞谓始出之微，后人多误用。

七《文选七发注》：犹《楚辞七谏》之流。按：《文心雕龙》自《七发》而下，有傅毅《七激》，崔《七依》，张衡《七辨》，崔瑗《七厉》，陈思《七启》，仲宣《七释》，桓麟《七说》，左思《七讽》，枝附影从，十有余家。又《文苑英华》有《七契》、《七励》、《七召》。又旧注广列《七谟》、《七征》、《七华》、《七绎》、《七引》，以及《兴》、《款》、《蠲》、《举》诸名，而独无《七章》，俟考。又按：《崔瑗传》名《七苏》，非《七厉》。

夫子修经凡例《左传》成十四：《春秋》之称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谁能修之！杜氏《序》：为例之情有五，是也。

邓粲《晋书》本传：邓粲，长沙人。以高洁著名，著《元明纪》十篇。按：元、明谓晋中兴初中宗元帝、肃宗明帝。

道鸾《南史文学檀超传》：超叔父道鸾，字万安，国子博士，永嘉太守，撰《续晋阳秋》。

不言烈宗《晋书孝武纪》：太元二十年，时张贵人有宠，年几三十，帝戏之曰：“汝以年当废矣。”贵人潜怒。向夕，帝醉，遂暴崩。按：纪末缺书庙号。《通鉴》题烈宗孝武皇帝。

仲密明月仲密，高慎字。明月，斛律光字。按：百药《济书高慎》附见兄《高乾传》中。斛律光在其父《斛律金传》后。二人皆无“以字行”之文，传内亦不书字。其书字处，间于他传有之，无甚不准例之病，《史通》似误。

画蛇《战国策》：楚有祠者，赐其舍人卮酒。舍人相谓曰：“请画地为蛇，先成者饮酒”。一人蛇先成，乃左手持卮，右手画蛇，曰：足未成。一人夺其卮，曰：“蛇固无足。”遂饮其酒。

●题目第十一

上古之书有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，其次有春秋、尚书、礼、志乘。自汉已下，其流渐繁，大抵史名多以书、记、纪、略为主。后生祖述，各从所好

，沿革相因，循环递习。盖区域有限，莫逾于此焉。

至孙盛有《魏氏春秋》，孔衍有《汉魏》《尚书》，陈寿、王劭曰志，何之元、刘曰典。此又好奇厌俗，习旧捐新，虽得稽古之宜，未达从时之义。

榘而论之，其编年月者谓之纪，列纪传者谓之书，取顺于时，斯为最也。夫名以定体，为实之宾，苟失其途，有乖至理。案吕、陆二氏，各著一书，唯次篇章，不系时月。此乃子书杂记，而皆号曰春秋。鲁豢、姚察著魏、梁二史，巨细毕载，芜累甚多，而俱榜之以略，考名责实，奚其爽欤！

若乃史传杂篇，区分类聚，随事立号，谅无恒规。如马迁撰皇后传，而以外戚命章。案外戚冯皇后以得名，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，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，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，可乎？班固撰《人表》，以古今为目。寻其所载也，皆自秦而往，非汉之事，古诚有之，今则安在？子长《史记》别创八书，孟坚既以汉为书，不可更标书号，改书为志，义在互文。而何氏《中兴》易志为记，此则贵于革旧，未见其能取新。

夫战争方殷，雄雌未决，则有不奉正朔，自相君长。必国史为传，宜别立科条。至如陈、项诸雄，寄编汉籍；董、袁群贼，附列《魏志》。既同臣子之例，孰辨彼此之殊？唯《东观》以平林、下江诸人列为载记。顾后来作者，莫之遵效。逮《新晋》，始以十六国主持，载记表名，可谓择善而行，巧于师古者矣。

观夫旧史列传，题卷靡恒。文少者则具出姓名，若司马相如、东方朔是也。字烦者唯书姓氏，若毋将、盖、陈、卫、诸葛传是也。必人多而姓同者，则结定其数，若二袁、四张、二公孙传是也。如此标格，足为详审。

至范曄举例，始全录姓名，历短行于卷中，丛细字于标外，其子孙附出者，注于祖先之下，乃类俗之文案孔目、药草经方，烦碎之至，孰过于此？窃以《周易》六爻，义存象内；《春秋》万国，事具传中。读者研寻，篇终自晓，何必开帙解带，便令昭然满目也。

自兹已降，多师蔚宗。魏收因之，则又甚矣。其有魏世邻国编于魏史乾，于其人姓名之上，又列之以邦域，申之以职官，至如江东帝主则云僭晋司马、岛夷刘裕，河西酋长则云私署凉州牧张、私署凉王李。此皆篇中所具，又于卷首具列。必如收意，使其撰《两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，题诸盗贼传，亦当云僭西楚霸王项羽、伪宁朔王隗嚣。自余陈涉、张步、刘璋、袁术，其位号皆一一具言，无所不尽者也。

盖法令滋章，古人所慎。若范、魏之裁篇目，可谓滋章之甚者乎？苟忘彼大体，好兹小数，难与议夫“婉而成章”，“一字以为褒贬”者矣。

何之元刘何之元撰《梁典》，见《左传》家。《周书》：刘字宝义。世宗

初，掌纶诰，著《梁典》三十卷。

鱼豢《外篇》《正史》篇：魏时京兆鱼豢私撰《魏略》，事止明帝。《唐志》杂史类：鱼豢《魏略》五十卷。按：《三国魏志》无传。

姚察《陈书》：察字伯审，有至性，领著作，撰梁、陈史未毕功。隋开皇时，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，且进上。有所阙者，临亡之时，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续撰。按：史无《梁略》之名，而刘氏云尔，定是察稿初名。

外戚命章按：《史记》之立《外戚世家》，其中所载，实皆后妃氏讳及其事迹。至如魏其、武安之属，反别立传，不以外戚名篇，最为非体。班史因之，易名《外戚列传》，置在臣传之后，尤为失之。文亦应加并纠班失之语。

平林下江《后汉刘玄传》：王莽末，新市人王匡、王凤为渠帅，诸亡命马武、王常、成丹等从之，藏于绿林中。地皇三年，大疫，分散。常、丹西入南郡，号下江兵。匡、凤、武及其支党朱鲋、张北入南阳，号新市兵。平林人陈牧、廖湛复聚众，号平林兵，以应之。

●断限第十二

夫书之立约，其来尚矣。如尼父之定《虞书》也，以舜为始，而云“粤若稽古帝尧”；丘明之传鲁史也，以隐为先，而云“惠公元妃孟子”。此皆正其疆里，开其首端。因有沿革，遂相交乐，事势当然，非为滥轶也。过此已往，可谓狂简不知所裁者焉。

夫子曰：“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”若《汉书》之立表志，其殆侵官离局者乎？考其滥觞所出，起于司马氏。案马《纪》以史制名，班《书》持汉标目。《史记》者，载数千年之事，无所不容；《汉书》者，纪十二帝之时，有限斯极。固既分迁之记，判其去取，纪传所存，唯留汉日；表志所录，乃尽牺年，举一反三，岂宜若是？胶柱调瑟，不亦谬欤！但固之驳，既往不谏，而后之作者，咸习其迷。《宋史》则上括魏朝，《隋书》则仰包梁代。求其所书之事，得十一于千百。一成其例，莫之敢移；永言其理，可为叹息！

当魏武乘时拨乱，电扫群雄，锋镝之所交，纲罗之所及者，盖唯二袁、刘、吕而已。若进鸩行弑，燃脐就戮，总关王室，不涉霸图，而陈寿《国志》引居传首。夫汉之董卓，犹秦之赵高，昔车令之诛，既不列于《汉史》，何太师之毙，遂独刊于《魏书》乎？兼复臧洪、陶谦、刘虞、孙瓒生于季末，自相吞噬。其于曹氏也，非唯理异犬牙，固亦事同风马，汉典所具，而魏册仍编，岂非流宕忘归，迷而不悟者也？

亦有一代之史，上下相交，若已见它记，则无宜重述。故子婴降沛，其详取验于《秦纪》；伯符死汉，其事断入于《吴书》。沈录金行，上羁刘主；魏刊水运，下列高王。唯蜀与齐各有国史，越次而载，孰曰攸宜？

自五胡称制，四海殊宅。江左既承正朔，斥彼魏胡，故氏、羌有录，索虏成传。魏本出于杂种，窃亦自号真君。其史党附本朝，思欲凌驾前作，遂乃南笼典午，北吞诸伪，比于群盗，尽入传中。但当有晋元、明之时，中原秦、赵之代，元氏膜拜稽首，自同臣妾，而反列之于传，何厚颜之甚邪！又张、李诸姓，据有凉、蜀，其于魏也，校年则前后不接，论地则参商有殊，何预魏氏而横加编载？

夫《尚书》者，七经之冠冕，百氏之襟袖。凡学者必先精此书，次览群籍。譬夫行不由径，非所闻焉。修国史者，若旁采异闻，用成博物，斯则可矣。如班《书地理志》，首全写《禹贡》一篇。降为后书，持续前史。盖以水济水，床上施床，徒有其烦，竟无其用，岂非惑乎？昔春秋诸国，赋诗见意，《左氏》所载，唯录章名。如地理为书，论自古风俗，至于夏世，宜云《禹贡》已详，何必重述古文，益其辞费也？

若夷狄本系，种落所兴，北貊起自淳维，南蛮出于瓠，高句丽以鳌桥获济，吐谷浑因马徙居。诸如此说，求之历代，何书不有？而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，后修宜辍，遂乃百世相传，一字无改。盖骈指在手，不加力于千钧；附赘居身，非广形于七尺。为史之体，有若于斯，苟滥引它事，丰其部帙，以此称博，异乎吾党所闻。

陆士衡有云：“虽有爱而必捐。”善哉斯言，可谓达作者之致矣。夫能明彼断限，定其折中，历选自古，唯萧子显近诸。然必谓都无其累，则吾未之许也。

传首董卓按：《魏志》本传居臣传之首，所叙事实，无一语与魏武相及。直至汜、暹、承附传之末，始有“太祖乃迎天子都许”之文。是《卓传》于《魏》未有处也，宜《史通》訾之。

臧陶刘孙《魏志臧洪传》：洪字子源，广陵人。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。董卓图危社稷，洪说超纠合义兵，辞气慷慨。洪为东郡太守，太祖围张超于雍丘。洪徒跣，从袁绍请兵救超，绍不听。超灭，洪怨绍，绍兴兵围之，生执洪杀之。《陶谦传》：谦字恭祖，丹阳人。为徐州刺史，刑政失和。太祖征谦，以粮少引军还。谦病死。《公孙瓒传》：瓒字伯，辽西人。除辽东属国长史，迁涿令。辽西乌丸丘力居等叛，瓒不能御。朝议以宗正刘虞为幽州牧。丘力居等遣译自归。瓒害虞有功，稍相恨望。天子遣段训增虞邑，督六州，瓒诬虞欲称尊号，胁训斩虞。虞从事鲜于辅等欲报瓒，袁绍又遣兵与辅合击瓒。瓒军数败，乃为堑十重，筑京，为楼其上。绍悉军围之，瓒自杀。按：此诸人范史自应有传，《魏志》但于事有关涉处带及数语足矣，安用传为？

沈录金行《梁沈约传》：著《晋书》百一十卷。《隋志》：《晋史草》注

，梁有郑忠《晋书》七卷，沈约《晋书》一百一十一卷，庾铕《东晋新书》七卷，并亡。《晋五行志》：白者金行，马者国族。《文选》陆士衡《宣猷堂诗》云：“黄晖既渝，素灵承祐。”善《注》；魏土德曰黄，晋金行曰素。程猗《说石图》曰：“金者，晋之行也。”

魏刊水运魏谓魏收。《魏书律历志》：以皇魏运水德，所上九家，共成一历，元起壬子，律起黄钟。壬子北方，水之正位，实符魏德。

典午《蜀志谯周传》：典午忽兮，月酉没兮。典午谓司马也。

膜拜《穆天子传》：膜拜而受。《注》：长跪拜也。又《注》：胡人礼佛，交手称南膜者，即此。

校年论地《甲子会纪》：晋惠帝之十一年，流人李特据广汉，进攻成都。十三年，罗尚破李特，斩之，子雄僭号称成。是后兄子班，班弟期，雄弟寿，寿子势。桓温入蜀，势降，李氏亡，实穆帝之三年。又：愍帝之二年，张轨为凉州牧，卒时在州已十三年矣。子实嗣，是为前凉。嗣是实弟茂，实子骏，骏子重华，华子耀灵，灵伯父祚，灵弟玄靓，至靓叔天锡降于秦，前凉亡，实孝武之四年。按：张、李兴灭并在魏道武未称帝之前，而魏都平城又极东北，所谓“校年不接，论地有殊”也。

行不由径用《列子》语，注见《杂说》上篇。

淳维《史记匈奴传》：匈奴，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，曰淳维。《汉书匈奴传》全录其文。

瓠《后汉南蛮传》：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，募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，妻以少女。时有畜狗，名曰瓠，下令之后，瓠遂衔人头造阙下，乃吴将军首也。帝不得已，以女配瓠。瓠负而走入南山，止石室中，生子六男六女，因自相夫妻。其后滋蔓，号曰蛮夷，今长沙武陵蛮是也。《南史蛮传》亦云瓠种落。《路史发挥》：《伯益经》云：黄帝曾孙卞明生白犬，是为蛮祖。白犬乃其子之名，而应劭、干宝、范晔枝叶其说。

鳖桥《魏书高句丽传》：先祖朱蒙，母河伯女，夫余王闭于室中，为日所照，孕生一卵。母置暖处，一男破壳而出。及长，字之曰朱蒙。“朱蒙”者，善射也。夫余之臣谋杀之，朱蒙东南走，道遇大水，鱼鳖并浮成桥，得渡。至纥升骨城居焉，号曰高句丽，因以为氏。《隋书高丽传》文略同。

马斗《魏书吐谷浑传》：辽东鲜卑涉归，一名奕洛韩，有二子，庶长曰叶谷浑，少曰若洛。若洛别为慕容氏。浑与二部，马斗相伤，怒，浑曰：马，畜也。斗在马，而怒及人邪？乖别甚易，今当去汝万里之外。按：其文亦见《宋书》，至唐编《晋书》复采用之。

断限《晋贾充传》：朝廷议立《晋书》限断，荀勖谓宜以魏正始起年，王

璜欲引嘉平以下朝臣尽入晋史，贾谧请从泰始为断，事下三府议。按：限断即断限也，二字见史传始此。

●编次第十三

昔《尚书》记言，《春官》记事，以日月为远近，年世为前后，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，皎然可寻。至马迁始错综成篇，区分类聚。班固踵武，仍加祖述。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，名目相违，朱紫以之混淆，冠履于焉颠倒，盖可得而言者矣。

寻子长之列传也，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。至于龟策异物，不类肖形，而辄与黔首同科，俱谓之传，不其怪乎？且龟策所记，全为志体，向若与八书齐列，而定以书名，庶几物得其朋，同声相应者矣。

孟坚每一姓有传，多附出余亲。其事迹尤异者，则分入它部。故博陆、去病昆弟非复一篇，外戚、元后妇姑分为二录。至如元王受封于楚，至孙戊而亡。案其行事，所载甚寡，而能独载一卷者，实由向、歆之助耳。但交封汉始，地启列藩；向居刘末，职才卿士。昭穆既疏，家国又别。适使分楚王子孙于高、惠之世，与荆、代并编；析刘向父子元、成之间，与王、京共列。方于诸传，不亦类乎？

又自古王室虽微，天命未改，故台名逃责，尚曰周王；君未系颈，且云秦国。况神玺在握，火德犹存，而居摄建年，不编《平纪》之末；孺子主祭，咸书《莽传》之中。遂令汉余数岁，湮没无睹，求之正朔，不亦厚诬？

当汉氏之中兴也，更始升坛改元，寒暑三易。世祖称臣北面，诚节不亏。既而兵败长安，祚归高邑，兄亡弟及，历数相承。作者乃抑圣公于传内，登文叔于纪首，事等躋僖，位先不。夫《东观》秉笔，容或谄于当时，后来所修，理当刊革者也。

盖逐兔争捷，瞻乌靡定，群雄僭盗，为我驱除。是以史传所分，真伪有别，陈胜、项籍见编于高祖之后，隗嚣、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。而陈寿《蜀书》首标二牧，次列先主，以继焉、璋。岂以蜀是伪朝，遂乃不遵恒例。但鹏、一也，何大小之异哉？

《春秋》嗣子谅，未逾年而废者，既不成君，故不别加篇目。是以鲁公十二，晋、视不预其流。及秦之子婴，汉之昌邑，咸亦因胡亥而得记，附孝昭而获闻。而吴均《齐春秋》乃以郁林为纪，事不师古，何滋章之甚与！

观梁、唐二朝，撰《齐》、《隋》两史，东昏犹在，而列和年，炀帝未终，而已编恭纪。原其意旨，岂不以和为梁主所立，恭乃唐氏所承，所以黜永元而尊中兴，显义宁而隐大业。苟欲取悦当代，遂乃轻侮前朝。行之一时，庶叶权道；播之千载，宁为格言！

寻夫本纪所书，资传乃显；表志异体，不必相涉。旧史以表志之帙介于纪传之间，降及蔚宗，肇加厘革，沈、魏继作，相与因循。既而子显《齐书》、颖达《隋史》，不依范例，重遵班法。盖择善而行，何有远近；闻义不徙，是吾忧也。

若乃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后外戚而先夷狄；老子与韩非并列，贾诩将荀彧同编，《孙弘传赞》，宜居《武》、《宣》、《纪》末；宗庙迭毁，枉入《玄成传》终。如斯舛谬，不可胜纪。今略其尤甚者耳，故不复一一而详之。

逃责《帝王世纪》：赧王虽天子，为诸侯所役逼，负责于民，无以得归，乃上台避之，故周人名曰逃责台。

祚归高邑《光武帝纪》：光武北击尤来、大抢、王幡于元氏，进至安次。诸将议上尊号。行至，疆华自关中奉《赤伏符》，曰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”群臣因复奏命之符。光武于是设坛场于南，即皇帝位，建元为建武，改为高邑。

跻僖《左》文二年：秋，大事于太庙，跻僖公，逆祀也。君子以为失礼。子虽齐圣，不先父食，故禹不先鲧，汤不先契，文、武不先不。

恶视《左》文十八：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。敬嬴嬖而私事襄仲，襄仲欲立之，叔仲不可。仲杀恶及视而立宣公，书曰“子卒”。讳之也。夫人姜氏归于齐，大归也。将行，哭而过市，曰“天乎！仲为不道，杀嫡立庶。”杜《注》：恶，太子。视，其母弟。夫人姜氏，恶、视之母，出姜也。

郁林为纪《南齐书纪》：郁林王，世祖武帝皇太孙也。即位改元隆昌，期年之间，恣意淫乱。镇军萧鸾定谋，使萧湛等领兵入宫，舆接出西弄，杀之。鸾即明帝。

颖达隋史《通志略》：唐贞观中，诏诸臣分修《五代史》，颜师古、孔颖达撰次隋事。

孙弘传赞按：《公孙弘传赞》：是时，汉兴六十余载，海内艾安，群士向慕，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。因历举公孙、董、儿等二十七人。又云：孝宣承统，纂修洪业，亦讲论六艺，招选茂异。下复历举萧、梁丘、夏侯等二十四人。一赞之中，盛称二世人才，故曰“宜居《武》、《宣纪》末。”

玄成传终《韦贤传》：本始三年，代蔡义为丞相。子玄成，字少翁，永光中，代于定国为丞相。封侯故国，荣当世焉。按：本传既毕，历述诸郡国所立太祖、太宗、世宗等庙罢毁诏议，其文皆列侯、中二千石、博士等共议。例当收载《礼志》中，故曰枉入《玄成传》终。又按：《新唐书韦传》罗列一时朝士祭器、丧服等议，正仿《玄成传》法也。

● 称谓第十四

孔子曰：“唯名不可以假人。”又曰：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”“必也正名乎！”是知名之折中，君子所急。况复列之篇籍，传之不朽者邪！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吴、楚称王而仍旧曰子。此则褒贬之大体，为前修之楷式也。

马迁撰《史记》，项羽僭盗而纪之曰王，此则真伪莫分，为后来所惑者也。自兹已降，论谬相因，名讳所施，轻重莫等。至如更始中兴汉室，光武所臣，虽事业不成，而历数终在。班、范二史皆以刘玄为目，不其慢乎？

古者二国争盟，晋、楚并称侯伯；七雄力战，齐、秦俱曰帝王。其间虽胜负有殊，大小不类，未闻势穷者即为匹庶，为屈者乃成寇贼也。至于近古则不然，当汉氏云亡，天下鼎峙，论王道则曹逆而刘顺，语国祚则魏促而吴长。但以地处函夏，人传正朔，度长短，魏实居多。二方之于上国，亦犹秦缪、楚庄，与文、襄而并霸。逮作者之书事也，乃没吴、蜀号谥，呼权、备姓名，方于魏邦，悬隔顿尔，惩恶劝善，其义安归。

续以金行版荡，戎、羯称制，各有国家，实同王者。晋世臣子党附君亲，嫉彼乱华，比诸群盗。此皆苟徇私忿，忘夫至公。自非坦怀爱憎，无以定其得失。至萧方等始存诸国各谥，僭帝者皆称之以王。此则赵犹人君，加以主号；杞用夷礼，贬同子爵。变通其理，事在合宜，小道可观，见于萧氏者矣。

古者天子庙号，祖有功而宗有德，始自三代，迄于两汉，名实相允，今古共传。降及曹氏，祖名多滥，必无惭德，其唯武王。故陈寿《国志》独呼武曰祖，至于文、明，但称帝而已。自晋已还，窃号者非一。如成、穆两帝，剂、萧二明，梁简文兄弟，齐武成昆季，斯或承家之僻王，或亡国之庸主，不谥灵缪，为幸已多，犹曰祖宗，孰云其可？而史臣载削，曾无辨明，每有所书，必存庙号，何以申劝沮之义，杜渝滥之源者乎？

又位乃人臣，迹参王者，如周之父、季历，晋之仲达、师、昭，追尊建名，此诸天子，可也。必若当涂所出，宦官携养，帝号徒加，人望不愜。故《国志》所录，无异匹夫，应书其人，直云皇之祖考也而已。至如元氏，起于边朔，其君乃一部之酋之长耳。道武追崇所及，凡二十八君。自开辟以来，未之有也。而《魏书序纪》，袭其虚号，生则谓之帝，死则谓之崩，何异沐猴而冠，腐鼠称璞者矣！

夫历观自古，称谓不同，缘情而作，本无定准。至若诸侯无谥者，战国已上谓之今王；天子见黜者，汉、魏已后谓之少帝。周衰有共和之相，楚弑有郟敖之主，赵佗而曰尉佗，英布而曰鲸布，豪杰则平林、新市，寇贼则黄巾、赤眉，园、绮友朋，共云四皓，奋、建父子，都称万石。凡此诸名，皆出当代，史臣编录，无复张弛。盖取叶随时，不藉稽古。及后来作者，颇慕斯流，亦时采新名，列成篇题。若王《晋》之《十士》、《寒俊》，沈《宋》之二凶、

《索虏》，即其事也。唯魏收远不师古，近非因俗，自我作故，无所宪章。其撰《魏》《书》也，乃以平阳王为出帝，司马氏为僭晋，桓、刘已下，通曰岛夷。夫其陷齐则轻抑关右，党魏则深诬江外，爱憎出于方寸，与夺由其笔端，语必不经，名惟骇物。昔汉世原涉大修坟墓，乃开道立表，曰南阳阡，欲以继迹京兆，齐声曹尹，而人莫之肯从，但云原氏阡而已。故知事非允当，难以遵行。如收之苟立诡名，不依故实，虽复刊诸竹帛，终罕传于讽诵也。

抑又闻之，帝王受命，历数相承，虽旧君已没，而致敬无改，岂可等之凡庶，便书之以名者乎？近代文章，实同儿戏。有天子而称讳者，若姬满、刘庄之类是也。有匹夫而不名者，若步兵、彭泽之类是也。史论立言。理当雅正。如班述之叙圣卿也，而曰董公惟亮；范赞之言季孟也，至曰隗王得士。习谈汉主，则谓昭烈为玄德。裴引魏室，则目文帝为曹丕。夫以淫乱之臣，忽隐其讳；正朔之后，反呼其名。意好奇而辄为，文逐韵而便作，用舍之道，其例无恒。但近代为史，通多此失。上才犹且若是，而况中庸者乎？今略举一隅，以存标格云尔。

萧方等《隋》、《唐》二志：萧方《三十国春秋》三十卷。按：二志误削“等”字，辩详《杂说》中篇。

赵君主号《甲子会记》：周显王之季，韩、燕皆称王，赵武灵独不肯，令人谓己曰君。赧王时，赵武灵胡服招骑射，寻废其太子章而传位少子，自号主父。

杞夷子爵事在《左传》僖二十七年，注见《惑经》篇。

成穆两帝《晋成帝纪》：成皇帝讳衍，明帝长子也，庙号显宗。史臣曰：成帝政出渭阳，声乖威服，凶徒既纵，神器陆危。《穆帝纪》：穆皇帝讳聃，康帝子也，庙号孝宗。史臣曰：孝宗因襁抱之姿，用母氏之化，中外无事，十有余年。按：康帝史无庙号，故旧本作“康穆”者非。

刘萧二明《南史宋明帝纪》：太祖明皇帝讳，文帝第十一子也。末年好鬼神，多忌讳，殿内埋钱以为私藏，天下骚然。宋氏之业，自此衰矣。《齐明帝纪》：高宗明皇帝讳鸾，始安王道生之子也。性猜忌，亟行诛戮，简于出入，将南则诡言北，皆不以实，竟不南郊。

当涂《史记建元以来侯者年表》：当涂魏不害以捕淮阳反者侯。《后汉袁术传》：讖书言“代汉者当涂高”。又：献帝时，李云言许昌气见于当涂高，象魏者两阙也。当涂而高者魏，魏当代汉。

宦官携养袁绍讨曹檄：司空曹操，祖父腾，故中常侍，与左、徐璜并作妖孽。父嵩，乞携养，输货权门，窃盗鼎司，倾覆重器。操赘阉遗丑，本无令德，狡锋侠，好乱乐祸。

腐鼠称璞《战国秦策》：应侯曰：郑人谓玉未理者璞，周人谓鼠未腊者朴。周人怀朴过郑，贾曰：“欲买朴乎？郑贾曰：欲之。出其朴，乃鼠也。”

共和《史记周本纪》：厉王出奔于彘，周公、召公二相行政，号曰“共和”。《注正义》：共音巨用反。《汉书人表》：共伯和。师古《注》：共，国名也。伯，爵也。和，共伯之名也。共音恭。

按：是说本之《汲冢纪年》。

郟敖《左》昭元年：楚公子围将聘于郑，未出竟，闻王有疾而还。人问王疾，缢而杀之。葬王于郟，谓之郟敖。杜《注》：郟歼，楚子麋。按：“麋”，《史记楚世家》作：“员”，音云。

十士寒俊按：文与《十凶》、《索虏》对举，亦列传中之篇名也。王隐《晋书》已亡，无可考证。

平阳王《魏书》帝纪：出帝讳修，封平阳王，齐献武奉王即帝位。三年，帝为斛斯椿等谄佞间阻，贰于齐，托讨萧衍，盛暑征发，天下怪恶之。七月，遂出于长安。十二月，为宇文黑獭所害。《周文帝纪》：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诏太祖为大都督，深仗太祖。七月丁未，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，太祖奉迎，谒见东阳驿。按：以孝武为出帝，魏收目之云尔。

原氏阡《汉游侠传》：原涉字巨先。涉父哀帝时为南阳太守。父死，行丧冢庐。初，京兆尹曹氏葬茂陵，民谓其道为京兆阡。涉慕之，乃买地开道，立表署曰南阳阡，人不肯从，谓之原氏阡。按“阡”通“阡”。

●采撰第十五

子曰：“吾犹及史之阙文”。是知史文有阙，其来尚矣。自非博雅君子，何以补其遗逸者哉？盖珍裘以众腋成温，广厦以群材合构。自古探穴藏山之士，怀铅握槧之客，何尝不征求异说，采摭群言，然后能成一家，传诸不朽。观夫丘明受经立传，广包诸国，盖当时有《周志》、《晋乘》、《楚机》等篇，遂乃聚而编之，混成一录。向使专凭鲁策，独询孔氏，何以能殫见洽闻，若斯之博也？马迁《史记》，采《世本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。至班固《汉书》，则全同太史。自太初己后，又杂引刘氏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七略》之辞。此并当代雅言，事无邪僻，故能取信一时，擅名千载。

但中世作者，其流日烦，虽国有册书，杀青不暇，而百家诸子，私存撰录，寸有所长，实广闻见。其失之者，则有苟出异端，虚益新事，至如禹生启石，伊产空桑，海客乘槎以登汉，娥窃药以奔月。如斯驳，不可殫论，固难以污南、董之片简，班、华之寸札。而嵇康《高士传》，好聚七国寓言，玄晏《帝王纪》，多采《六经》图讖，引书之误，其萌于此矣。

至范晔增损东汉一代，自谓无惭良直，而王乔舄履，出于《风俗通》，左

慈羊鸣，传于《抱朴子》。朱紫不别，稊莫大焉。沈氏著书，好诬先代，于晋则故造奇说，在宋则多出谤言，前史所载，已讥其谬矣。而魏收党附北朝，尤苦南国，承其诡妄，重以加诸。遂云马出于牛金，刘骏上淫路氏。可谓助桀为虐，幸人之灾。寻其生绝胤嗣，死遭剖斩，盖亦阳过之所致也。

晋世杂书，谅非一族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幽明录》、《搜神记》之徒，其所载或恢谐小辩，或神鬼怪物，其事非圣，扬雄所不观；其言乱神，宜尼所不语。皇朝新撰《晋史》，多采以为书。夫以干宝邓之所糞除，王宝虞之所糠，持为逸史，用补前传，此何异魏朝之撰《皇觉》，梁世之修《遍略》，务多为美，聚博为功，虽取说于小人，终见嗤于君子矣。

夫郡国之记，谱谍之书，务欲矜其州里，夸其氏族。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，明其真伪者乎？至如江东“五俊”始自《会稽典录》，颖川“八龙”，出于《荀氏家传》，而修晋、汉史者，皆征彼虚誉，定为实录。苟不别加研核，何以详其是非？

又讹言难信，传闻多失，至如曾参杀人，不疑盗嫂，翟义不死，诸葛犹存，此皆得之于行路，传之于众口，倘无明白，其谁曰然。故蜀相薨于渭滨，《晋书》称呕血而死；魏君崩于马圈，《齐史》云中矢而亡；沈炯骂书，河北以为王伟；魏收草檄，关西谓之邢邵。夫同说一事，而分为两家，盖言之者彼此有殊，故书之者是是非非无定。

况古今路阻，视听壤隔，而谈者或以前为后，或以有为无，泾、渭一乱，莫之能辨。而后来穿鉴，喜出异同，不凭国史，别讯流俗。及其记事也，则有师旷将轩辕并世，公明与方朔同时；尧有八眉，夔唯一足；乌白马角，救燕丹而免祸；犬吠鸡鸣，逐刘安以高蹈。此之乖滥，往往有旃。

故作者恶道听涂说之达理，街谈巷议之损实。观夫子长之撰《史记》也，氯、周已往，采彼家人；安国之述《阳秋》也，梁、盆旧事，访诸故老。夫以尧鄙说，刊为竹帛正言，而辄欲与《五经》方驾，《三志》兢爽，斯亦难矣。呜呼！逝者不作，冥漠九泉；毁举所加，远诬千载。异辞疑事，学者宜善思之。

杀青《后汉吴祐传》：父恢，为南海太守，欲杀青简以写经书。《注》：以火炙简，令汗，去其青，易书，复不蠹，谓之杀青，亦曰汗简。字已见《国语》篇《战国策》注中。

禹生启石《路史余论》：夏后氏生而母化为石，说见《世纪》。盖原禹母获月精石，吞之而生禹也。《淮南修务》云：“禹生于石。”而今登封庙有一石，号“启母石”。汉元封元年，武帝幸缙氏，制曰：朕至中岳，见启母石。云化石启生，地在嵩北。按：《韵府》言禹通辕，谓涂山氏：欲饷，闻鼓乃来。禹

跳石，误中鼓，涂山忽至，见禹方作熊，惭而去，至嵩山下化为石。禹曰：“归我子。”石破北方，生启云云。谓是《淮南》之文，《淮南》实无其文，亦编书家不根之一征也。

伊产空桑《列子天瑞》：后稷生乎巨迹，伊尹生乎空桑。《吕览本味》：有氏女得婴儿于空桑，察其所以，曰：其母居伊水之上，孕，梦神告曰：“白若出水，而东走。”明日视白出水，东走十里，顾其邑尽为水，身因化为空桑，故命之曰伊尹。

海客《博物志》，天河与海通，近世有人居海渚者，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，不失期。此人乘槎而去，至一处，屋舍甚严，遥望宫中多织妇，见一丈夫，牵牛渚次饮之。后至蜀，问严君平。曰：“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牵牛宿也。”

常娥《后汉天文志注》：张衡《灵宪》曰：“羿请无死之药于西王母，娥窃之以奔月。将往，枚筮之，曰‘翩翩归妹，独将西行’，‘毋惊毋恐，后其大昌。’遂托身于月，是为蟾》。

王乔、左慈《后汉书术传》：王乔，显宗时为叶令，每月朔望，自县诣台朝。帝怪其来数，密令太史伺望。言其临至，辄有双凫从东南飞来。于是举罗张之，但得一双鸟。召尚方诊视，则四年中所赐尚书官属履也。又：左慈字元放，少有神道。曹操欲收杀之，慈却入壁中，霍然不知所在。后又逢慈于阳城山头，因复逐之，入走羊群。操乃令就羊中告之曰：“不复相杀，欲试君术耳群”。忽有一老羝，屈前两膝，人立而言，曰：“如许。”即竞往赴之，而群羊数百，皆变为羝，并屈前膝人立，云：“遽如许。”

非圣不观《汉书扬雄传》：雄自有大度，非圣哲之书不好也。按：语本《法言》。

皇览《魏志刘劭传》：劭字孔才，黄初中，为散骑侍郎，受诏集《五经》韦书，以类相从，作《皇览》。旧注：《魏略》云：常侍王象，受诏撰《皇览》，藏于秘府，合四十余部，部有数十卷。五人应选。又《刘杳传》：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撰《遍略》。又《锺嵘传》：弟屿亦预。按：诸传错举，止及四人，其一人无考。《南史刘峻传》：梁安成王给其书籍，使撰《类苑》一百二十卷。帝命诸学士撰《华林遍略》以高之。旧注：《遍略》七百卷。

五俊《晋书薛兼传》：兼字令长，丹阳人。清素有器宇，少与同郡纪瞻、广陵闵鸿、吴郡顾荣、会稽贺循齐名，号为“五俊。”初入洛，司空张华见而奇之，曰：“皆南金也。”

八龙《后汉荀淑传》：淑字季和，颍川人，有子八人：俭、緄、靖、焘、汪、爽、肃，并有名称，时人谓之“八龙”，阴会令苑康改其里曰高阳里。

曾参杀人《战国秦策》：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，人告曾子母，母织自

若。有顷又告，尚织自若。顷之又告，母惧，投杼而走。

不疑盗嫂《汉书直不疑传》：人或毁不疑曰：“不疑状貌甚美，然毋奈其善盗嫂何也？”不疑闻，曰：“我乃无兄。”然终不自明也。

翟义不死《汉书翟方进传》：少子义，字文仲，为东郡守。王莽居摄，义移檄讨莽，军破而亡。《后汉王昌传》：昌一名郎，莽篡位，郎诈称成帝子，檄州郡曰：天命佑汉，使东郡太守翟义，拥兵征讨。郎以百姓思汉，多言翟义不死，故诈称之。

诸葛犹存《蜀志魏延传》：亮出北谷口，病。延密与杨仪、姜维作身歿之后退军节度。亮适卒，秘不发丧。《亮传注》：杨仪等整军而出，宣王追焉。姜维令反旗鸣鼓。宣王退，不敢逼。百姓为之谚曰：“死诸葛走生仲达。”宣王曰：“吾能料生，不便料死也。”按：“诸葛犹存”似是成语，俟再详之。

呕血《蜀志诸葛传注》：《魏书》曰：“亮粮尽势穷，忧患呕血。一夕烧营遁走，入谷道，发病卒。”臣松之以为亮在渭滨，魏人蹶迹，胜负之形，未可测量。而云呕血，盖因亮亡而自夸大也。夫以孔明之略，岂为仲达呕血乎？

马圈《魏书高祖纪》：萧宝卷遣太尉陈显达寇荆州，攻陷马圈戍。车驾南伐，至马圈，破之。帝疾甚，北次谷塘，崩于行宫。按：今萧子显《齐书》无中矢之文。宝卷，齐废帝东昏讳也。

沈炯骂书《史通》云：沈炯骂书，河北以为王伟。按：《陈书炯传》：炯，武康人。梁侯景之难，王僧辩购得炯。羽檄军书，皆出于炯。《梁书侯景传》：景围守宫阙，抗表言陛下贪臣汝、颖，绝好河北，檄詈高澄。《南史贼臣传》：王伟，魏行台郎。高澄以书招景，伟为景报书。澄问谁作，左右称是伟文。据此，则炯为僧辩檄，乃檄侯景，非檄河北也。梁武詈澄，是受愚于景，决不假手于伟也。至北人之称伟文，本是伟作，非炯作也？《史通》似误。

魏收草檄《史通》云：魏收草檄，关西谓之邢邵。按：《北史魏收传》：侯景叛入梁，文襄令收为檄，五十余纸，不日而就。《周书独孤信传》：东魏侯景之南奔也，魏收为檄梁文，矫称无关西之忧，欲以威梁也。《北史邢邵传》：邵字子才，人称北间第一才子。钜鹿魏收，年事在后，称邢、魏焉。历考魏、齐、周诸史，其言草檄及收、邵并称处，大略如此，皆无收檄邵作，出自关西人语之文。《史通》或别有据耶？

师旷轩辕并世《列子汤问》：焦螟集于蚊睫，师旷俯耳，弗闻其声。唯黄帝与容成子居空峒之上，砰然闻之若雷霆。又《齐民要术》：师旷占曰：黄帝问曰：“吾欲占药善一心可知否？”对曰：“岁欲雨，雨草先生，藕；欲旱，旱草先生，蒺藜；欲荒，荒草先生，蓬；欲病，病草先生，艾。《史记》：黄帝，少典之子，名轩辕。

公明方朔同时公明，魏管辂字。其语未详。

尧八眉《淮南修务训》：尧眉八采。高诱《注》：尧母庆都出观于河，有赤龙负图而至，奄然阴云，尧生，眉有八采之色。《尚书大传》：尧八眉，舜四瞳子。

夔一足王《训故》：《韩子》：哀公问于孔子曰：“吾闻夔一足，信乎？”曰：夔无他异，独通于声。尧曰：“夔一而足矣。”使为乐正，非一足也。按：此事所见非一，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风俗通》皆有之。

乌白马角语见《史记刺客传赞》。《博物志》：燕丹质于秦，欲归。秦王谬言曰：“乌头白，马生角，乃可。”丹仰而叹，乌即头白；俯而嗟，马亦生角。秦王不得已而遣之。

犬吠鸡鸣葛洪《神仙传》：汉淮南王刘安者，高帝之孙也。好儒学方术，有八公诣门，皆须眉皓白，门吏白王，八公皆变为童子。王迎，烧百和香，八童子复为老人，授王丹经。药成，雷被、伍被共诬安谋反。八公谓安曰：“可以去矣。”安登山，白日升天。人传，去时余药器，鸡犬舐啄之，尽得升天。故鸡鸣天上，犬吠云中也。

●载文第十六

夫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；观乎国风，以察兴亡。是知文之为用，远矣大矣。若乃宣、僖善政，其美载于周诗；怀、襄不道，其恶存乎楚赋。读者不以吉甫、奚斯为谄，屈平、宋玉为谤者，何也？盖不虚美，不隐恶故也。是则文之将史，其流一焉，固可以方驾南、董，俱称良直者矣。

爰洎中叶，文体大变，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，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。譬如女工之有绮谷，音乐之有郑、卫。盖语曰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。至如史氏所书，固当以正为主。是以虞帝思理，夏后失御，《尚书》载其元首、禽荒之歌；郑庄至孝，晋献不明，《春秋》录其大隧、狐裘之什。其理说而切，其文简而要，足以生惩恶劝善，观风察俗者矣。若马卿之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、扬雄之《甘泉》、《羽猎》，班固《两都》，马融《广成》，喻过其体，词没其义，繁华而失实，流宕而忘返，无裨劝奖，有长奸诈，而前后《史》、《汉》皆书诸列传，不其谬乎！

且汉代词赋，虽云虚矫，自余它文，大抵犹实。至于魏、晋已下，则讹谬雷同。榘而论之，其失有五：一曰虚设，二曰厚颜，三曰假手，四曰自戾，五曰一概。

何者？昔大道为公，以能而授，故尧咨尔舜，舜以命禹。自曹、马已降，其取之也则不然。若乃上出禅书，下陈让表，其间劝进殷勤，敦谕重沓，迹实同于莽、草、卓，言乃类于虞、夏。且始自纳陛，迄于登坛。彤弓卢矢，新

君膺九命之锡；白马侯服，旧主蒙三恪之礼。徒有其文，竟无其事。此所谓虚设也。

古者两军为敌，二国争雄，自相称述，言无所隐。何者？国之得丧，如日月之蚀焉，非由饰辞矫说所能掩蔽也。逮于近古则不然。曹公叹蜀主之英略，曰“刘备吾侑”；周帝美齐宣之强盛，云“高欢不死”。或移都以避其锋，所断冰以防其流。及其申诰誓，降移檄，便称其智昏菽麦，识昧玄黄，列宅建都若鷓之巢苇，临戎贾勇犹螳螂之拒辙。此所谓厚颜也。

古者国有盖诏命，皆人主所为，故汉光武时，第五伦为督铸钱掾，见语书而欢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凡有诏敕，皆责成群下，但使朝多文士，国富辞人，肆其笔端，何事不录。是以每发玺诰，下纶言，申恻隐之渥恩，叙忧勤之至意。其君虽有反道败德，唯顽与暴。观其政令，则辛、癸不如；读其诏诰，则勋、华再出。此所谓假手也。

盖天子无戏言，苟言之有失，则取尤天下。故汉光武谓庞萌“可以托六尺之孤”，及闻其叛也，乃谢百官曰：诸君得无笑朕乎？是知褒贬之言，哲王所慎。至于近古则不然。凡百具寮，王公卿士，始有褒崇，则谓其璋特达，善无可加；旋有贬黜，则比诸斗筲下才，罪不容责。夫同为一士之行，同取一君之言，愚智生于倏忽，是非变于俄顷，帝心不一，皇鉴无恒。此所谓自戾也。

夫国有否泰，世有污隆，作者形言，本无定准。故观猗与之颂，而验有殷方兴；睹《鱼藻》之刺，而知宗周将殒。至于近代则不然。夫谈主上之圣明，则君尽三、五；述宰相之英伟，则人皆二八。国止方隅，而言并吞六合；福不盈，而称感致百灵。虽人事屡改，而文理无易，故善之无恶，其说不殊，欲令观者，畴为准的？此所谓一概也。

于是考兹五失，以寻文义，虽事皆形似，而言必凭虚。夫镂冰为璧，不可得而用也；画地为饼，不可得而食也。是以行之于世，则上下相蒙；传之于后，则示一人不信。而世之作者，恒不之察，聚彼虚说，编而次之，创自起居，成于国史，连章疏录，一字无废，非复史书，更成文集。

若乃历选众作，求其秽累，王沈、鱼豢，是其甚焉；裴子野、何之元，抑其次也。陈寿、干宝，颇从简约，犹时载浮讹，罔尽机要。唯王劭撰《齐》、《隋》二史，其所取也，文皆诣实，理多可信，至于悠悠饰词，皆不之取。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，捐华摭实之义也。

盖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况举世文章，岂无其选，但苦作者书之不读耳。至如诗有韦孟《讽谏》，赋有赵壹《嫉邪》，篇则贾谊《过秦》，论则班彪《王命》，张华述箴于女史，张载题铭于剑阁，诸葛表主以出师，王昶书字以诫子，刘向、谷永之上疏，错、晁李固之对策，荀伯子之弹文，山巨源之启事，此

皆言成轨则，为世龟镜。求诸历代，往往而有。苟书之竹帛，持以不刊，则其文可与三代同风，其事可与《五经》齐列。古犹今也，何远近之有哉？

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别是非，申黜陟，而贼臣逆子惧。凡今之为史而载文也，苟能拨浮华，采贞实，亦可使夫雕虫小技者，闻义而知徒矣。此乃禁淫之堤防，持雅之管辖，凡为载削者，可不务乎？

绮谷郑卫王《训故》：汉宣帝曰：“辞赋，大者与古诗同义，小者辨丽可喜。辟如女工有绮谷，音乐有郑、卫。”

两都《后汉班固传》：建初中，京师修宫室，而关中耆老犹望西顾。固感前世文辞讽劝，乃上《两都赋》，盛称洛邑制度，以折西宾之论。

广成《后汉马融传》：融字季长。邓太后临朝，世士以为文德可兴，武功宜废。马融以为文、武之道，圣贤不坠，五材之用，无或可废，上《广成颂》以讽谏。《注》：广成，苑名。

刘备吾侑《魏武纪注》：《山阳公载记》曰：曹公船舰为备所烧，引军从华容道步归，死者甚众。既而出，谓诸将曰：“刘备吾侑也。但得计少晚，向使早放火，吾徒无类矣。”

高欢不死《北齐文宣纪》：周文帝率众出陕城，分骑北渡至建州。帝亲戎出次。周文帝闻帝军容严盛，叹曰：“高欢不死矣。”遂退师。

移都《蜀志关羽传》：羽攻曹仁于樊，威震华夏，曹公议徙都许，以避其锐。

斫冰《北史齐文宣纪》：周人常惧齐兵西渡，恒以冬月中河椎冰。

智昏菽麦曹魏檄吴文：孙权小子，未辨椒麦。按：语本《左氏》，谓晋悼公兄。刘则借曹之谄吴以例谄蜀也。再按：“识昧玄黄”，定是宇文诮高语，未其文，俟补。

古诏命厚斋《纪闻》：汉诏令，人主自亲其文，光武诏曰：“司徒，尧也。赤眉，桀也。”明帝诏曰：“方今上无天子，下无方伯。”岂代言者所为哉？按：此可证不假手之说。

第五伦读诏《后汉书》：伦字伯鱼，为督铸钱掾，领安市，每读诏书，常叹息曰：“此圣主也，一见决矣。”

庞萌《后汉刘永传》：庞萌为人逊顺，甚见信爱，帝尝称曰：“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寄百里之命者，庞萌是也。”拜平狄将军。击董宪而萌反，帝闻之，大怒。与诸将书曰：“吾尝以庞萌社稷之臣，将军得无笑其言乎？”

猗与之颂《商颂》首篇。《那》小序：《那》，祀成汤也。

鱼藻之刺小序：《鱼藻》，刺幽王也。言万物失其性，王居镐京，将不能以自乐，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。

起居荀悦《申鉴》：先帝故事，有起居注，动静之节必书焉。《书录解题》：起居注，自汉明德马皇后始，汉、魏以来因之。《唐艺文志》：凡实录、语令等，并入起居注类。《西京杂记》：葛洪家有《汉武禁中起居注》一卷。

讽谏嫉邪韦孟《讽谏诗》，见《载言》篇。《后汉文苑传》：赵壹字元叔，作《刺世疾邪赋》，上计到京师，司徒袁逢受计，执其手，延置上坐，谓坐中曰：“此人汉阳赵元叔也，”“吾请为诸君分坐。”

过秦王命贾谊《过秦论》，见《载言》篇。《汉书叙传》：彪遭王莽败，光武即位于冀州。时隗嚣掳陇，辑英俊。嚣曰：往者周亡，战国并争，天下分裂，抑者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？彪愍狂狡之不息，乃著《王命论》以救时难。

张华箴女史《晋书》，华惧后族之盛，作《女史箴》以讽。按：今《晋书》本传不载。《文选》注引曹嘉之《晋纪》为征，盖曹《纪》载之也。

张载铭剑阁《文选》善《注》；臧荣绪《晋书》曰：“张载父收，为蜀郡太守，载随父入蜀，作《剑阁铭》。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，乃表上其文。世祖遣使镌石记焉。”按：载字孟阳，铭见《晋书》本传。

诸葛表按：《蜀志》：建兴五年，亮率诸军北驻汉中，临发上疏，即此表也。又六年裴《注》：《汉晋春秋》曰：亮闻魏兵东下，关中虚弱，十一月上言云云，于是有散关之役。此表《亮集》所无，出张俨《默记》。

王昶诫《魏志》：王昶字文舒，为兄子及子作名字，皆依谦实。兄子默，字处静，沈字处道；其子浑，字玄冲，深字道冲。遂书戒之曰：欲使汝曹遵儒者之教，履道家之言，顾名思义，不敢违越也。谚曰：“救寒莫如重裘，止谤莫如自修。”斯言信矣。

刘谷晁李刘向、谷永、晁错，并见《二体》篇。《后汉李固传》：固字子坚。阳嘉二年，有地动、山崩、火灾之异，公卿举固对策。诏又特问当世之敝，为政所宜。固对云云。

荀伯子弹文《宋书》：伯子官御史中丞，莅职勤恪，有匪躬之称。立朝正色，外内惮之。凡所奏劾，莫不深相诃毁，或延及祖祢，示其切直。

山巨源启事《晋书》：山涛字巨源。武帝受禅，为吏部尚书，前后选举，并得其才。所奏甄拔人物，各为题目，时称《山公启事》。

雕虫《法言吾子》：或问：吾子好赋？曰：“童子雕虫篆刻。”俄而曰：“壮夫不为也。”

●补注第十七

昔《诗》、《书》既成，而毛、孔立传。传之时义，以训诂为主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传，配经而行也。降及中古，始名传曰注。盖传者转也，转授于无穷

；注者流也，流通而靡绝。进此二名，其归一揆。如韩、戴、服、郑，钻仰《六经》，裴、李、应、晋，训解《三史》，开导后学，发明先义，古今传授，是曰儒宗。

既而史传小书，人物杂记，若挚虞之《三辅决录》，陈寿之《季汉辅臣》，周处之《阳羨风土》，常璩之《华阳》士女，文言美辞列于章句，委曲叙事存于细书。此之注释，异夫儒士者矣。

次有好事之子，思广异闻，而才短力微，不能自达，庶凭骥尾，千里绝群，遂乃掇众史之异辞，补前书之所阙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，陆澄、刘昭《两汉书》，刘彤《晋纪》，刘孝标《世说》之类是也。

亦有躬为史臣，手自刊补，虽志存该博，而才阙伦叙，除烦则意有所吝，毕载则言有所妨，遂乃定彼榛，列为子注。若萧大园《淮海乱离志》，羊之《洛阳伽蓝记》，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，王劭《齐志》之类是也。

榷其得失，求其利害，少期集注《国志》，以广承祚所遗，而喜聚异同，不加刊定，恣其击难，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，自此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陆澄所注班史，多引司马迁之书，若此缺一言，彼增半句，皆采摘成注，标为异说，有昏耳目，难为披览。窃惟范晔之删《后汉》也，简而且周，疏而不漏，盖云备矣。而刘昭采其所捐，以为补注，言尽非要，事皆不急。譬夫人有吐果之核，弃药之滓，而愚者乃重加捃拾，洁以登荐，持此为工，多见其无识也。孝标善于攻繆，博而且精，固以察及泉鱼，辨穷河豕。嗟乎！以峻之才识，足堪远大，而不能探赜彪、峤、网罗班、马，方复留情于委巷小说，锐思于流俗短书。可谓劳而无功，费而无当者矣。自兹已降，其失逾甚。若萧、羊之琐杂，王、宋之鄙碎，言殊拣金，事比鸡肋，异体同病，焉可胜言。大抵撰史加注者，或因人成事，或自我作故，记录无限，规检不存，难以成一家之格言，千载之楷则。凡诸作者，可不详之？

至若郑玄、王肃、述《五经》而各异，何休、马融，论《三传》而竞爽。欲加商榷，其流实繁。斯则义涉儒家，言非史氏，今并不书于此焉。

韩戴服郑《汉儒林传》：韩婴，燕人，推诗人之意，作《内》、《外传》数万言。又：《后苍曲台记》，授梁戴德延君、戴圣次君，德号大戴，圣号小戴，以博士论石渠。《后汉儒林传》：服虔字子慎，荥阳人。作《春秋左传解》，又以《左传》驳何休之所驳。《郑玄传》：玄字康成，高密人。所注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诗》、《仪礼》、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尚书大传》，又著《礼帝衿义》、《六艺论》、《毛诗谱》，凡百余万言。郑兴父子传：兴字少赣，开封人。少学《公羊》，尤明《左氏》、《周官》，自杜林，桓谭、卫宏之属，莫不斟酌焉。子众，字仲师，从父受《左氏春秋》，作《

难记条例》，兼通《易》、《诗》，为大司农，作《春秋删》十九篇。

裴李应晋裴《史记集解叙注》：《索隐》曰：字龙驹，宋兵曹参军。《正义》曰：采经史及众书之目而注《史记》。颜师古《汉书注叙例》：李斐，不详所出。李奇，南阳人。应劭，后汉太山太守。晋灼，河南人，晋尚书郎。

挚虞三辅挚虞注赵岐《三辅决录》，见《书志》篇。

陈寿季汉《蜀志杨戏传》：戏著《季汉辅臣赞》，其所颂述，今多载于《蜀书》。其赞而不作传者，余皆注疏本末于其辞下。

周处风土即《阳羨风土记》，见《书志》篇。

常璩华阳吕大防《华阳国志序》：晋常璩作《华阳国志》，自先汉至晋初，逾四百岁，士女可书者四百人。《晋书》：璩字道将，散骑常侍。按：周、常二书注，皆无考。

松之三国《宋书》：裴松之字世期，中书侍郎。上使注陈寿《三国志》。松之《表》：窃惟绩事以众色成文，蜜蜂以兼采为味，臣实顽乏，顾惭二物。按：世期，《史通》作少期。北平本云：避唐讳也。

陆澄见《书志》篇。《隋经籍志》：《汉书注》一卷，齐金紫光禄大夫陆澄撰。《困学纪闻》：其书不传。

刘昭刘彤《南史文学传》：刘昭字宣卿。临川王记室。初，昭伯父彤集众家《晋书》，注干宝《晋纪》为四十卷。至昭，集《后汉》同异以注范曄《后汉》，世称博悉，一百八十卷。

孝标世说《世说》见《尚书》家。《梁文学传》：刘峻字孝标。荆州户曹参军。高祖招文学之士，峻不能随众沈浮，故不任用。高氏《纬略》：孝标注此书，引援汉、魏诸史，如晋氏一代，凡一百六十七家，皆出于正史之外。

萧大圜《周书》：大圜字仁显，梁简文帝子。客长安，太祖开麟趾殿，招集学士，大圜预焉。

《隋志》：《淮海乱离志》四卷，萧世怡撰，叙侯景之乱。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并作萧大圜撰，世怡岂即其人欤？按：本传缺录其书，而志亦不言有注。

羊之见《书志》篇。按：《洛阳伽蓝记序》：余才非著述，多有遗漏，后之君子，详其阙焉。亦不言记内有注。

萍实《家语》：孔子曰：吾闻童谣曰：“楚王渡江得萍实，大如斗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甜如蜜。”

王萧见《尚书》家。

何休《后汉儒林传》：何休字邵公，任城人。精研《六经》，作《春秋公羊解诂》。

马融《后汉》本传：拜议郎，著《三传异同说》，注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三礼》、《尚书》。融为梁冀草奏李固，颇为正直所羞。

●因习第十八

盖闻三王各异礼，五帝不同乐，故传称因俗，《易》贵随时。况史书者，记事之言耳。夫事有贸迁，而言无变革，此所谓胶柱而调瑟，刻船以求剑也。

古者诸侯曰薨，卿大夫曰卒。故《左氏传》称楚邓曼曰：“王薨于行，国之福也。”又郑子产曰：文、襄之伯，君薨，大夫吊。即其证也。案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实用斯义。而诸国皆卒，鲁独称薨者，此略外别内之旨也。马迁《史记》西伯已下，与诸列国王侯，凡有薨者，同加卒称，此岂略外别内邪？何贬薨而书卒也？

盖著鲁史者，不谓其邦为鲁国；撰周书者，不呼其上曰周王。如《史记》者，事总古今，势无主客，故言及汉祖，多为汉王，斯亦未为累也。班氏既分裂《史记》，定名《汉书》，至于述高祖为公、王之时，皆不除沛、汉之字。凡有异方降款者，以归汉为文。肇自班《书》，首为此失；迄于仲豫，仍踵厥非。积习相传，曾无先觉者矣。

又《史记陈涉世家》，称其子孙至今血食。《汉书》复有《涉传》，乃具载迁文。案迁之言今，实孝武之世也；固之言今，当孝明之世也。事出百年，语同一理。即如是，岂陈氏苗裔祚流东京者乎？斯必不然。《汉书》又云：严君平既卒，蜀人至今称之。皇甫谧全录斯语，载于《高士传》。夫孟坚、士安，年代悬隔，至今之说，岂可同云？夫班之习焉，其非既如彼；谧之承固，其失又如此。迷而不悟，奚其甚乎！

何法盛《中兴书刘隗》《录》，称其议狱事具《刑法志》，依检志内，了无其说。既而臧氏《晋书》、梁朝《通史》，于大连之传，并有斯言，志亦无文，传仍虚述。此又不精之咎，同于玄晏也。

寻班、马之为一系列传，皆具编其人姓名，如行状尤相似者，则共归一称，若《刺客》、《日者》、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是也。范晔既移题目于传首，列姓名于卷中，而犹于列传之下，注为列女、高隐等目。苟姓名既书，题目又显，是则邓禹、寇恂之首，当署为公辅者矣；岑彭、吴汉之前，当标为将帅者矣。触类而长，实繁其徒，何止列女、孝子、高隐、独行而已。

魏书著书，标榜南国，桓、刘诸族，咸曰岛夷。是则自江而东，尽为卉服之地。至于《刘昶》、《沈文秀》等传，叙其爵里，则不异诸华。岂有君臣共国，父子同姓，阖闾、季札，便致土风之殊；孙策、虞翻，乃成夷夏之隔。求

诸往例，所未闻也。

当晋宅江、淮，实膺正朔，嫉彼群雄，称为僭盗。故阮氏《七录》，以田、范、裴、段诸记，刘、石、符、姚等书，别创一名，题为“伪史”。及隋氏受命，海内为家，国靡爱憎，人无彼我，而世有撰《隋书经籍志》者，其流别群书，还依阮《录》。案国之有伪，其来尚矣。如杜宇作帝，勾践称王，孙权建鼎峙之业，萧祭为附庸之主，而扬雄撰《蜀纪》，子贡《越绝》，虞裁《江表传》，蔡述《后梁史》。考斯众作，咸是伪书，自可类聚相从，合成一部，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？

夫王室将崩，霸图云构，必有忠臣义士，捐生殉节。若乃韦、耿谋诛曹武，钦、诞问罪马文，而魏、晋史臣书之曰贼，此乃迫于当世，难以直言。至如荀济、元瑾兰摧于孝靖之末，王谦、尉迥玉折于宇文之季，而李刊齐史，颜述隋篇，时无逼畏，事须矫枉，而皆仍旧不改，谓数君为叛逆。书事如此，褒贬何施？

昔汉代有修奏记于其府者，遂盗葛龚所作而进之，既具录他文，不知改易名姓，时人谓之曰：“作奏虽工，宜去葛龚。”及邯郸氏撰《笑林》，载之以为口实。嗟乎！历观自古，此类尤多，其有宜去而不去者，岂直葛龚而已！何事于斯，独致解颐之诮也。凡为史者，苟能议事详审，措辞精密，举一隅以三隅反，告诸往而知诸来，斯庶几可以无大过矣。

胶柱刻船《史记廉蔺传》：赵王以赵括代廉颇，蔺相如曰：“王以名使括，若柱而鼓瑟耳。”按：调瑟又用《淮南子》语。《吕览察今》篇：楚人涉江，剑坠水，遽契其舟，曰：吾剑所从坠也。《广韵》：契、楔通，刻也。

曰薨曰卒《公羊》隐三：天子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。

刘隗《晋书》：刘隗字大连。避乱渡江，元帝以为从事中郎。迁丞相司直，委以刑宪。按：今《晋书》议狱事，收入本传，窜去“具刑法志”一语，不袭臧《书》、《通史》之误矣。

刘昶沈文秀《魏书刘昶传》：昶字休道，义隆第九子也。又《沈文秀传》：文秀字仲远，吴兴武康人。按：义隆者，宋文帝之讳也。文秀则世为宋臣，《宋书》亦有传。二人皆出奔仕魏者，《魏书》岛夷其君父，而邑里其子臣，是使父子君臣异籍也。

阖闾季札按：《史记》吴大伯十九世至寿梦，寿梦四子，长诸樊，季季札。诸樊子光，是为阖闾，于季札为子行也。

孙策虞翻按：《吴志》孙策字伯符，汉讨逆将军。弟权称尊号，追谥策长沙桓王。虞翻为孙策功曹。

田范裴段《隋经籍》霸史志：《赵书》十卷，一曰《二石集》，伪燕太传

田融撰。《燕书》二十卷，伪燕尚书范亨撰。《秦记》十一卷，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。《凉记》十卷，伪凉著作郎段龟龙撰。

刘石苻姚前超起刘渊，后赵起石勒，前秦起苻洪，后秦起姚弋仲。按：田、范、句错举十六国书，刘、石句错举十六国姓，总统之词也。并详《外篇正史》。又按：“苻”旧作“符”，有参证语，亦具《正史》篇。

杜宇《华阳国志》：有王曰杜宇，教民务时。朱提有梁氏女利，字纳以为妃。自号曰望帝，更名蒲卑。

蜀记越绝《隋经籍志》：《蜀王本记》一卷，扬雄撰。《越绝书》十六卷，子贡撰。《越绝本事》：绝谓句践时也，贵其内能自约，外能绝人也。吴、越贤者所作。按：书内有春申、秦皇、汉祖诸人，又有毗陵、无锡、盐官、太末、丹阳、豫章诸地，皆后世名，其非子贡撰可知。

江表后梁《晋书》：虞溥字允源。鄱阳内史，撰《江表传》。《唐书》：蔡允恭仕隋，为起居舍人，著《后梁春秋》十卷。后梁，萧也。见《世家》篇。

韦耿《后汉献帝纪》：建安二十三年，少府耿纪、丞相司直韦晃，起兵诛曹操，不克，夷三族。《魏志武纪》：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、司直韦晃等反，攻许，烧丞相长史王必营，必与严匡讨暂之。

钦诞《魏志毋丘俭传》：扬州刺史前将军文钦与俭矫太后诏，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，举兵反。大将军统兵讨破之。钦亡入吴，吴以钦为镇北将军。又《诸葛诞传》：诞字公休，景王东征，使诞督军向寿春。钦之破也，诞累见夷灭，惧不自安，遂反。吴人与文钦来应。大将军司马文王讨之。钦与诞有隙，诞杀钦。大将军乃自临围，挚斩诞。诞麾下不降，皆曰：“为诸葛公死不恨。”

荀济元瑾延寿《齐文襄纪》：尚书祠部郎中元瑾与梁降人荀济及淮南王宣洪等谋害文襄，事发，伏诛。又《荀济传》：济字子通，及见执，杨谓曰：“迟暮何为然？”济曰：“叱叱气耳。”

王谦尉迟师古《隋高祖纪》：相州总管尉迟迥，自以重臣宿将，志不能平，遂举兵东夏。高祖命韦孝宽讨。破迥，传首阙下。初，迥之乱也，上柱国王谦为益州总管，见幼主在位，政由高祖，遂起巴蜀之众，以匡复为辞，进屯剑阁，陷始州。命梁睿讨平之。按：《周书》王谦字敕万。尉迟迥字薄居罗。又按：师古叙谦、迥事，在本传殊得体。但于他臣，如《高颖》、《王述》、《李德林》、《梁士彦》等传，每及此二人，皆书贼书逆，曰“王谦作乱”，曰“尉迟迥反”，不一而足，宜《史通》摘之。

葛龚《后汉文苑传》：葛龚字元甫，以善文记知名。按：篇末所引，具章怀《注》中。

笑林《隋经籍志》：《笑林》三卷，后汉给事中邯鄲淳撰。

●邑里第十九

昔《五经》、诸子，广书人物，虽氏族可验，而邑里难详。逮太史公始革兹体，凡有列传，先述本居。至于国有驰张，乡有并省，随时而载，用明审实。案夏侯孝若撰《东方朔赞》云：“朔字曼倩，平原厌次人。魏建安中，分厌次为乐陵郡，故又为郡人焉。”夫以身没之后，地名改易，犹复追书其事，以示后来。则知身生之前，故宜详录者矣。”

异哉！晋氏之有天下也。自洛阳荡覆，衣冠南渡，江左侨立州县，不存桑梓。由是斗牛之野，郡有青、徐；吴、越之乡，州编冀、豫。欲使南北不乱，淄、澠可分，得乎？系虚名于本土者，虽百代无易。既而天长地久，文轨大同。州郡则废置无恒，名目则古今各异。而用者为人立传，每云某所人也，其地皆取旧号，施之于今。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！

且人无定质，因地而化。故生于荆者，言皆成楚；居于晋者，齿便从黄。涉魏而东，已经七叶；历江而北，非唯一世。而犹以本国为是，此乡为非。是则孔父里于昌平，阴氏家于新野，而系纂微子，源承管仲，乃为齐、宋之人，非关鲁、邓之士。求诸自古，其义无闻。

且自世重高门，人轻寒族，竞以姓望所出，邑里相矜。若仲远之寻郑玄，先云汝南应劭；文举之对曹操，自谓鲁国孔融是也。爰及近古，其言多伪。至于碑颂所勒，茅土定名，虚引他邦，冒为己邑。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，言杜则系之京邑，姓卯金者咸曰彭城，氏禾女者皆云钜鹿。此乃寻流俗之常谈，忘著书之旧体矣。

又近世有班秩不著者，始以州壤自标，若楚国龚遂、渔阳赵壹是也。至于名位既隆，则不从此列，若萧何、邓禹、贾谊、董仲舒是也。观《周》、《隋》二史，每述王、庚诸事，高、杨数公，必云琅琊王褒，新野庾信，弘农杨素，渤海高，以此成言，岂曰省文，从而可知也。

凡此诸失，皆由积习相传，寢以成俗，迷而不返。盖语曰：“难与虑始，可与乐成。”夫以千载遵行，持为故事，而一朝纠正，必惊愚俗。此庄生所谓“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”，斯言已得之矣。庶知音君子，详其得失者焉。

江左侨立《晋地里志》：晋都河南，仍魏名为司州。元帝渡江，侨置于徐，非本所也。后于寻阳侨立弘农郡，于武陵侨立河东郡。兖州则侨置于京口，后改广陵为南兖州，又侨置青州，又分立陈留郡、山阳郡。雍州则侨立于襄阳，又于襄阳分立京兆、扶风、河南、广平等郡。至志徐、荆、扬三州，则凡幽、冀、青、并、雍、凉、兖、豫诸州邑名，错寄其中，多不胜录。

居晋齿黄嵇康《养生论》：处头而黑，麝食柏而香，颈处险而癭，齿居晋

而黄。推此而言，凡所食之气，蒸性染身，莫不相应。按《文选》善《注》、麝、颈，并有义证，而齿黄独无，盖当时已莫详矣。《史通》直用康语也。

昌平《史记》世家：孔子生鲁昌平陬邑，其先宋人也，曰孔防叔。《索隐》：《家语》曰：宋微子之后。宋襄公至孔父嘉，五世亲尽，别为公族，姓孔氏。至防叔，畏华氏之逼而奔鲁，故孔氏为鲁人。

阴氏《通鉴光武纪》：帝在宛，纳新野阴氏之女丽华。胡三省《注》：《风俗通》云：“管修自齐适楚，为阴大夫，其后氏焉。”《氏族大全》：修，管仲七世孙也。《后汉阴识传》：秦、汉之际，始家新野。《汉地里志》：新野邓，属南阳郡。

应劭孔融《后汉郑玄传》：袁绍要玄，大会。时汝南应劭亦归于绍，因自赞曰：“故太山太守应仲远，北面称弟子，何如？”《杨彪传》：曹操奏收彪，孔融往见操，曰：杨公四世清德，公今横杀，孔融鲁国男子，便当拂衣而去。融本传：融字文举。

龚遂赵壹《汉书》：龚遂字少卿，山阳南平阳人也。《后汉书》：赵壹字元叔，汉阳西县人也。按：遂非楚国而曰楚国，壹非渔阳而曰渔阳，标所望也。

王颖高杨《后周书》：王褒字子渊，琅琊临沂人。庾信字子山，南阳新野人。《隋书》：高字昭玄，渤海人。杨素字处道，弘农华阴人。按：《史通》本节引萧、邓、贾、董，汉世称其人皆不举地望。而近时王、庾、高、杨，必以郡称，文滋烦重矣，故曰“岂曰省文”。

● 言语第二十

盖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远，则知饰词专对，古之所重也。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朴略，言语难晓，训释方通。是以寻理则事简而意深，考文则词艰而义释，若《尚书》载伊尹之训，皋陶之谟，《洛诰》、《康诰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泰誓》是也。周监二代，郁郁乎文。大夫、行人，尤重词命，语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，若《春秋》载吕相绝秦，子产献捷，臧孙谏君纳鼎。魏绛对戮杨干是也。战国虎争，驰说云涌，人持弄丸之辩，家挟飞钳之术，剧谈者以譎诳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为主，若《史记》载苏秦合从，张仪连横，范雎反间以相秦，鲁连解纷而全赵是也。

逮汉、魏已降，周、隋而往，世皆尚文，时无专对。运筹尽策，自具于章表；献可替否，总归于笔札。宰我、子贡之道不行，苏秦、张仪之业遂废矣。假有忠言切谏，《答戏》、《解嘲》，其可称者，若朱云折槛以抗愤，张纲埋轮而献直。秦宓之酬吴客，王融之答虏命，此之小辩，曾何足云。是以历选载

言，布诸方册，自汉已下，无足观焉。

寻夫战国已前，其言皆可讽咏，非但笔削所致，良由体质素美。何以核诸？至如讨“鹑贲”、“鹑”，童竖之谣也；“山木”、“辅车”，时俗之谚也；“幡腹弃甲”，城者之讴也；“原田是谋”，与人之诵也。斯皆刍词鄙句，犹能温润若此，况乎束带立朝之士，加以多闻博古之议者哉！则知时人出言，史官入记，虽有讨论润色，终不失其梗概者也。

夫《三传》之说，既不习于《尚书》；两汉之词，又多违于《战策》。足以验氓俗之递改，知岁时之不同。而后来作者，通无远识，记其当世口语，罕能从实而书，方复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是以好丘明者，则偏摸《左传》；爱子长者，则全学史公。用使周、秦言辞见于魏、晋之代，楚、汉应对行乎宋、齐之日。而伪修混沌，失彼天然，今古以之不纯，真伪由其相乱。故裴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，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。虽言似《春秋》而事殊乖越者矣。

然自咸、洛不守，龟鼎南迁，江左为礼乐之乡，金陵实图书之府，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，言喜风流，颠沛造次，不忘经籍。而史臣修饰，无所费功。

其于中国则不然。何者？于斯时也，先王桑梓，翦为蛮貊，被发左衽，充神州。其中辩若驹支，学如郗子，有时而遇，不可多得。而彦鸾修伪国诸史，收、弘撰《魏》、《周》二书，必讳彼夷音，变成华语，等杨由之听雀，如介葛之闻牛，斯亦可矣。而于其间，则有妄益文采，虚加风物，援引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宪章》、《史》、《汉》。遂使沮渠、乞伏，儒雅比于元封，拓跋、宇文，德音同于正始。华而失实，过莫大焉。

唯王、宋著书，叙元、高时事，抗词正笔，务存直道，方言世语，由此毕彰。而今之学者，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秽，语伤浅俗。夫本质如此，而推过史臣，犹鉴者见嫫姆多媿，而归罪于明镜也。

又世之议者，咸以北朝众作，《周史》为工。盖赏其记言之体，多同于古故也。夫以枉饰虚言，都捐实事，便号以良直，师其模楷，董狐、南史、举目可求，班固、华峤，比肩皆是者矣。

近有敦煌张太素、中山郎余令，并称述者，自负史才。郎著《孝德传》，张著《隋后略》。凡所撰今语，皆依仿旧辞。若选言可以效古而书，其难类者，则忽而不取，料其所弃，可胜纪哉？

盖江芊马商臣曰：“呼！役夫，宜君王废汝而立职。”汉王怒酈生曰：“竖儒，几败乃公事。”单固谓杨康曰：“老奴，汝死自其分。”乐广叹卫价曰：“谁家生得宁馨儿！”斯并当时侮之词，流俗鄙俚之说。必播以辱吻，传诸讽诵，而世人皆以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，而下之两句殊为鲁朴者，何哉？盖楚、汉世隔

，事已成古，魏、晋年近，言犹类今。已古者即谓其文，犹今者乃惊其质。夫天地长久，风俗无恒，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。而作者皆怯书今语，勇效昔言，不其惑乎！苟记言则约附《五经》，载语则依凭《三史》，是春秋之俗，战国之风，互两仪而并存，经千载其如一，奚以今来古往，质文之屡变者哉？

盖善为政者，不择人而理，故俗无精粗，咸被其化；工为史者，不选事而书，故言无美恶，尽传于后。若事皆不谬，言必近真，庶几可与古人同居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。

弄丸飞钳《文心论说》篇：《转丸》骋其功辞，《飞钳》伏其精术。尹知章《鬼谷序》：苏秦、张仪受《捭阖》之术，又受《转丸肢篋》三章。弄丸兼用《庄子》市南宜僚事。《鬼谷子》有《飞箝》篇。箝、钳通。

折槛《汉书》本传：朱云字游。成帝时，云上书求见，公卿在前，云曰：“臣愿赐尚方斩马剑，断佞臣一人，以厉其余。”上问：“谁也？”对曰：“安昌侯张禹。”上大怒。御史将云下，云攀殿槛，槛折。左将军辛庆忌免冠叩头争，上意解。后当治槛，上曰：“勿易，因而辑之，以旌直臣。”

埋轮《后汉张皓传》：子纲，字文纪，为御史。汉安元年，选遣八命徇行风俗。余人受命之部，纲独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，曰：“豺狼当路，安问狐狸！”遂奏大将军梁冀、河南尹不疑。书御，京师震悚。

秦宓酬吴客《蜀志》本传：秦宓字子敕。拜左中郎将、长水校尉。吴遣使张温来聘，往饯焉。温问曰：“君学乎？”宓曰：“五尺童子皆学，何必小人。”温复问曰：“天有头乎？”宓曰：“有之，在西。”《诗》曰：‘乃眷西顾。’温曰：“天有耳乎？”宓曰：“天处高而听卑，《诗》曰：‘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’”温曰：“天有足乎？”宓曰：“有。《诗》曰：‘天步艰难，之子不犹。’”温曰：“天有姓乎？”宓曰：“有。姓刘。”温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答曰：“天子姓刘。”温曰：“日出于东乎？”宓曰：“虽生于东，而没于西。”答问如响，应声而出，于是温大敬服。

王融答虏使《南齐》本传：王融字元长。上使兼主客，接虏使房景高、宋弁。弁见融年少，问王：“主客年几？”融曰：“五十之年，久逾其半。”后日，上以虏献马不称，使融问曰：“秦西冀北，实多骏骥。所献良马，乃弩骀不若。将旦旦信誓，有时而爽；驷驂之牧，遂不能嗣。宋弁曰：“当是不习土地。”融曰：“周穆马迹，过于天下。若骐骝之性，因地而迁，则造父之策，有时而蹶。”弁不能答。

鹑贲《左传》僖五：童谣曰：“丙之晨，龙尾伏辰。均服振振，取虢之旗。鹑之贲贲，天策。火中成军，虢公其奔。”

鹄《左》昭二十五：文、武之世，童谣有之曰：“之鹄之，公出辱之。鹄之羽，公在外野，往馈之马。鹄，公在乾侯，微褰与襦。鹄之巢，远哉遥遥，稠父丧劳，宋父以骄。鹄鹄，往歌来哭。”

山木《左》隐十一：周谚有之曰：“山有木，工则度之。宾有礼，主则择之。”

辅车《左》僖五：谚所谓辅车相依，唇亡齿寒者，其虞、虢之谓也。

幡腹《左》宣二：其目，幡其腹，弃甲而复。于思于思，弃甲复来。

原田《左》僖二十八：听舆人之诵曰：“原田每每，舍其旧而新是谋。”

混沌《庄子天地》篇：子贡南游于楚，过汉阴，见一丈人方将为凿畦，凿隧而入井，抱而出灌，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。子贡曰：有械于此，凿木为机，后重前轻，挈水若抽，其名为。为圃者作色而笑曰：“吾闻之，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，吾羞而不为也。子贡反于鲁，以告孔子。”孔子曰：“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。识其一不知其二，治其内不治其外。”按：浑、混通。

裴讥孙盛《魏武纪注》：孙盛《魏氏春秋》云：“答诸将曰：‘刘备人杰也，将生忧寡人。’臣松之以为制书，多用《左氏》以易旧文，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？且魏武方以天下励志，而用夫差分死之言，尤非其类。”

中国《谈苑》：雍熙中校《九经》，杜镐述贞观敕云：经籍讹舛，由五胡之乱，学士多南迁，中国经术浸微。按：唐初语称中原为中国，此一证也。然其称起汉、魏间。《世说识鉴》：裴潜谓刘备，使居中国，能乱人。又《容止注》：明帝得吴降人，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。皆是也。

杨由听雀《后汉方术传》：杨由，成都人，为郡文学掾。时有大雀集于库楼上，太守廉范以问由。由对曰：“此占郡内当有小兵。”按：郭《评》云：杨由占雀，非听雀也。听雀是益部杨宜事。愚以为太泥。凡禽占之术，未有不以鸣声为占者。范史书“集”，不书“鸣”，省文耳。“听”字无害。

介葛闻牛《左》僖二十九：介葛卢来朝，闻牛鸣，曰：“是生三牺，皆用之矣。其音云。”问之而信。

张太素《唐书张公瑾传》：子太素，龙朔中，东台舍人，兼修国史，著书百余篇。《通志略》：太素著《北齐书》二十卷、《隋书》三十二卷、《隋后略》十卷、《敦煌张氏家传》二十卷。又见《史官建置》篇。

郎余令《唐儒学传》：郎余令授霍王元轨府参军事，从父知年亦为王友。元轨每曰：郎家二贤皆入府，不意培而松柏为林。余令以梁元帝有《孝德传》，更撰《后传》数十篇。改著作佐郎。

单固杨康《魏志王凌傅注》：《魏略》曰：山阳单固字恭夏，有器实。州

刺史令狐愚辟为别驾，与从事杨康并为腹心。后愚与王凌通谋，康、固皆知其计。康至洛阳，露其事。太傅东取凌。固见太傅，问曰：“卿知其事邪？令狐及乎？”固故云无有。康与固对相诘，乃骂康曰：“老庸，既负使君，又灭我族，顾汝当活耶！”初，杨康自以白其事，冀得封拜，后亦并斩。临刑，固又骂康曰：“老奴，汝死自分耳，”“何面目行地下也！”

乐广卫《晋书乐广传》：广字彦辅，与王衍俱宅心事外，天下言风流者，王、乐称首焉。《卫传》：字叔宝，风神秀异，妻父即乐广也。时谓妇公冰清，女婿玉润。按：二传俱无“宁馨儿”语，其语今见《王衍传》。衍总角选山涛，涛嗟叹，目而送之，曰：“何物老姨姬，生宁馨儿。”《史通》似误。《通雅》：宁馨，呼语词，今读能亨，亦云那向。

●浮词第二十一

夫人枢机之发，不穷，必有徐音足句，为其始末。是以伊、惟、夫、盖，发语之端也；焉、哉、矣、兮，断司之助也。去之则言语不足，加之则章句获全。而史之叙事，亦有时类此。故将述晋灵公厚敛雕墙，则且以不君为称；欲云句马安四至九卿，而先以巧宦标目。所谓说事之端也。又书重耳伐原示信，而续以一战而霸，文之教也；载匈奴为偶人象郅都，今驰射莫能中，则云其见惮如此。所谓论事之助也。

昔尼父裁经，义在褒贬，明如日月，持用不刊。而史传所书，贵乎博录而已。至于本事之外，时寄抑扬，此乃得失稟于片言，是非由于一句，谈何容易，可不慎欤！但近代作者，溺于烦富，则有发言失中，加之不愜，遂令后之览者，难以取信。盖《史记》世家有云：赵鞅诸子，无恤最贤。夫贤者当以仁恕为先，礼让居本。至如伪会邻国，进计行戕，俾同气女兄，摩笄引决，此则诈而安忍，贪而无亲，鲸鲵是侑，犬豕不若，焉得谓之贤哉！又《汉书》云：萧何知韩信贤。案贤者处世，夷险若一，不隒于贫贱，不充拙于富贵。《易》《传》曰：知进退存亡者，其唯圣人乎！如淮阴初在仄微，堕业元行，后居荣贵，满盈速祸；躬为逆上，名隶恶徒。周身之防靡闻，知足之情安在？美其善将，呼为才略则可矣，必以贤为目，不其谬乎？又云：严延年精悍敏捷，虽子贡、冉有通于政事，不能绝也。夫以编名《酷吏》，列号“屠伯”，而辄比孔门达者，岂其伦哉！且以春秋至汉，多历年所，必言貌取人，耳目不接，又焉知其才术相类，锱铢无爽，而云不能绝乎？

盖古之记事也，或先经张本，或后传终言，分布虽疏，错综逾密。今之记事也则不然。或隔卷异篇，遽相矛盾；或连行接句，顿成乖角。是以《齐史》之论魏收，良直邪曲，三说各异；《周书》之评太祖，宽仁好杀，二理不同。非惟言无准的，固亦事成首鼠者矣。夫人有一言，而史辞再三，良以好发芻音

，不求说理，而言之反覆，观者惑焉。

亦有开国承家，美恶昭露，皎如星汉，非靡沮所移，而轻事尘点，曲加粉饰。求诸近史，此类尤多。如《魏书》称登国以鸟名官，则云“好尚淳朴，远师少”；述道武结婚蕃落，则曰“招携荒服，追慕汉高”。自余所说，多类于此。案魏氏始兴边朔，少识典、坟；作俚蛮夷，抑惟秦、晋。而鸟官创置，岂关郗子之言？髦头而偶，奚假奉春之策？奢言无限，何其厚颜！又《周史》称元行恭因齐灭得回，庾信赠其诗曰：“虢亡垂棘反，齐平宝鼎归。”陈周弘正来聘，在馆赠韦诗曰：“德星犹未动，直车讵肯来？”其为信、弘正所重如此。夫文以害意，自古而然，拟非其伦，由来尚矣。必以庾、周所作，皆为实录，则其所褒贬，非止一人，咸宜取其指归，何止采其四句而已？若乃题目不定，首尾相违，则百药、德是也；心挟爱憎，词多出没，则魏收、牛弘是也。斯皆鉴裁非远，智识不周，而轻弄笔端，肆情高下。故弥缝虽洽，而厥迹更彰，取惑无知，见嗤有识。

夫词寡者出一言而已周，才芜者资数句而方浹。案《左传》称绛父论甲子，隐言于赵孟；班《书》述楚老哭龚生，莫识其名氏。苟举斯一事，则触类可知。至嵇康、皇甫谧撰《高士记》，各为二叟立传，全采左、班之录，而其传论云：“二叟隐德容身，不求名利，避远乱害，安于贱役。”夫探揣古意，而广足新言，此犹子建之咏三良，延年之歌秋妇。至于临穴泪下，闺中长叹，虽语多本传，而事无异说。盖鳧脰虽短，续之则悲；史文虽约，增之反累。加减前哲，岂容易哉！

昔夫子断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翦截浮词，撮其机要。故帝王之道，坦然明白。嗟乎！自去圣日远，史籍逾多，得失是非，孰能刊定？假有才堪厘革，而人以人废言，此绕朝所谓“忽谓秦无人，吾谋适不用”者也。

伊惟焉哉按：“此四句化用《雕龙章句》篇文。其原文云：“夫、惟、盖、故，发端之首唱”；“乎、哉、矣、也，送末之常科。”

巧宦《史记汲黯传》：黯姑姊子司马安，少与黯为太子洗马。安文深巧，善宦，官四至九卿。按：传文“深巧”截句，“善宦”二字另读。而潘岳《闲居赋序》破句作“巧宦”之目，后遂习用之。

摩笄《史记》：赵简子尽召诸子与语，无恤最贤，乃以为太子，是为襄子。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。简子葬，未除服，北登夏屋，请代王。使厨人操铜以食代王，行斟，阴令宰人雉以击杀代王，遂兴兵平代地。其姊闻之，泣而呼天，摩笄自杀。代人怜之，名死地为摩笄之山。

知韩信贤项羽封沛公蜀汉。《魏叔子集熊养及字说》曰：汉高不肯之国。萧何曰：“臣愿大王王汉中，养其民以致贤人。”张良自韩来，韩信、陈平自楚

往。故曰：“养民以致贤。”按：语见《汉书萧何传》。而良遇在先，平至在后。魏冰叔浑统言之。汉中所致，固止一信。但萧何致贤之语，却是泛词。《史通》指实韩信，殊属牵合，非止拓义之滞也。

陨充拙此《礼记儒行》之文。郑《注》：陨，困迫失志之貌。充拙，欢喜失节之貌。

屠伯严延年本传：巧为狱文，奏可论死，奄忽如神，流血数里，河南号为“屠伯。”

首鼠《史记灌夫传》：武安侯召御史大夫载，怒曰：“与长孺共一老秃翁，何为首鼠两端？”

登国名官师少《魏书官氏志》：天赐元年，欲法古纯质，每于制定官号，皆拟远古云鸟之义。诸曹走使谓之鳧鸭，取飞之迅疾；以伺察为候官，谓之白鹭，取其延颈远望。自余诸官，义皆类此。按：登国，道武初元，举以概后也。少事，见《书志》篇。

道武结婚慕汉高《魏书崔玄伯传》：太祖曾引玄伯讲《汉书》，至娄敬说汉祖以鲁元公主妻匈奴，善之，嗟叹者良久。是以诸公主皆厘降于宾附之国。

髦头《晋天文志》：昴七星，天之耳目也。又为髦头，胡星也。《魏天象志》：皇始元年六月，有星彗于髦头。是秋，太祖启冀方之地。

奉春之策《汉书刘敬传》：上曰：‘本言都秦地者娄敬，’娄’者乃’刘’也。“赐姓刘氏，拜为郎中，号奉春君。冒顿数苦北边，刘敬曰：“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，厚奉赂之，彼知汉女送厚，蛮夷必慕以为阏氏，生子必为太子，代单于。”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？”

元行恭得回《周书》：元伟字猷道。为使主，报聘于齐。是秋，高祖亲戎东讨，伟为齐所执。齐平，伟方见释。伟性好虚静，政事之暇，未尝弃书。初，自邳还也，庾信赠其诗云云。按“猷道”，《史通》作“行恭”，岂牛弘本然耶？

周弘正来聘《周书》：韦字敬远，志尚夷简，所居之宅，枕带林泉。明帝号之曰逍遥公。陈遣其尚书周弘正来聘，造，后请至宾馆，弘正赠诗云云。按：《世说》：陈太丘诣荀朗陵，元方将军。于时太史奏真人东行，弘正诗“真车”语用此也。

绛楚二老绛父即绛县老，见《二体》篇。《汉书两龚传》：两龚皆楚人也。胜字君宾，舍字君倩，世谓之楚两龚。王莽既篡国，遣使者奉玺书，即拜。胜不复开口饮食，死。有老父来，哭甚哀，既而曰：“嗟乎！薰以香自烧，膏以明自销。”遂趋而出，莫知其谁。按：嵇康、皇甫谧作《二叟传》，皆采左、班语也。

咏三良《文选》：曹子建《三良诗》云，“揽涕登君墓，临穴仰天叹。”

歌秋妇《宋书》：颜延之字延年，独酌郊野，当其得意，旁若无人。按：《秋胡诗》有“岁暮临空房”句，所谓闺叹也。秋胡事详后《品藻》篇。

鳧胫《庄子骈拇》篇：鳧胫虽短，续之则忧；鹤胫虽长，断之则悲。

●叙事第二十二

夫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。至若书功过，记善恶，文而不丽，质而非野，使人味其滋旨，怀其德音，三复忘疲，百遍无，自非作者曰圣，其孰能与于此乎？昔圣人之述作也，上自《尧典》，下终获麟，是为属词比事之言，疏通知远之旨。子夏曰：“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。”扬雄有云：“说事者莫辨乎《书》，说理者莫辨乎《春秋》。”然则意指深奥，诰训成义，微显阐幽，婉而成章，虽殊途异辙，亦各有差焉。谅以师范亿载，规模万古，为述者之冠冕，实后来之龟镜。既而马迁《史记》，班固《汉书》，继圣而作，抑其次也。故世之学者，皆先曰《五经》，次云《三史》，经史之目，于此分焉。

尝试言之曰：经犹日也，史犹星也。夫杲日流景，则列星寝耀；桑榆既夕，而辰象粲然。故《史》、《汉》之文，当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世也，则其言浅俗，涉乎委巷，垂翅不举，无闻。逮于战国已降，去圣弥远，然后能露其锋颖，倜傥不羁。故知人才有殊，相去若是，校其优劣，讵可同年？自汉已降，几将千载，作者相继，非复一家，求其善者，盖亦几矣。夫班、马执简，既《五经》之罪人；而《晋》、《宋》杀青，又《三史》之不若。譬夫王霸有别，粹驳相悬，才难不其甚乎！

然则人之著述，虽同自一手，其间则有善恶不均，精粗非类。若《史记》之《苏》、《张》、《蔡泽》等传，是其美者。至于《三》、《五本纪》，《日者》，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传》，固无所取焉。又《汉书》之帝纪，《陈》、《项》诸篇，是其最也。至于《三》、《五本纪》，《日者》、《太仓公》、《龟策传》，固无所取焉。又《汉书》之帝纪，《陈》、《项》诸篇，是其最也。至于《淮南王》、《司马相如》、《东方朔传》，又安足道哉！岂绘事以丹素成妍，帝京以山水为助。故言媿者其史亦拙，事美者其书亦工。必时乏异闻，世无奇事，英雄不作，贤俊不生，区区碌碌，抑惟恒理，而责史臣显其良直之体，申其微婉之才，盖亦难矣。故扬子有云：“虞、夏之书，浑浑尔；商书，灏灏尔；周书，噩噩尔；下周者，其书憔悴乎？”观丘明之记事也，当桓、文作霸，晋、楚更盟，则能饰彼词句，成其文雅。及王室大坏，事益纵横，则《春秋》美辞，几乎翳矣。观子长之叙事也，自周已往，言所不该，其文阔略，无复体统。洎秦、汉已下，条贯有伦，则焕炳可观，有足称者。至若荀悦《

汉纪》，其才尽于十帝；陈寿《魏书》，其美穷于三祖。触类而长，他皆若斯。

夫识宝者稀，知音盖寡。近有裴子野《宋略》，王劭《齐志》，此二家者，并长于叙事，无愧古人。而世人议者皆雷同，举裴而共诋王氏。夫江左事雅，裴笔所以专工；中原迹秽，王文由其屡鄙。且几原务饰虚辞，君懋志存实录，此美恶所以为异也。设使丘明重出，子长再生，记言于贺六浑之朝，书事于士尼干之代，将恐辍毫栖牍，无所施其德音。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，一概而论得失？

夫叙事之体，其流甚多，非复片言所能，今辄区分类聚，定为三篇，列之于下。

微显阐幽《左传》杜《序》：其微显阐幽，裁成义类者，皆据旧例而发义，指行事以正褒贬。按：《史通》本此，非用《易》文也。

浑浑灏灏噩噩扬子《问神》篇之文。

贺六浑《北齐神武纪》：姓高名欢，字贺六浑，渤海人也。世仕慕容氏，慕容败，归魏。

神武既累世北边，故习其俗，遂同鲜卑。

士尼干黄本作“士于尼”。其《补注》云：《北史》齐显祖讳洋，字子进。武明太后孕帝时，有赤光照室，及产，命之曰“侯尼于”，鲜卑言有相子也。“士于尼”宜作“侯尼于”。

缕《》本作《》，通作《罗》。左思《吴都赋》：嗟难得而缕。《晋书》傅咸疏：臣前所以不罗缕者，冀因结奏得从私愿也。《金壶字考》：次序也。

夫国史之美者，以叙事为工，而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为主。简之时义大矣哉！历观自古，作者权舆，《尚书》发踪，所载务于寡事，《春秋》变体，其言贵于省文。斯盖浇淳殊致盖，前后异迹。然则文约而事丰，此述作之尤美者也。始自两汉，迄乎三国，国史之文，日伤烦富。逮晋已降，流宕逾远。寻其冗句，摘其烦词，一行之间，必谬增数字；尺纸之内，恒虚费数行。未聚蚊成雷，群轻折轴，况于章句不节，言词莫限，载之兼两，曷足道哉？

盖叙事之体，其别有四：有直纪其才行者，有唯书其事迹者，有因言语而可知者，有假赞论而自见者。至如《古文尚书》称帝尧之德，标以“允恭克让”；《春秋左传》言子太叔之状，目以“美秀而文”。所称如此，更无他说，所谓直纪其才行者。又如《左氏》载申生为骊姬所谮，自谥而亡；班史称纪信为项籍所围，代君而死。此则不言其节操，而忠孝自彰，所谓唯书其事迹者。又如《尚书》称武王之罪纣也，其誓曰：“焚炙忠良，刳剔孕妇。”《左传》纪随会之论楚也，其词曰：“萃辂蓝缕，以启山林。”此则才行事迹，莫不阙如，而

言有关涉，事便显露，所谓因言语而可知者。又如《史记卫青传》后，太史公曰：苏建尝责大将军不荐贤待士。《汉书孝文纪》末，其赞曰：“吴王诈病不朝，赐以几杖。”此则传之与纪，并所不书，而史臣发言，别出其事，所谓假赞论而自见者。然则才行、事迹、言语、赞论，凡此四者，皆不相须。若兼而毕书，则其费尤广。但自古经史，通多此类。能获免者，盖十无一二。

又叙事之省，其流有二焉：一曰省句，二曰省字。如《左传》宋华耦来盟，称其先人得罪于宋，鲁人以为敏。夫以钝者称敏，则明贤达所嗤，此为省句也。《春秋经》曰：“陨石于宋五。”夫闻之陨，视之石，数之五。加以一字太详，减其一字太略，求诸折中，简要合理，此为省字也。其有反于是者，若《公羊》称郟克眇，季孙行父秃，孙良夫跛，齐使跛者逆跛者，秃者逆秃者，眇者逆眇者。盖宜除“跛者”已下句，但云“各以其类逆”必事加再述，则于文殊费，此为烦句也。《汉书张苍传》云：“年老，口中无齿”。盖于此一句之内去“年”及“口中”可矣。夫此六文成句，而三字妄加，此为烦字也。然则省句为易，省字为难，洞识此心，始可言史矣。苟句尽余剩，字皆重复，史之烦芜，职由于此。

盖饵巨鱼者，垂其千钓，而得之在于一筌；捕高鸟者，张其万置，而获之由于一目。夫叙事者，或虚益散辞，广加闲说，必取其所要，不过一言一句耳。苟能同夫猎者、渔者，既执而置钓必收，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而已，则庶几骈枝尽去，而尘垢都捐，华逝而实存，滓去而沈在矣。嗟乎！能损之又损，而玄之又玄，轮扁所不能语斤，伊挚所不能言鼎也。

权与輿《广韵》造衡自权始，造车自輿始。

成雷折轴《汉中山靖王传》：众煦漂山，聚会成雷。《注》：古“蚊”字。《国策》：张仪说魏，积羽沈舟，群轻折轴，众口铄金。

箠辂蓝楼《左》宣十二：栾武子曰：楚自克庸以来，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傲之，训之以萐路蓝缕，以启山林。按：是栾书语，非士会语也。二人皆称武子，所以误也。又：昭十二年，右尹子革语亦有箠路句。皆是言语，非书事迹。

卫青传《史记赞》：大将军不敢亲附士大夫，招贤者，侵人主之柄，奉法遵职而已。按：其文全出苏建口语，史公运之为赞，事举而传文省矣，故刘氏引之。

孝文纪《汉书赞》：孝文皇帝约身弛民，怀南越，和匈奴。又：吴王诈病而赐几杖，专务德化。按：尺此数事，本皆《史记》纪中正文，班氏取以为赞，又一运化省笔之法，故刘氏类引之。

鲁人以为敏《左》文十五：宋华耦来盟，公与之宴，辞曰：“君之先臣督

，得罪于宋殇公，名在诸侯之策。臣承其祀，其敢辱君。”鲁人以为敏。杜《注》无故扬其祖恶是不敏，鲁人以为敏，君子不与也。按：“鲁”字之训，刘云“《礼记》中亦有是注”，但大、小、戴《记》皆无是语，唯孔《疏》有其文，曰：“鲁人，鲁钝之人。”

眇秃跛《谷梁》成元：季孙行父秃，晋克眇，卫孙良夫跛，同时而聘于齐云云。《公羊》成二：客或跛或眇，于是使跛者逐跛者，眇者逐眇者。按：《史通》所引，是《谷》非《公》，传写误。

口中无齿《汉书张苍传》：免相后，口中无齿，食乳。按：句上无“年老”字。又按：本传全录《史记》。《史记》有“老”字，无“年”字，岂唐初写本《汉书》有此二字耶？

一筌一目鱼豢《典略》云：得鸟者，罗之一目也，然张一目之罗，终不得鸟矣。《史通》翻用其文，然失之迫隘，不若原文之善喻也。按：鱼豢之言，本《淮南说山训》。

轮扁《庄子天道》：斫轮，徐则甘而不固，疾则苦则不入，不疾不徐，得之于手，而应于心，口不能言。按：文兼使郢人运斤事，故曰不能语斤。

伊挚《史记殷本纪》：伊尹名阿衡。《索隐》：《孙子兵书》伊尹名挚。孔安国亦曰伊挚。《吕览本味》：伊尹说汤以至味，曰：“鼎中之变，精妙微纤，口弗能言，志弗能喻。”按：《轮扁》二句，本《文心神思》篇成语。

夫饰言者为文，编文者为句，句积而章立，章积而篇成。篇目既分，而一家之言备矣。古者行人出境，以词令为宗，大夫应对，以言文为主。况乎列以章句，刊之竹帛，安可不励精雕饰，传诸讽诵者哉？自圣贤述作，是曰经典，句皆韶、夏，言尽琳琅，秩秩德音，洋洋盈耳。譬夫游沧海者，徒惊其浩旷；登泰山者，但嗟其峻极。必摘以尤最，不知何者为先。然章句之言，有显有晦。显也者，繁词缚说，理尽于篇中；晦也者，省字约文，事溢于句外。然则晦之将显，优劣不同，较可知矣。夫能略小存大，举重明轻，一言而巨细咸该，片语而洪纤靡漏，此皆用晦之道也。

昔古文义，务却浮词。《虞书》云：“帝乃殂落，百姓如丧考妣。”《夏书》云：“启呱呱而泣，予不子。”《周书》称“前徒倒戈”，“血流漂杵”。《虞书》云：“四罪而天下咸服。”此皆文如阔略，而语实周赡。故览之者初疑其易，而为之者方觉其难，固非雕虫小技所能斥苦其说也。既而丘明受经，师范尼父。夫经以数字包义，而传以一句成言，虽繁约有殊，而隐晦无异。故其纲纪而言邦俗也，则有士会为政，晋国之盗奔秦；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其款曲而言人事也，则有犀革裹之，比及宋，手足皆见；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纊。斯皆言近而旨远，辞浅而义深，虽发语已殫，而含意未尽。使夫读者望表而知裹，扞

毛而辨骨，睹一事于句中，反三隅于字外。晦之时义，不亦大哉！洎班、马二史，虽多谢《五经》，必求其所长，亦时值斯语。至若高祖亡萧何，如失左右手，汉兵败绩，睢水为之不流；董生乘马，三年不知牝牡；翟公之门，可张雀罗，则其例也。

自兹已降，史道陵夷，作者芜音累句，云蒸泉涌。其为文也，大抵编字不只，捶句皆双，修短取均，奇偶相配。故应以一言蔽之者，辄足为二言；应以三句成文者，必分为四句。弥漫重沓，不知所裁。是以处道受责于少期，子升取讥于君懋，非不幸也。

盖作者言虽简略，理皆要害，故能疏而不遗，俭而无阙。譬如用奇兵者，持一当百，能全克敌之功也。若才乏俊颖，思多昏滞，费词既甚，叙事才周，亦犹售铁钱者，以两当一，方成贸迁之价也。然则《史》、《汉》已前，省要如彼；《国》、《晋》已降，烦碎如此。必定其妍媸，甄其善恶。夫读古史者，明其章句，皆可咏歌；观近史者，悦其绪言，直求事意而已。是则一贵一贱，不言可知，无假榘扬，而其理自见矣。

言文《左》襄二十五：仲尼曰：志有之：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不言，谁知其志？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慎辞哉！

斥苦《庄子》逸篇：缚讴所生，必于斥苦。司马彪《注》引缚讴歌，为力不齐，而迫切之。按：本文盖竭力求及之意。

晋盗奔秦《左》宣十六：晋侯请于王，以敝冕命士会将中军，且为太傅，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。

如归忘亡《左》闵二：僖之元年，齐桓公迁刑于夷仪。二年，封卫于楚丘。刑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

犀革挟纊《左》庄十二：宋万弑闵公于蒙泽，奔陈。宋人请万于陈以赂。陈人使妇人饮之酒，而以犀革裹之，比及宋，手足皆见。宋人醢之。又宣十二：楚子伐萧，申公巫臣曰：“师人多寒。”王巡三军，拊而勉之。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纊。按：本文于“则有”之下，一本云：“使妇人饮之酒，以犀革裹之，比及宋，手足皆见。援庙桷，动于薨。师人多寒，王拊而巡之，三军之士，皆如挟纊。”一本削去“援庙桷”六字，以“宋人醢之萧溃”六字填之。反覆参观，二本皆谬。何也？章言用晦，所引皆含蓄句法。此条神趣只在“手足见”、“如挟纊”两言，而多赘冗文，全乖晦体。谬一也。《史通》一书，纯用偶体，此条与“盗奔”、“邢迁”作配，而溢添“援桷”，则体不均；改缀“萧溃”，又义不属。谬二也。再按：“援桷”事见襄二十八。此六字似是“犀革”改本失删彼文，自余羨句，则缘后人夹注，传写混入，致兹乖谬耳。既僭刊之，仍列异本原文于右。难者曰：“三军挟纊”八字不太割截乎？”应之曰：“如归、忘亡”八字连缀上文否？”

不知牝牡王《训故》：《邹子》：董仲舒劝学，三年不窥园，乘马不知牝牡。按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止有“不窥园”一句。

可张雀罗《汉书汲郑传》：两人中废，宾客益落。先是，下翟公为廷尉，宾客亦填门，及废，门外可张爵罗。后复为廷尉，客欲往，翟公大署其门曰：“一死一生，乃知交情；一贫一富，乃知交态；一贵一贱，交情乃见。”

处道《晋书》：王沈字处道，典著作，与荀勖、阮藉共撰《魏书》，多为时讳，未若陈寿之实录也。按：本文句下原注，本引裴评王沈书语，或妄意裴是注《三国》者，遂改“处道”为“承祚”，并改注内“魏书”为“魏志”，而又脱去“有殊于众”两言，使“一类分三”句无著傍，头面全失矣。亟是正之，不悛多事云。

子升《魏书文苑传》：温子升字鹏举，永熙中散骑常侍。济阴王晖业尝云：江左文人有颜延之、谢灵运、沈约、任，我子升足以陵颜辄谢，吐沈含任。宋游道集其文笔为三十五卷。

昔文章既作，比兴由生，鸟兽以嫔贤愚，草木以方男女，诗人骚客，言之备矣。洎乎中代，其体稍殊，或拟人必以其伦，或述事多比于古。当汉氏之临天下也，君实称帝，理异殷、周；子乃封王，名非鲁、卫。而作者犹谓帝家为王室，公辅为王臣。盘石加建侯之言，带河申俾侯之誓。而史臣撰录，亦同彼文章，假托古词，翻易今语。润色之滥，萌于此矣。

降及近古，弥见其甚。至如诸子短书，杂家小说，论逆臣则呼为问鼎，称巨寇则目以长鲸。邦国初基，皆云草昧；帝王兆迹，必号龙飞。斯并理兼讽谕，言非指斥，异乎游、夏措词，南、董显书之义也。如魏收《代史》，吴均《齐录》，或牢笼一世，或苞举一家，自可申不刊之格言，弘至公之正说。而收称刘氏纳贡，则曰“来献百牢”；均叙元日临轩，必云“朝会万国”。夫以吴徵鲁赋，禹计涂山，持彼往事，用为今说，置于文章则可，施于简册则否矣。

亦有方以类聚，譬诸昔人。如王隐称诸葛亮挑战，冀获曹咎之利；崔鸿称慕容冲见幸，为有龙阳之姿。其事相符，言之说矣。而卢思道称邢邵丧子恸，自东门吴已来，未之有也；李百药称王琳雅得人心，虽李将军恂恂善诱，无以加也。斯则虚引古事，妄足庸音，苟矜其学，必辨而非当者矣。

昔《礼记·檀弓》，工言物始。夫自我作故，首创新仪，前史所刊，后来取证。是以汉初立，子长所书；鲁始为，丘明是记，河桥可作，元凯取验于毛《诗》；男子有笄，伯支远徵于《内则》。即其事也。案裴景仁《秦记》称苻坚方食，抚盘而诟，王劭《齐志》述洛干感恩，脱帽而谢。及彦鸾撰以新史，重规删其旧录，乃易“抚盘”以“推案”，变“脱帽”为“免冠”。夫近世通无案食，胡俗不施冠冕，直以事不类古，改从雅言，欲令学者何以考时俗之不同，察

古今之有异？

又自杂种称制，充神州，事异诸华，言多丑俗。至如翼犍，道武原讳；黑獭，周文本名。而伯起革以他语，德阙而不载。盖降、蒯，字之媿也；重耳、黑臀，名之鄙也。旧皆列以《三史》，传诸《五经》，未闻后进谈讲，别加刊定，况齐丘之犊，彰于载识；河边之狗，著于谣咏。明如日月，难为盖藏，此而不书，何以示后？亦有氏姓本复，灭省从单，或去“万纽”而留“于”，或止存“狄”而除“匡”。求诸自古，罕闻兹例。

昔夫子有云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故知史之为务，必藉于文。自《五经》已降，《三史》而往，以文叙事，可得言焉。而今之所作，有异于是。其立言也，或虚加练饰，轻事雕彩；或体兼赋颂，词类俳优。文非文，史非史，譬夫鸟孙造室，杂以汉仪，而刻鹄不成，反类于鹜者也。

刘氏献百牢《魏书》：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，輿驾南伐。刘义隆使献百牢，贡其方物。按：用《左传》哀七年会语。又见《杂说》中篇“佛入寇”注。

元日会万国按：《魏书》太宗神瑞二年春正月，赐附国大渠帅朝岁首者缯帛、金有差，而文乃言高齐事。考《齐书》无“元日会万国”明文，当是臣僚贺表中语。惜吴均《齐录》不可得见也。

诸葛挑战《魏志注》：《晋阳秋》曰：诸葛亮寇于，据渭水南。亮挑战，遗高祖巾帕，欲以激怒，冀获曹咎之利。《史记项羽纪》：项王谓大司马曹咎曰：“谨守成皋，汉欲挑战，慎勿与战。”汉果数挑楚军战，楚军不出，使人辱之。砺事马怒，渡兵汜水。半渡，汉击之，大破楚军。咎自刭。

慕容冲《晋书》载记：苻坚灭燕，慕容冲姊为清河公主，年十四，有殊色，坚纳之，宠冠后庭。冲年十二，亦有龙阳之姿，坚又幸之。姊弟专宠，长安歌之曰：“一雌复一雄，双飞入紫宫。”《战国魏策》：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，得为王拂枕席。

邢邵丧子《北齐书》：邢邵字子才，养孤子恕，慈爱特深。在兖州，有都信云恕疾，便忧之，颜色贬损。及卒，痛悼虽甚，不再哭。其高情达识，开遣滞累，东门吴以还，所未有也。《战国秦策》：梁人有东门吴者，其子死而不忧。其相室曰：公子，爱子也，死而不忧，何也？东门吴曰：“吾尝无子，无子之时不忧。”今与无子时同也，奚忧焉？

王琳得人心《北齐书》：王琳字子珩，镇寿阳，轻财爱士，得将卒之心。既及于难，当时田夫野老，知与不知，莫不为之歔流涕。观其诚信感物，虽李将军之恂恂善诱，殆无以加焉。李将军广事具《史记》。郭《评》：子才丧孤不恟，何异于吴？王琳会葬千人，李广不啻，岂为虚引故事？

汉初立《汉书高纪》：八年十一月，令士卒从军死者为，归其县，县给衣

衾棺葬具。《注》：应劭曰：“小棺也。”郭《评》：《史通》作《》。 ， 车轴也。又考《史记》无此事，当改云“汉初立，孟坚所书。”

鲁始为《左》襄四：邾、莒伐，臧纆救，败于狐。国人从丧者皆，鲁于是乎始。杜《注》： ， 麻发合结也。丧多不能备凶服。《檀弓》郑《注》：去而曰。黑韬。音计。按：《左传》合男女言，《檀弓》以为妇人吊也。

作河桥《晋杜预传》：预字元凯，杜陵人。预以孟津渡险，请建河桥于富平津。议者以为殷、周所都，历圣贤而不作者，必不可立故也。预曰：“造舟为梁”，则河桥之谓也。”及桥成，帝从百僚临会，举觞属预。

男子笄《魏书》：刘芳字伯文，彭城人。北徒，通直常侍。王萧之来奔也，宴于华林。肃语次曰：“古者妇人有笄，男子则无。《丧服》，男子冠而妇人笄。芳曰：“冠尊，故夺其笄称也，非男子无笄。《礼内则》称，子事父母，鸡初鸣，栉笄总。男子有笄明矣。肃以为然。时人号为刘石经。按：“伯文”，《北史》作“伯支”。

易盘以案按：裴之《秦记》，崔之十六国书，皆无考。《晋》载记：苻坚讨姚萇，萇军渴，有死者。俄而降雨，萇营三尺，营外寸余而已。萇军大振。坚方食，去案，怒曰：“天何故降泽贼营！”

变帽为冠《北齐万俟普传》：子洛，字受洛干，战有功，高祖亲扶上马。洛干免冠稽首曰：“愿出死力。”按：《北史》亦同，而劭《志》亦无考矣。

翼犍黑獭《魏书序纪》：昭成帝讳什翼犍。《周书》帝纪：文帝，宇文氏，讳泰，字黑獭。

字媿名鄙旧注：降，八凯中一人。蒯，卫庄公名。《刺客传》亦有赵人蒯聩。重耳，晋文公名。黑臀，晋成公名。成公之生也，其母梦神规其臀以黑，曰：“使有晋国三，而畀之孙。”故名曰黑臀。

姓复从单《通监释例》：魏之群臣出代北者，皆复姓。孝文迁洛，改为单姓。史患其烦，皆从复姓。今按：北朝绪史齐非尽致。其省改之文于《魏书官氏志》具列之。

去万纽留于《周书》唐瑾仕魏，为骠骑、开府，周文叹异之，赐姓万纽于氏。《华岳颂碑》结衔作“万纽于瑾”。《魏书官氏志》：勿忸于氏，后改为于氏。《通志氏族略》：“勿忸于”疑与“万纽于”同。愚按：“勿忸”无他据，而“万纽”有据，疑《魏志》讹也。又易“万”，《北史儒林》樊深赐姓亦然，则又传写者误也。

存狄除库旧作“存扶除厚”。按《官氏志》无“厚”字连“扶”之氏，但有乞扶氏改为扶氏，则似“除厚”应为“除乞”矣。然“乞”之与“厚”，声形俱别，不应讹转乃尔。再考本志，有库狄氏，后改为狄氏。“库”与“厚”，“狄”与“扶”，形俱

相近，或当是也。又北齐臣如庠狄洛、庠狄盛之属，多“广”头去点，尤与“厚”字头同。《广韵》：庠，始夜切，《姓苑》有之。

●品藻第二十三

尽闻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薰莠不同器，枭鸾不比翼。若乃商臣、冒顿，南蛮、北狄，万里之殊也；伊尹、霍光，殷年汉日，千载之隔也。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、冒，论忠顺则曰伊、霍者，何哉？盖厥迹相符，则虽隔越为偶，奚必差肩接武，方称连类者乎？

史氏自迁、固作传，始以品汇相从。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，或以人物寡鲜，求其具体必同，不可多得。是以韩非、老子，共在一篇，董卓、袁绍，无闻二录。岂非韩、老俱称述者，书有子名；袁、董并曰英雄，生当汉末。用此为断，粗得其伦。亦有厥类众夥，宜为流别，而不能定其同科，申其异品，用使兰艾相杂，朱紫不分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官之责也。

案班《书古今人表》，仰包亿载，旁贯百家，分之以三科，定之以九等。其言甚高，其义甚愜。及至篇中所列，奚不类于其叙哉！若孔门达者，颜称殆庶，至于他子，难为等衰。今乃先伯牛而后曾参，进仲弓而退冉有，求诸折中，厥理无闻。又楚王过邓，请杀之，邓侯不许，卒亡邓国。今定邓侯入下愚之上，夫宁人负我，为善获戾，持此致尤，将何劝善？如谓小不忍，乱大谋，失于用权，故加其罪。是则三甥见几而作，决在未萌，自当高立标格，置诸云汉，何得止与邓侯邻伍，列在其中庸下流而已哉？又其叙晋文之臣佐也，舟之侨为上，阳处父次之，士会为下。其述燕丹之宾客也，高渐离居首，荆轲亚之，秦舞阳居末。斯并是非瞽乱，善恶纷拿，或珍而贼，或策驽骀而舍骐骥。以兹为监，欲谁欺乎？

又江充、息夫躬馋谄惑上，使祸延储后，毒及忠良。论其奸凶，过于石显远矣。而固叙之，不列妄幸。杨王孙裸葬悖礼，狂狷之徒，考其一生，更无他事，而与朱云同列，冠之传首，不其秽欤？

若乃旁求别录，侧窥杂传，诸如此谬，其累实多。案刘向《列女传》载鲁之秋胡妻者，寻其始末，了无才行可称，直以怨怼厥夫，投川而死。轻生同于古冶，殉节异于曹娥，此乃凶险之顽人，强梁之悍妇，辄与贞烈为伍，有乖其实者焉。又嵇康《高士传》，其所载者广矣，而颜回、蘧瑗，独不见书。盖以二子虽乐道遗荣，安贫守志，而拘忌名教，未免流俗也。正如董仲舒、扬子云，亦钻赞仰四科，驰驱六籍，渐孔门之教义，服鲁国之儒风，与此何殊，而并可甄录。夫回、瑗可弃，而扬、董获升，可谓识二五而不知十者也。

爰及近代，史臣所书，求其乖失，亦往往而有。借如阳瓚效节边城，捐躯花敌，当有宋之代，抑刘、卜之徒欤？而沈氏竟不别加标榜，唯寄编于《索虏

》篇内。纪僧珍砥节砺行，终始无瑕，而萧氏乃与群小混书，都以恩幸为目。王文章不足，武艺居多，躬诣戚藩，首阶逆乱。撰隋史者如不能与梟感并列，即宜附出《杨谅传》中，辄与词人共编，吉士为伍。凡斯纂录，岂其类乎？

子曰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；以言取人，失之宰我。”光武则受误于庞萌，曹公则见欺于张邈。事列在方书，惟善与恶，昭然可见。不假许、郭之深鉴，裴、王之妙察，而作者存诸简牍，不能使善恶区分，故曰谁之过欤？史官之责也。夫能申藻镜，别流品，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，上智中庸等差有叙，则惩恶劝善，永肃将来，激浊扬清，郁为不朽者矣。

商冒商臣，楚成王太子。王后欲立少子职，商臣以宫甲围王，王缙，遂自立。见《左传》文元年。冒顿，匈奴头曼太子。头曼爱后阏氏子，欲立之。冒顿射杀头曼自立。事见《史记匈奴传》。按：此二逆连举，见宋明帝诏。

伊霍《汉书》：霍光字子孟，位大司马、大将军。昭帝崩，亡嗣。承皇太后诏，迎昌邑王贺。贺即位，行淫乱，光忧懣。田延年曰：“伊尹相殷，废太甲以安宗庙，后世称其忠。将军若能行此，亦汉之伊尹也。”光即白太后，诏归贺昌邑，立孝宣皇帝。《晋景纪》：伊尹放太甲以宁殷，霍光废昌邑以安汉。

三科九等《汉书古今人表叙》云：可与为善，不可与为恶，是谓上智；可与为恶，不可与为善，是谓下愚；可与为善，可与为恶，是谓中人。因兹以列九等之序。

晋之臣佐《左》僖二十七、八：晋文作三军，魏为戎右。围曹，魏举伤于胸，立舟之侨以为戎右。城濮之战，舟之侨先归，晋侯杀之以徇于国。又文五：晋阳处父聘于卫，甯嬴从之，及温而还。其妻问之，嬴曰：“以刚，天为刚德，犹不干时，况在人乎？是以去之。又：士会见《叙事》用晦篇。

江充息夫躬纂旧注：江充幸于武帝，造巫蛊，杀太子。息夫躬幸于哀帝，上变告东平王云，造诈谖之策。按：《按书》，二人与蒯通、伍被同传。

石显《汉书佞幸传》：石显少坐法腐刑。元帝委以政事。为人巧慧习事，能探得人主微指。内深贼，持诡辩以中伤人。

杨王孙《汉书》：杨王孙者，孝武时人，学黄、老之术。病且终，令其子裸葬，为布囊盛尸，入地七尺，既下，从足引脱其囊，以身亲土。

秋胡妻《列女传》：洁妇者，鲁秋胡子妻也。纳之王曰，去而宦于陈，五年乃归。未至家，见路旁妇人采桑。秋胡子悦之，下车谓曰：“力田不如逢丰年，力桑不如见国卿。吾有金，愿以与夫人。”妇人不愿，秋胡子遂去。至家，母唤妇至，乃向采桑者也。妇曰：“子束辞亲，五年乃还，当驰骤疾至。今乃悦路傍妇人而下子之装，是亡母也，不孝。好色淫佚，不义。妾不忍见。遂去，投河而死。按：傅玄诗：彼夫既不淑，此妇亦太刚。两言最允，刘殊失平。

古冶《晏子春秋》：公孙栖、田开疆、古冶子事景公，勇而无礼。晏子言于公，馈之二桃。公孙栖、田开疆皆曰：“吾勇不若子，功不逮子，敢桃不让，是贪也；然而不死，无勇也。”皆反其桃，契领而死。古冶子曰：“二子死之，吾独生不仁。”亦契领而死。

曹娥《后汉列女传》：孝女曹娥，上虞人。父盱，为巫祝。五月五日，于县江涛迎婆娑神，溺死，不得尸。娥年十四，沿江号哭，旬有七日，投江死。县长度尚为立碑。《注》：《会稽曲录》曰：度尚弟子邯郸淳作碑文。后蔡邕题八字曰：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齏臼。”《晋隐逸传》夏统曰：曹娥德过梁、宋，国人为歌《河女》之章。

识二五不知十《梁书刘峻传》：峻著《辩命论》曰：“言而非命，有六蔽焉。靡颜赋理，哆，形之异也。朝秀长终，龟鹤千岁，年之殊也。闻言如响，智氏菽麦，神之辨也。知三者定乎造化，荣辱之境，独曰由人，是知二五而未识于十，其蔽一也。”盖用《越世家语》。

阳瓚《宋书索虏传》：永初三年，虏悉力攻滑台城，城东北崩坏，王景度出奔。景度司马阳瓚，坚守不动。众溃，抗节不降，为虏所杀。

刘卜《宋书齐康祖传》：太祖大举北伐，康祖军出许、洛。会匡仁真相及于尉武，大战一日一夜，矢中颈死。虏传康祖首示彭城，面如生。又《元凶传》：元凶劭，文帝长子也。元嘉三十年，劭斋帅张超之手行弑。劭进至合殿中阁，太祖左细仗主卜天与攻劭于东堂，见杀。

纪僧珍《南齐幸臣传》：纪僧真少随萧思话及其子惠开。惠开罢益州，不得志。僧真事之愈谨。惠开曰：“我子弟异才，政是讳耳。”僧真忆其言，乃请事太祖。太祖顿新亭，贼突入东门，僧真与左右拒战。贼退，除南台御史。僧真容貌言吐，雅有土风。按：“真”作“珍”，误。讳谓道成也。

王《隋书文学传》：王字景文，通经，晓兵法，有纵横之志。授汉王谅府谘议参军。谅潜有异志，文帝崩，举兵反，多计也。杨素至蒿泽，谓其子曰：“气候殊不佳。”于是自杀。又《庶人谅传》：高祖幼子汉王谅，字德章，出为并州总管。谅自以所居天下精兵处，有异图。既反，王曰：“王所部将吏，家属尽在关西，宜长驱京都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。及杨素袭蒿泽，谅欲还师，谏，不从。穷蹙，降。除名为民，绝属籍。

庞萌张邈胡见载文篇。《魏志邈传》：邈字孟卓，太祖、袁绍皆与邈友。绍既为盟主，使太祖杀邈。太祖不听，曰：“孟卓，亲友也。”邈畏太祖终为绍击已，心不自安。太祖将陈宫等共谋叛，说邈曰：“此亦纵横之一时也。”邈从之，遂以其众迎吕布，据濮阳。二年间，自为其下所杀。评曰：昔光武谬于庞萌，近魏祖亦蔽于张邈。知人则哲，惟帝虽之。

许郭《后汉书》：郭太字林宗，太原人。性明知人，好奖训士类。许劭字子将，汝南人。少峻名节，好人伦，多所赏识。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、郭。

裴王《晋书》：裴秀从弟楷，字叔则，明悟有识量，少与王戎齐名。吏部郎闕，文帝问其人于锺会，会曰：“裴楷清通，王戎简要，皆其选也。”又：王戎字冲，神彩秀彻。裴楷目之曰：“戎眼烂烂，如岩下电。”

●直书第二十四

夫人禀五常，士兼百行，邪正有别，曲直不同。若邪曲者，人之所贱，而小人之道也；正直者，人之所贵，而君子之德也。然世多趋邪而弃正，不践君子之迹，而行由小人者，何哉？语曰：“直如弦，死道边；曲如钩，反封侯。”故宁顺从以保吉，不违忤以受害也。况史之为务，申以劝诫，树之风声。其有贼臣逆子，淫君乱主，苟直书其事，不掩其瑕，则秽迹彰于一朝，恶名被于千载。言之若是，吁可畏乎！

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，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。如董狐之书法不隐，赵盾之为法受屈，彼我无忤，行之不疑，然后能成其良直，擅名今古。至若齐史之书崔弑，马迁之述非汉，韦昭仗正于吴朝，崔浩犯讳于魏国，或身膏斧钺，取笑当时；或书填坑窖，无闻后代。夫世事如此，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，励其匪躬之节，盖亦难矣。是以张俨发愤，私存《嘿记》之文；孙盛不平，窃撰辽东之本。以兹避祸，幸获两全。足以验世途之多隘，知实录之难遇耳。

然则历考前史，徵诸直词，虽古人糟粕，真伪相乱，而披沙拣金，有时获宝。案金行在历，史氏尤多。当宣、景开基之始，曹、马纷之际，或列营渭曲，见屈武侯，或发仗云台，取伤成济。陈寿、王隐咸杜口而无言，陆机、虞预各栖毫而靡述。至习鉴齿，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，抽戈犯蹕之言。历代厚诬，一朝如雪。考斯人之书事，盖近古之遗直欤？次有宋孝王《风俗传》、王劭《齐志》，其叙述当时，亦务在审实。案于时河朔王公，箕裘未隕；邺城将相，薪构仍存。而二子书其所讳，曾无惮色。刚亦不吐，其斯人欤？

盖列士徇名，壮夫重气，宁为兰摧玉折，不作瓦砾长存。若南、重之仗气直书，不避强御；韦、崔之肆情奋笔，无所阿容。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，而遗芳余烈，人到於今称之。与夫王沈《魏书》，假回邪以窃位，董统《燕史》，持谄媚以偷荣，贯三光而洞九泉，曾未足喻其高下也。

直如弦四句《乐府集》郭茂倩《注》云：《后汉书五行志》，顺帝之末京都童谣。

为于可为二句扬雄《解嘲》中语。

董狐《左》宣二：晋赵穿攻灵公于桃园，宣子未出山而复。太史书曰：“赵盾弑其君。”以示于朝。宣子曰：“呜呼！’我之怀矣，自貽伊’，其我之谓矣

！“孔子曰：“董狐，古之良史也，书法不隐。赵宣子，古之良大夫也，为法受恶。惜乎！越竟乃免。”

书崔弑《左》襄二十五：齐崔杼弑公以说于晋，太史书曰：“崔杼弑其君。”崔子杀之。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。其弟又书，乃舍之。南史氏闻太史尽死，执简以往。闻既书矣，乃还。

述汉非《后汉蔡邕传》：王允曰：武帝不杀司马迁，使谤书流于后世。章怀《注》：凡史官记事，善恶必书。谓迁所著《史记》，但是汉家不善之事，皆为谤也，非独指武帝之身也。

韦昭仗正见《本纪》篇弘嗣《吴史》注。

崔浩犯讳《魏书》：崔浩字伯渊，清河人。博览经史，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。爵东郡公，拜太常卿。神二年，诏撰国书。《北史》本传：著作令史闵堪、标谄事浩，请立石铭，载国书以彰直笔。浩书国事，备而不典。而石铭显在衢路，北人忿毒，构浩于帝，帝怒诛浩。

张俨嘿记张俨见《载文》篇注。《隋经籍志》：《嘿记》三卷，吴大鸿胪张俨撰。

辽东本《晋书》：孙盛撰《晋阳秋》，词直而理正。醒温见之，谓盛子曰：枋头诚为失利，何至乃如尊君所说。此史行，关君门户事。诸子改之。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。太元中，孝武博求异闻，始于辽东得之。以相考校，多有不同，书遂两行。

金行注见《断限》篇。

渭曲见屈《蜀志诸葛亮传》：亮据武功五丈原，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，其年卒于军。松之《注》：《汉晋春秋》曰：杨仪等整军而出，百姓奔告宣王，宣王追焉。姜维令仪反旗鸣鼓，若将向宣王者。宣王乃退，不敢逼。仪结阵而去。百姓为之谚曰：“死诸葛走生仲达。”

云台取伤《魏志高贵乡公纪注》云：《汉晋春秋》曰：帝召王经等谓曰：司马昭之心，路人所知也，当自出讨之。经曰：宿卫空阙，兵甲寡弱，祸殆不测。帝出怀中版令投地曰：行决矣。贾充逆战，帝自用剑。太子舍人成济曰：“事急矣，当云何？”充曰：“畜养汝等，正为今日。”济即前刺帝，刃出于背。又《魏氏春秋》曰：帝自将冗从仆射李昭等下陵云台，铠仗授兵出讨。又按：抽戈犯蹕，亦见本注，乃干宝《晋纪》语，非出习书。

董统燕史《外篇正史》篇：后燕建兴元年，董统受诏，草创《后书》三十卷。按：是书《隋》、《唐》二志皆不载。缘其后范亨等合诸燕史并成一书，而董书遂逸也。范亨书，二志载之。

●曲笔第二十五

肇有人伦，是称家国。父父子子，君君臣臣，亲疏既辨，等差有别。盖“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”，《论语》之顺也；略外别内，掩恶扬善，《春秋》之义也。自兹已降，率由旧章。史氏有事涉君亲，必言多隐讳，虽直道不足，而名教存焉。其有舞词弄札，饰非文过，若王隐、虞预毁辱相凌，子野、休文释纷相谢。用舍由乎臆说，威福行乎笔端，斯乃作者之丑行，人伦所同疾也。亦有事每凭虚，词多乌有：或假人之美，藉为私惠；或诬人之恶，持报己仇。若王沈《魏录》滥述贬甄之诏，陆机《晋史》虚张拒葛之锋，班固受金而始书，陈寿借米而方传。此又记言之奸贼，载笔之凶人，虽肆诸市朝，投畀豺虎可也。

然则史之不直，代有其书，苟其事已彰，则今无所取。其有往贤之所未察，来者之所不知，今略广异闻，用标先觉。案《后汉书更始传》称其懦弱也，其初即位，南面立，朝群臣，羞愧流汗，刮席不敢视。夫以圣公身在微贱，已能结客报仇，避难绿林，名为豪杰。安有贵为人主，而反至于斯者乎？将作者曲笔阿时，独成光武之美；谀言媚主，用雪伯升之怨也。且中兴之史，出自东观，或明皇所定，或马后攸刊，而炎祚灵长，简书莫改，遂使他姓追撰，空传伪录者矣。陈氏《国志刘后主传》云：“蜀无史职，故灾祥靡闻。”案黄气见于姊归，群鸟堕于江水，成都言有景星出，益州言无宰相气，若史官不置，此事从何而书？盖由父辱受髡，故加兹谤议者也。

古者诸侯并争，胜负无恒，而他善必称，己恶不讳。逮乎近古，无闻至公，国自称为我长，家相谓为彼短。而魏收以元氏出于边裔，见侮诸华，遂高自标举，比桑乾于姬、汉之国；曲加排抑，同建邺于蛮貊之邦。夫以敌国相仇，交兵结怨，载诸移檄，用可致诬，列诸缙素，难为妄说。苟未达此义，安可言于史邪？夫史之曲笔诬书，不过一二，语其罪负，为失已多。而魏收杂以寓言，殆将过半，固以仓颉已降，罕见其流，而李氏《齐书》称为实录者，何也？盖以重规亡考未达，伯起以公辅相加，字出大名，事同元叹，既无德不报，故虚美相酬。然必谓昭公知礼，吾不信也。语曰：“明其为贼，敌乃可服。”如王劭之抗词不挠，可以方驾古人。而魏书持论激扬，称其有惭正直。夫不彰其罪，而轻肆其诛，此所谓兵起无名，难为制胜者。寻此论之作，盖由君懋书法不隐，取咎当时。或有假手史臣，以复私门之耻，不然，何恶直丑正，盗憎主人之甚乎！

盖霜雪交下，始见贞松之操；国家丧乱，方验忠臣之节。若汉末之董承、耿纪，晋初之诸葛、毋丘，齐兴而有刘秉、袁粲，周灭而有王谦、尉迥，斯皆破家殉国，视死犹生。而历代诸史，皆书之曰逆，将何以激扬名教，以劝事君者乎！古之书事也，令贼臣逆子惧；今之书事也，使忠臣义士羞。若使南、董有灵，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。

自梁、陈已降，隋、周而往，诸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，近古易悉，情伪可求。至如朝廷贵臣，必父祖有传，考其行事，皆子孙所为，而访彼流俗，询诸故老，事有不同，言多爽实。昔秦人不死，验苻生之厚诬；蜀老犹存，知葛亮之多枉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于今哉！

莛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是以隐侯《宋书》多妄，萧武知而勿尤；伯起《魏史》不平，齐宣览而无谴。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，高下在心，进不惮于公宪，退无愧于私室，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呜呼！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。

虞预相凌《晋书王隐传》：大兴初，令隐撰晋史。时著作郎虞预私撰《晋书》，而生长东南，不知中朝事，数访于隐，并借隐所著书盗写之。后更疾隐，形于言色。隐竟以谤免归。

休文释纷《南史》：裴子野曾祖松之，齐永明末，沈约撰《宋书》，称松之已后无闻焉。子野更撰为《宋略》二十卷，其叙事评论多善，而云戮淮南太守沈璞，以其不从义师故也。沈惧，徒跣谢之，请两释焉。

王沈滥述贬甄《晋书王沈传》：高贵乡公将攻文帝，召沈告之。沈驰白帝，不忠于主，甚为众论所非。按：沈所撰《魏书》已逸，述甄事无考。郭《评》：沈不忠于魏，故甄后之贬，滥述其事，彰曹丑也。

陆机虚张拒葛陆机有《晋三祖纪》，见《本纪》篇。按：《晋书宣纪》，魏太和五年及青龙二年，懿凡两拒蜀丞相亮。

受金借米班生受金，陈寿求米，见《史官建置》篇柳虬注。《困学纪闻》：受金事未详。予考《陈寿传》有谓丁子，觅千斛米，丁不与，竟不立传之说。但有“或云”二字。或之者，疑之也，恐亦未可尽信。

伯升之怨《后汉书》：齐武王字伯升，光武长兄也。王莽篡汉，兵革并起。伯升部署宾客，自称柱天都部。圣公即位，拜伯升大司徒。及伯升拔宛，光武破王寻、王邑，兄弟威名益盛。更始君臣谋诛伯升，害之。

明皇所定《后汉东平王苍传》：显宗永平十五年，行幸东平。帝以所作《光武本纪》示苍，苍因上《光武受命兴颂》，帝甚善之。按：显宗，明帝庙号。

马后攸刊《后汉皇后纪》：显宗明德马皇后，伏波将军援小女也。肃宗即位，尊之曰皇太后。自撰《显宗起居注》，削去兄防参医药事，曰：“吾不欲令后世闻先帝数亲后宫之家。”

蜀无史职《后主传评》：国不置史，注记无官，是以行事多遗，灾异靡书。

黄气见自秭《先主传》：章武二年，先主军秭归，于亭驻营。黄气见自秭归十余里中，广数十丈。

群鸟堕江水《后主传注》：《汉晋春秋》曰：江阳有鸟，从江南飞渡江北，不能达，堕水死者以千数。

有景星出《后主传》：景耀元年，史官言景星见，于是大赦，改元。

无宰相气《费传》：延熙十四年夏，成都望气者曰：都邑无宰相气。

父辱受髡《晋书陈寿传》：寿父为马谡参军，谡为诸葛亮所诛，寿父亦坐被髡。寿为亮立传，谓亮将略非长，无应敌之才。议者以此少之。

李称实录语见《浮词》篇原注。

公辅大名《北史》：李百药父德林，少孤，未有字。魏收谓之曰：卿识度必至公辅，吾以此字卿。王《训故》：《左传》云：魏，大名也，故云。按：“大名”句见《左传》闵元。

元叹《吴志顾雍传》：雍字元叹。蔡伯喈尝避怨于吴，雍从学琴书。《注》：《江表传》曰：伯喈谓曰：“卿必成名，今以吾名与卿。”故雍与伯喈同名也。又《吴录》曰：言为伯喈所叹，故以为字焉。

悉直丑正语见《左传》昭二十八。

盗憎主人《家语观周》：盗憎主人，民怨其上。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，故下之。亦见《左传》成十五。

董承耿纪《蜀志》：先主同曹公还许。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诏，当诛曹公，先主遂与承等同谋。《魏武纪》：备之未东也，阴与董承等谋反，举兵屯沛。五年，承等谋泄，伏诛。按：耿纪攻许烧营，见《因习》篇。又《魏武纪注》：《三辅决录》曰：纪字季行，为丞相掾。又《献帝春秋》曰：收纪等将斩之，纪呼魏王名曰：“恨吾不自生意，竟为群儿所误耳。”

诸葛毋丘诸葛诞见《因习》篇。《晋景纪》：正元二年，魏镇东大将军毋丘俭、扬州刺史文钦举兵作乱，矫太后令，移檄郡国，为坛盟于西门之外，帅众六万，渡淮而西。帝征之。俭闻钦败，宵遁安风津，都尉追斩之。《魏志诞》、《俭传》诞字公休，俭字仲恭。俭都督扬州，反，败见夷灭。诞不自安，朝廷微知，征诞为司空。诞愈恐，遂反。按：王应麟曰：俭、诞等千载有生气矣。故郑渔仲有《晋史》党晋之言。又按：《通志略》毋丘以邑为氏，无贯音。

刘秉袁粲《宋书袁粲传》：粲字景倩，与齐王、刘秉平决万机。顺帝即位，诏移石头。时齐王功高，天命有归。粲密有异图，刘秉宋代宗室，与粲相结。谋克日矫太后令，使攻齐王。事泄，齐王遣军主戴僧静向石头。僧静挺身暗往，粲子最觉有异人，以身卫粲。僧静直前斩之，父子俱殒。其后并诛秉，秉

事在《宗室传》。

王谦尉迴亦见《因习》篇。

秦人不死未详。

蜀老独存未详。按：《困学纪闻》云：蜀老独存，知葛亮之多在枉，武侯事迹湮没多矣。然则蜀老事，王氏亦未有所考也。

●鉴识第二十六

夫人识有通塞，神有晦明，毁誉以之不同，爱憎由其各异。盖三王之受谤也，值鲁连而获申；五霸之擅名也，逢孔宣而见诋。斯则物有恒准，而鉴无定识，欲求铨核得中，其唯千载一遇乎！况史传为文，渊浩广博，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，致远钩深，乌足以辩其利害，明其善恶。

观《左氏》之书，为传之最，而时经汉、魏，竟不列于学官，儒者皆折此一家，而盛推二传。夫以丘明躬为鲁史，受经仲尼，语世则生，论才则同耻。彼二家者，师孔氏之弟子，预达者之门人，才识本殊，年代又隔，安得持彼传说，比兹亲受者乎！加以二传理有乖僻，言多鄙野，方诸《左氏》，不可同年。故知《膏肓》、《墨守》，乃腐儒之妄述；卖饼、太官，诚智士之明鉴也。

逮《史》、《汉》继作，踵武相承。王充著书，既甲班而乙焉；张辅持论，又劣固而优迁。然此二书，虽互有修短，递闻得失，而大抵同风，可为连类。张晏云：迁歿后，亡《龟策》、《日者传》，褚先生补其所缺，言词鄙陋，非迁本意。案迁所撰《五帝本纪》、七十列传，称虞舜见陋，遂匿空而出；宣尼既殂，门人推奉有若。其言之鄙，又甚于兹，安得独罪褚生，而全宗马氏也？刘轨思商榷汉史，雅重班才，惟讥其本纪不列少帝，而辄编高后。案弘非刘氏，而窃养汉宫。时天下无主，吕宗称制，故借其岁月，寄以编年。而野鸡行事，自具《外戚》。譬夫成为孺子，史刊摄政之年；厉亡流彘，历纪共和之日。而周、召各世家有传。班氏式遵曩例，殊合事宜，岂谓虽发于巧心，反受嗤于拙目也。

刘祥撰《宋书序》《录》，历说诸家晋史，其略云：“法盛《中兴》，荒庄少气，王隐、徐广，沦溺罕华。”夫史之叙事也，当辩而不华，质而不俚，其文直，其事核，若斯而已可也。必令同文举之含异，等公之有逸，如子云之含章，类长卿之飞藻，此乃绮扬绣合，雕章缛彩，欲称实录，其可得乎？以此诋诃，知其妄施弹射矣。

夫人废兴，时也，穷达，命也。而书之为用，亦复如是。盖《尚书》古文，《六》经之冠冕也，《春秋左氏》，《三传》之雄霸也。而自秦至晋，年逾五百，其书隐没，不行于世。既而梅氏写献，杜侯训释，然后见重一时，擅名千古。若乃《老经》撰于周日，《庄子》成于楚年，遭文、景而始传，值嵇

、阮而方贵。若斯流者，可胜纪哉！故曰“废兴，时也，穷达，命也。”适使时无识宝，世缺知音，若《论衡》之未遇伯喈，《太玄》之不逢平子，逝将烟灭火灭，泥沈雨绝，安有歿而不朽，扬名于后世者乎！

三王获申《文选》曹子建《与杨德祖书》曰：昔田巴毁五帝，罪三王，一旦而服千人。鲁连一说，使终身杜口。《注》：说见《鲁连子》。

五霸见诋《汉董仲舒传》：仲尼之门，五尺之童羞称五伯，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。

左氏不列学官《隋经籍春秋》志：《左氏》，汉初出张苍家，本无传者。文帝时，贾谊为训诂。其后刘歆欲立于学，诸儒莫应。建武中，韩歆、陈元讼之，乃以李封为《左氏》博士，封卒，遂罢。至晋时，杜预为《集解》，盛行，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浸微。

膏肓墨守《后汉儒林传》：何休字邵公，任城人也。太传陈蕃辟之，以参政事。作《公羊解诂》，又作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谷梁废疾》。

《郑玄传》：玄隐修经业，乃发《墨守》，真《膏肓》，起《废疾》。休见而叹曰：“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”

卖饼太官《魏略》：严善《公羊春秋》。时锤繇好《左氏》，谓《左氏》为太官厨，《公羊》为卖饼家。数与会，辨析长短。

王充著书《后汉》本传：充字仲任，师事班彪，著《论衡》八十五篇。《注》：袁山松曰：“充作《论衡》，中土未有传者。蔡邕入吴始得之，恒秘玩以为谈助。”

张辅持论《晋书》本传：辅字世伟，御史中丞。论班固、司马迁云云。按所论凡五则，文烦不录。

褚先生补《史记》裴《注》：《汉书音义》曰：十篇有录无书。张晏曰：迁没后，亡《景纪》、《武纪》、《汉兴将相年表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律书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日者》、《龟策传》、《靳蒯列传》。元、成之间，褚先生补缺，《日者》、《龟策》，言辞鄙陋，非迁本意。

刘轨思《北齐儒林传》：刘轨思说《诗》甚精，故其乡曲多为《诗》者。仕齐，国子博士。按：传不载论史之文。

野鸡《封禅书》：野鸡夜。《注》：如淳曰：“野鸡，雉也。”吕后名雉，故曰野鸡。”

巧心拙目语见陆机《文赋》。

刘祥《南齐书》：刘祥字显微，性韵刚疏。宋世解褐。撰《宋书》，讥斥禅代。上衒而不问。后徙广州。按：后周亦有刘祥，字休徵，以字行，刘子也。缮定《梁典》，与此无涉。郭本误引，王本刊正。

徐广见《左传》家徐贾注。

文举公《后汉书》：孔融字文举，鲁国人。为北海相。《魏志》：东平刘楨字公。魏文帝《典论》：今之文人，鲁国孔文举体气高妙，理不胜辞。又云：文本同而末异。又《与吴质书》：公有逸气，但未遒耳。

子云长乡卿《汉书》：扬雄字子云，蜀郡人。好深沈之思。先是，蜀有司马相如，作赋甚弘丽，雄常拟之以为式。又：司马相如字长卿。相如奏赋，天子大悦，飘飘有凌云气，游天地之间。

梅氏写献《隋经籍尚书》志：孔安国以古文开其篇第，成五十八篇。晋世秘府所存，永嘉之乱并亡。至东晋，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，又阙《舜典》一篇。齐建武中，吴姚方兴于大桁市得其书，奏上，多二十八篇，于是始列国学。按：《世说方正》篇：梅颐，豫章太守。其字仲真，见注《晋诸公赞》，似即其人。《赜》与《颐》未知孰是。

杜侯训释杜预为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，已略见前。按本传：又参考众家谱第，谓之《释例》。又作《盟会图》、《春秋长历》，备成一家之学。

老庄遭值《扬雄传》：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，后世好之者以为过于《五经》。自文、景之君及司马迁，皆有是言。《晋书嵇》、《阮传》：嵇康好《老》、《庄》，著《养生论》。阮籍著《达庄论》。按：汉初言黄、老者，先有胶西盖公。晋世玄风尤甚，起于何、王，流于向、郭，而《史通》第举文、景、嵇、阮为言，约辞也。

太玄逢平子平子，张衡字。注详《自叙篇》。

●探赜第二十七

古之述者，岂徒然哉！或以取舍难明，或以是非相乱。由是《书》编典诰，宣父辨其流；《诗》列风雅，卜商通其义。夫前哲所作，后来是观，苟夫其指归，则难以传授。而或有妄生穿凿，轻究本源，是乖作者之深旨，误生人之后学，其为谬也，不亦甚乎！

昔夫子之刊鲁史，学者以为感麟而作。案子思有言：吾祖厄于陈、蔡，始作《春秋》。夫以彼聿修，传诸诒厥，欲求实录，难为爽误。是则义包微婉，因攫莓而创词；时逢西狩，乃泣麟而绝笔。传者徒知其一，而未知其二，以为自反袂拭面，称吾道穷，然后追论五始，定名三叛。此岂非独学无友，孤陋寡闻之所致耶？

孙盛称《左氏春秋》书吴、楚则略，荀悦《汉纪》述匈奴则简，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。案春秋之时，诸国错峙，关梁不通，史官所书，罕能周悉。异乎炎汉之世，四海之家，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，而州郡上计，皆先集太史，若斯之备也。况彼吴、楚者，僻居南裔，地隔江山，去彼鲁邦，尤为迂阔

，丘明所录，安能备诸？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，若驹支预于晋会，长狄埋于鲁门，葛卢之辨牛鸣，郟子之知鸟职，斯皆边隅小国，人品最微，犹复收其琐事，见于方册。安有主盟上国，势迫宗周，争长诸华，威陵强晋，而可遗之者哉？又荀氏著书，抄撮班史，其取事也，中外一概，夷夏皆均，非是独简胡乡，而偏详汉室。盛既疑丘明之摈吴、楚，遂诬仲豫之抑匈奴，可谓强奏庸音，持为足曲者也。

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，夜光之璧不能无类，故作者著书，或有病累。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，又更文饰其非，遂推而广之，强为其说者，盖亦多矣。如葛洪有云：“司马迁发愤作《史记》百三十篇，伯夷居列传之首，以为善而无报也；项羽列于本纪，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。”案史之于书也，有其事则记，无其事则阙。寻迁之驰骛今古，上下数千载，春秋已往，得其遗其事者，盖唯首阳之二子而已。然适使夷、齐生于秦代，死于汉日，而乃升之传首，庸谓有情。今者考其先后，随而编次，斯则理之恒也，乌可怪乎？必谓子长以善而无报，推为传首，若伍子胥、大夫种、孟轲、黑翟、贾谊、屈原之徒，或行仁而不遇，或尽忠而受戮，何不求其品类，简在一科，而乃异其篇目，各分为卷。又迁之纰缪，其流甚多。夫陈胜之为世家，既云无据，项羽之称本纪，何必有凭。必谓遭彼腐刑，怨刺孝武，故书违凡例，志存激切。若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进奸雄而退处士，此之乖刺，复何为乎？

隋内史李德林著论，称陈寿蜀人，其撰《国志》，党蜀而抑魏。刊之国史，以为格言。案曹公之创王业也，贼杀母后，幽逼主上，罪百田常，祸千王莽。文帝临戎不武，为国好奢，忍害贤良，疏忌骨肉。而寿评皆依违其事，无所措言。刘主地居汉宗，仗顺而起，夷险不挠，终始无瑕。方诸帝王，可比少康、光武；譬以侯伯，宜辈秦缪、楚庄。而寿评抑其所长，攻其所短。是则以魏为正朔之国，典午攸承；蜀乃僭伪之君，中朝所嫉。故曲称曹美，而虚说刘非，安有背曹而向刘，疏魏而亲蜀也？夫无其文而有其说，不亦凭虚亡是者耶？

习凿齿之撰《汉晋春秋》，以魏为伪国者，此盖定邪正之途，明顺逆之理耳。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，故撰此书，欲以绝彼瞻乌，防兹逐鹿。历观古之学士，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。若齐失德，《豪士》于焉作赋；贾后无道，《女史》由其献箴。斯皆短什小篇，可率尔而就也。安有变三国之体统，秋五行之正朔，勒成一史，传诸千载，而藉以权济物议，取诚当时。岂非劳而无功，博而非要，与夫班彪《王命》，一何异乎？求之人情，理不当尔。

自二京板荡，五胡称制，崔鸿鸠诸伪史，聚成《春秋》，其所列者，十有六家而已。魏收云：鸿世仕江左，故不录司马、刘、萧之书，又恐识者尤之，未敢出行于外。案于时中原乏主，海内横流，逃彼东南，更为正朔。适使素

王再出，南史重生，终不能别有异同，忤非其议。安得以伪书无录，而犹罪归彦鸾者乎？且必以崔氏祖宦吴朝，故情私南国，必如是，则其先徙居广固，委质慕容，何得书彼南燕，而与群胡并列！爱憎之道，岂若是邪？且观鸿书之纪纲，皆以晋为主，亦犹班《书》之载吴、项，必声系汉年，陈《志》之述孙、刘，皆宗魏世。何止独遗其事，不取其书而已哉！但伯起躬为《魏史》，传列《岛夷》，不欲使中国著书，推崇江表，所以辄假言崔志，用纾魏羞。且东晋之书，宋、齐之史，考其所载，几三百篇，而伪邦坟籍，仅盈百卷。若使收矫鸿之失，南北混书，斯则四分有三，事归江外。非唯肥瘠非类，众寡不均；兼以东南国史，皆须纪传区别。兹又体统不纯，难为编次者矣。收之矫妄，其可尽言乎！

于是考众家之异说，参作者之本意，或出自胸怀，枉申探赜；或妄加向背，辄有异同。而流俗腐儒，后来末学，习其狂狷，成其诂误，自谓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，铭诸舌端，以为口实。唯智者不惑，无所疑焉。

吾祖始作春秋《孔丛居卫》篇：宋乐朔围子思，既免，曰：文王困牖里，作《周易》，祖君屈陈、蔡，作《春秋》，吾今困于宋，可无作乎？作《中庸》四十九篇。按：《太史公自序》及《公羊》篇首注，并宗此说。又按：《孔丛子》，先儒多以为伪，病其杂也。书有夫子、子思问答。高似孙《子略》以鲁缪公年推之，证其祖孙之世不相及。而尧峰汪氏复据《汉书孔光传》，证其世谱出自子孙之手，非他书臆度者比。两说相持，录以存参。

攫莓《吕览任数》：陈、蔡之间，七日不尝粒。索米得而爨之。孔子望见颜渊攫其甑中而食之，起曰：“今者梦见先君，食洁而后馈。”回曰：“响者煤入甑中，弃食不祥，回攫而饭之。”孔子叹曰：“所信者目也，目犹不可信，”“知人固不易矣。”按：《史通》明用此事。“莓”字断误。

上计先集太史《太史公自序》：百年之间，天下遗文古事，靡不毕集太史公。太史公仍父子相续，纂其职。《隋经籍志》：汉帝始置太史公，天下计书皆先上太史，副上丞相。按：《志》盖本之卫弘《汉仪注》，今见《史记》如淳《注》，其说于《史官建置》篇详之。又《周礼小宰疏》：汉之朝集使，谓之上计吏，上一年计会文书及功状也。

驹支《左》襄十四：会于向，将执戎子驹支。范宣子亲数诸朝，曰：“诘朝之事，尔无与焉。”对曰：“官之师旅，无乃实有所阙，而罪我诸戎。”“不与于会，亦无瞽焉。”赋《青蝇》而退。

长狄《左》文十：冬十月，败狄于碱，获长狄侨如。富父终甥椿其喉，以戈杀之，埋其首于子驹之门，以命宣伯。

墨翟《史记》附见《孟荀传》，其文云：“盖墨翟，宋之大夫。善守御，为

节用。或曰并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。”

先黄老二句《汉书司马迁传赞》中语。又《后汉班彪传》：彪作《论略》，其论迁《记》，先有“崇黄、老，薄《五经》”句。

李称陈寿党蜀《隋李德林传》：论《齐书》起元事，其中云：“汉献帝死，刘备自尊崇。陈寿蜀人，以魏为汉贼，宁肯蜀主未立，已云魏武受命乎？”

贼后逼主《后汉伏后纪》：自帝都许，宿卫兵侍莫非曹氏党姻。操入见，帝不任其愤，曰：“幸垂恩相舍”。操失色。后乃逼帝废后，以尚书令华歆勒兵入宫妆后。歆就牵后出。时帝在外殿，后被发跣行，泣过决曰：“不能复相活耶？”帝曰：“我亦不知命在何时。”

凿齿当桓执政《晋书习传》：是时桓温觊觎非望，凿齿在郡著《汉晋春秋》以裁之。于三国之时，以魏为篡逆。至文帝平蜀，乃为汉亡而晋兴。按：其详已见《论赞》篇。但此皆今《晋书》所有，今子玄以为是道鸾语。而《杂说》篇又有《新晋》不取曹、干、孙、檀之说，则亦非尽不用也。

瞻乌逐鹿《后汉郭泰传》：陈蕃、窦武为阉人害，泰哭于野曰：“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“瞻乌爰止，不知于谁之屋”耳。《史记淮阴侯传》：蒯通曰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疾足者先得。”

豪士赋《晋书陆机传》：齐王同矜功自伐，受爵不让。陆机恶之，作《豪士赋》以刺焉。

女史箴见《载文》篇。

崔鸿十六家鸿字彦鸾，前见《表历》篇。又《魏书》本传云：孝昌初，给事黄门侍郎。弱冠便有著述之志，见刘、石等并因世故，跨僭一方，国收未有统一，乃撰为《十六国春秋》，勒成百卷。又详后《正史》篇。

崔氏祖宦按：《崔鸿传》首云：伯父光，名孝伯，字长仁，东清河人。祖旷，从慕容德南渡河，居青州之时水。慕容氏灭，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。父灵延，刘骏龙骧将军、长广太守。观此，鸿之世仕江左，固有明文。而《史通》云：“委质慕容”，传无其语。意祖旷从渡时，名在仕籍，传或阙书何官也。崔氏清河世望，故在诸燕境中。子玄之言，必非无征。

●模拟第二十八

夫述者相效，自古而然。故列御寇之言理也，则凭李叟；扬子云之草《玄》也，全师孔公。符朗则比迹于庄周，范晔则参踪于贾谊。况史臣注记，其言浩博，若不范节前哲，何以贻厥后来？盖模拟之体，厥途有二：一曰貌同而心异，二曰貌异而心同。

何以言之？盖古者列国命官，乡与大夫为别。必于国史所记，则乡亦呼为大夫，此《春秋》之例也。当秦有天下，地广殷、周，变诸侯为帝王，目宰辅

为丞相。而谯周撰《古史考》，思欲摈抑马《记》，师仿孔《经》。其书李斯之弃市也，乃云“秦杀其大夫李斯”。夫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，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当春秋之世，列国甚多，每书他邦，皆显其号，至于鲁国，直云我而已。如金行握纪，海内大同，君靡客主之殊，臣无彼此之异。而干宝撰《晋纪》，至天子之葬，必云“葬我某皇帝”。且无二君，何我之有？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狄灭二国，君死城屠；齐桓行霸，兴亡继绝。《左传》云：“邢迁如归，卫国忘亡。”言上下安堵，不失旧物也。如孙皓暴虐，人不聊生，晋师是讨，后予相怨。而干宝《晋纪》云：“吴国既灭，江外忘亡。”岂江外安典午之善政，同归命之未灭乎？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春秋诸国，皆用夏正。鲁以行天子礼乐，故独用周家正朔。至如书“元年春王正月”者，年则鲁君之年，月则周王之月。如曹、马受命，躬为帝王，非是以诸侯守藩，行天子班历。而孙盛《魏》、《晋》二《阳秋》，每书年首，必云“某年春帝正月”。夫年既编帝纪，而月又列帝名。以此而拟《春秋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五始所作，是曰《春秋》；《三传》并兴，各释经义。如“公羊传”屡云：“何以书？记某事也。”此则先引经语，而继以释辞，势使之然，非史体也。如吴均《齐春秋》，每书灾变，亦曰：“何以书？记异也。”夫事无他议，言从己出，辄自问而自答者，岂是叙事之理者邪？以此而拟《公羊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且《史》、《汉》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，至传内有呼字处，则于传首详。如《汉书李陵传》称《陇》西任立政，“陵字立政曰：‘少公，归易耳。’”夫上不言立政之字，而辄言“字立政曰少公”者，此省文，从可知也。至令狐德《周书》于《伊娄穆传》首云“伊娄穆字奴干”，既而续云太祖“字之曰：‘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。’”夫上书其字，而下复曰字，岂是事从简易，文去重复者邪？以此而拟《汉书》，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。

昔《家语》有云：“苍梧人娶妻而美，以让其兄。虽为让，非让道也。”又扬子《法言》曰：士有姓孔字仲尼，其文是也，其质非也。如向之诸子，所拟古作，其殆苍梧之让，姓孔字仲尼者欤？盖语曰：世异则事异，事异则备异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，此韩子所以著《五蠹》之篇，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。世之述者，锐志于奇，喜编次古文，撰叙今事，而巍然自谓《五经》再生，《三史》重出，多见其无识者矣。

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。何则？其所拟者非如画之写真，铸之象物，以此

而似也。其所以为似者，取其道术相会，义理玄同，若斯而已。亦犹孔父贱为匹夫，栖皇放逐，而能祖述尧、舜，宪章文、武，亦何必居九五之位，处南面之尊，然后谓之连类者哉！

盖《左氏》为书，叙事之最。自晋已降，景慕者多，有类效颦，弥益其丑。然求诸偶中，亦可言焉。盖君父见害，臣子所耻，义当略说，不忍斥言。故《左传》叙桓公在齐遇害，而云“彭生乘公，公薨于车”。如干宝《晋纪》叙愍帝殁于平阳，而云：“晋人见者多哭，贼惧，帝崩。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夫当时所记或未尽，则先举其始，后详其末，前后相会，隔越取同。若《左氏》成七年，郑获楚锺仪以献晋，至九年，晋归锺仪于楚以求平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叙索虏临江，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、江湛僵仆，于是始与劭有隙。其后三年，有江湛为元凶所杀事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亦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凡列姓名，罕兼其字。苟前后互举，则观者自知。如《左传》上言羊斟，则下曰叔，前称子产，则次见国侨，其类是也。至裴子野《宋略》亦然。何者？上书桓玄，则下云敬道；后叙殷铁，则先著景仁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《左氏》与《论语》，有叙人酬对，苟非烦词积句，但是往复唯诺而已，则连续而说，去其“对曰”、“问曰”等字。如裴子野《宋略》云：李孝伯问张畅，“卿何姓？”曰“姓张。”“张长史乎？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、《论语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善人君子，功业不书，见于应对，附彰其美。如《左传》称楚武王欲伐随，熊率且比曰：“季梁在，何益！”至萧方等《三十国春秋》说朝廷闻慕容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矣！”桓温曰：“慕容属在，其忧方大！”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夫将叙其事，必预张其本，弥缝混说，无取所言。如《左传》称叔辄闻日蚀而哭，昭子曰：子叔其将死乎？秋八月，叔辄卒。至王劭《齐志》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，占者曰：“其为幽州乎？”秋七月，拜为幽州刺史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盖文虽缺略，理甚昭著，此丘明之体也。至如叙晋败于，先济者赏，而云：“上、中、下军争舟，舟中之指可掬。”夫不言攀舟乱，以刃断指，而但曰“舟指可掬”，则读者自睹其事矣。至王劭《齐志》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，追奔逐北，而云“夜半方归，槊血满袖”。夫不言奋槊深入，击刺甚多，而但称“槊血满袖”，则闻者亦知其义矣。以此而拟《左氏》，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。

大抵作者，自魏已前，多效《三史》，从晋已降，喜学《五经》。夫史才文浅而易摸，经文意深而难拟，既难易有别，故得失亦殊。盖貌异而心同者，摸拟之上也；貌同而心异者，摸拟之下也。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，不尚貌异而心同者，何哉？盖鉴识不明，嗜爱多僻，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，此子张所以致讥于鲁侯，有叶公好龙之喻也。袁山松云：“书之为难也有五：烦而不整，一难也；俗而不典，二难也；书不实录，三难也；赏罚不中，四难也；文不胜质，五难也。”夫拟古而不类，此乃难之极者，何为独阙其目乎？呜呼！自子长以还，似皆未睹斯义。后来明达，其鉴之哉！

符朗比庄周《晋》载记：苻朗字元达，坚之从兄子也。幼怀远操，不屑时荣。著《苻子》，亦老、庄之流也。《隋经籍志》：《符子》二十卷，在《道德》、《庄》、《列》类。按：“苻”，《隋志》作“符”。又《宋书》志及《世说》并《注》，凡引符秦事，并从“竹”。“符”、“苻”之辩，具在《正史》篇。

范晔参贾谊晔本传：《与诸甥侄书》云：吾于《循吏》以下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《过秦论》。

貌同心异《骆宾王文》：类同心异者，龙蹲归而宋树伐；质殊声合者，鱼形出而吴石鸣。按：“四杰”与刘同时而稍前，刘似仿其语意。

譙周古史考《蜀志》本传：周字允南，位亚九列，不与政事。撰定《法训》、《五经论》、《古史考》之属百余篇。

江外忘亡按：《左》闵二年言卫国忘亡，为齐桓存卫加赞也。今晋乃灭吴，与存亡国异道。而干宝乃套用其文，故《史通》驳之。

归命《吴志》：后主皓降晋，举家迁于京师。诏曰：孙皓穷迫归降，其赐号为归命侯。

春王正月《春秋传》：元年春王周正月。按杜《注》云：“言周以别夏、殷”也。误解始此。愚尝论之，《春秋》系声正于王者，别鲁于天子，非别周于夏令也。是侯国之史法也。今述《史通》，意益私慰，所谓先得我心。

帝正月按：孙盛《魏》、《晋阳秋》不可得见，今所传王氏《元经》起晋惠帝太熙元年，每岁首亦必书“帝正月”。《史通》仍不纠及，愚前言其书在依托然否间者，信矣。

陵字立政《李陵传》：昭帝立，大将军霍光、左将军上官杰素与陵善，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至匈奴招陵。立政曰：“咄，少卿良苦！霍子孟、上官少叔谢女。”“请少卿来归故乡。”陵字立政曰：“少公，归易耳，恐再辱，奈何！”

字之曰奴干《周书伊娄穆传》：穆字奴干，弱冠，为太祖内亲信。尝入白事，太祖望见悦之。字之曰云云。于是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按：此曰“字之”，即史家所称不名之义也，不得云复。

苍梧人按：此事俗本《史通》并作谢承《家语》云云。谢承，三国吴人，《吴志》无传。《隋》、《唐志》但有谢承《后汉书》，更无别著《家语》一书。及得映钞古本《史通》核之，原无“谢承”二字。因检《家语》，其文在卷四《六本》篇也。“苍梧人”，《家语》作“苍梧饶”。

姓孔字仲尼见《法言吾子》篇。

江湛《南史》：宋江夷子湛，字徽深，领博士，转吏部尚书。家甚贫，无兼衣余食。魏太武至瓜步，以湛兼领军。魏遣使求昏，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议，众并谓宜许，湛谓许之无益。劭怒曰：“詎宜苟执异议？”声色甚厉。坐散，俱出，劭使班剑推排之，殆于倾倒。及劭之入弑，湛直上省，据窗受害，意色不挠。《宋书》：“徽深”作“徽渊”，“魏太武”作“索虏”。再按：本传及《徐湛之传》俱无同受排扑之文，虽裴《略》不可得见，而历考时事，知是《史通》衍文也。

羊斟叔祥《左传》宣二：郑公子归生受命于楚伐宋，宋华元御之。将战，华元杀羊食士，其御羊斟不与。及战，曰：“畴昔之羊，子为政。今日之事，我为政。”与入郑师，故败。华元逃归，见叔曰：“子之马然也。”对曰：“非马也，其人也。”

子产国侨按：“左传”云：“子产相郑伯以如晋。”其下云：“侨闻文公之为盟主也。”传中似此者多有，但止称侨，或称公孙侨，而不称国侨。王伯厚尝辩之。愚故疑“国”字当作“曰”字，以配“下曰叔”之句。

桓玄敬道按本传：玄字敬道。但于所论书法未有明证，而《宋略》又不可得，因取《晋》、《宋》二史与桓事有涉之人，如刘道规、何无忌、魏咏之、檀凭之、诸葛长民等十余人传遍阅之，都无是语。盖史家改易字句，不尽旧文，此等处即以《史通》作故实可也。

殷铁景仁《宋书刘湛传》：湛与殷景仁素款。及俱被时遇，猜隙渐生。湛党刘敬文父成未悟其机，诣景仁求郡。敬文遽往谢湛曰：“老父悖耄，遂就殷铁干禄。”又《南史范泰传》：泰卒，议赠开府。殷景仁曰：泰素望未重，不可。王弘抚棺哭曰：“君生平重殷铁，今以此为报。”

张长史乎此魏太武南侵时，其尚书李孝伯与张畅临城呼问之语也。按：今《宋书畅传》节去问姓语，《南史》则又增“考伯曰”句，并与裴《略》小异矣。畅字少微。

萧方等见《称谓》篇。

慕容恪在《晋》载记：恪字玄恭，之第四子也。将终，谓乔曰：“恪智勇俱济，汝其委之。”及嗣位，封太原王。初，建邺闻死，曰：“中原可图也。”桓温曰：“慕容恪尚存，所忧方大耳！”

山上挂丝《北齐张亮传》：亮字伯德，拜太中大夫。薛尝梦亮云云，亦与劭《志》称伯德自梦小异。

槊血满袖《北齐》帝纪：余朱兆等同会邺，挟洹水而军。神武乃于韩陵为图阵，合战，大败之。高季式以七骑追奔，度野马冈，与兆遇。高昂望之，不见，哭曰：“丧吾弟矣！”夜久，季式还，血满袖。

叶公好龙《庄子》逸篇：子张见鲁哀公，不礼而去，曰：君之好士也，有似叶公子高之好龙。屋室雕文，尽写以龙。于是天龙下之，窥头于牖，拖尾于堂。叶公见之，失其魂魄。是叶公非好龙也，好夫似龙而非龙也。按：王氏应麟曰：《庄子》逸篇十有九，司马彪注。唐世犹存，今亡。《后汉书》、《文选》、《世说注》、《艺文类聚》、《太平御览》间见之。

●书事第二十九

昔荀悦有云：“立典有五志焉：一曰达道义，二曰彰法式，三曰退古今，四曰著功勋，五曰表贤能。”干宝之释五志也，“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，用兵征伐之权则书之，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，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，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。”于是采二家之所议，徽五志之所取，盖记言之所网罗，书事之所总括，粗得于兹矣。然必谓故无遗恨，犹恐未尽者乎？今更广以三科，用增前目：一曰叙沿革，二曰明罪恶，三曰旌怪异。何者？礼仪用舍，节文升降则书之；君臣邪僻，国家丧乱则书之；幽明感应，祸福萌兆则书之。于是以此三科，参诸五志，则史氏所载，庶几无阙。求诸笔削，何莫由斯？

但自古作者，鲜能无病。苟书而不法，则何以示后？盖班固之讥司马迁也，“论大道则先黄、老而后《六经》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。此其所蔽也。”又傅玄这贬班固也，“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，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，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。此其所失也。”寻班、马二史，咸擅一家，而各自弹射，递相疮。夫虽自卜者审，而自见为难，可谓笑他人之未工，忘己事之已拙。上智犹其若此，而况庸庸者哉！苟目前哲之指踪，校从来之所失，若王沈、孙盛之伍，伯起、德之流，论王业则党悖逆而诬忠义，叙国家则抑正顺而褒篡夺，述风俗则矜夷狄而陋华夏。此其大较也。必伸以纠摘，穷其负累，虽擢发而数，庸可尽邪！子曰：“于予何诛？”于此数家见之矣。

抑又闻之，怪力乱神，宣尼不语；而事鬼求福，墨生所信。故圣人于其间，若存若亡而已。若吞燕卵而商生，启龙而周灭，厉坏门以祸晋，鬼谋社而亡曹，江使返璧于秦皇，圯桥授书于汉相，此则事关军国，理涉兴亡，有而书之，以彰灵验，可也。而王隐、何法盛之徒所撰晋史，乃专访州闾细事，委巷琐言，聚而编之，目为鬼神传录，其事非要，其言不经。异乎《三史》之所书

，《五经》之所载也。

范晔博采众书，裁成汉典，观其所取，颇有奇工。至于《方术》篇及诸蛮夷传，乃录王乔、左慈、廩君、盘瓠，言唯迂诞，事多诡越。可谓美玉之瑕，白圭之玷。惜哉！无是可也。又自魏、晋已降，著述多门，《语林》、《笑林》，《世说》，《俗说》，皆喜载调谑小辩，嗤鄙异闻，虽为有识所讥，颇为无知所说。而斯风一扇，国史多同。至如王思狂躁，起驱蝇而践笔，毕卓沈湎，左持螯而右杯，刘邕榜吏以膳痴，龄石戏舅而伤赘，其事芜秽，其辞猥杂。而历代正史，持为雅言。苟使读之者为之解颐，闻之者为之抚掌，固异乎记功书过，彰善瘅恶者也。

大抵近代史笔，叙事为烦。榘而论之，其尤甚者有四。夫祥瑞者，所以发挥盛德，幽赞明王。至如凤皇来仪，嘉禾入献，秦得若雉，鲁获如。求诸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上下数千载，其可得言者，盖不过一二而已。爰及近古则不然。凡祥瑞之出，非关理乱，盖主上所惑，臣下相欺，故德弥少而瑞弥多，政逾劣而祥逾盛。是以桓、灵受祉，比文、景而为丰；刘、石应符，比曹、马而益倍。而史官征其谬说，录彼邪言，真伪莫分，是非无别。其烦一也。

当春秋之时，诸侯力争，客擅雄伯，自相君臣。《经》书某使来聘，某君来朝者，盖明和好所通，盛德所及。此皆国之大事，不可阙如。而自《史》、《汉》已还，相承继作。至于呼韩入侍，肃慎来庭，如此之流，书之可也。若乃藩王岳牧，朝会京师，必也书之本纪，则异乎《春秋》之义。夫臣谒其君，子觐其父，抑惟恒理，非复异闻。载之简策，一何辞费？其烦二也。

若乃百职迁除，千官黜免，其可以书名本纪者，盖惟槐鼎而已。故西京撰史，唯编丞相、大夫；东观著书，止列司徒、太尉。而近世自三公以下，一命已上，苟沾厚禄，莫不备书。且一人之身，兼预数职，或加其号而阙其位，或无其实而有其名。赞唱为之口劳，题署由其力倦。具之史牒，夫何足观？其烦三也。

夫人之有传也，盖唯书其邑里而已。其有开国承家，世禄不坠，积仁累德，良弓无改，项籍之先世为楚将，石建之后廉谨相承，此则其事尤异，略书于传可也。其失之者，则有父官令长，子秩丞郎，声不著于一乡，行无闻于十室，而乃叙其名位，一二无遗。此实家谍，非关国史。其烦四也。

于是考兹四事，以观今古，足验积习忘返，流宕不归，乖作者之规模，违哲人之准的也。孔子曰：“吾党之小子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其斯之谓矣。

亦有言或可记，功或可书，而纪阙其文，传亡其事者。何则？始自太上，迄于中古，其间文籍，可得言焉。夫以仲尼之圣也，访诸郯子，始闻少之官

；叔向之贤也，询彼国侨，载辨黄能之崇。或八元才子，因行父而获传；或王大夫，假赵良良而见识。则知当时正史，流俗所行，若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之书，虞、夏、商、周春秋、杙之记，其所缺略者多矣。

既而汲冢所述，方《五经》而有残，马迁所书，比《三传》而多别，裴松补陈寿之阙，谢绰拾沈约之遗，斯又言满五车，事逾三篋者矣。夫记事之体，欲简而且详，疏而不漏。若烦则尽取，省则多捐，此乃忘折中之宜，失均平之理。惟夫博雅君子，知其利害者焉。

荀悦五志语在荀《纪高祖》第一。

班讥司马见《探赜》篇。此处多采一句。

传玄贬班《晋书》：傅玄字休奕，御史中丞。迁太仆。撰论经国九流及《三史》故事，评断得失，各为区例，名为《傅子》，为内、外、中篇。

笑他人二句陆机《豪士赋序》中语。

指踪《史记萧相国世家》：高帝曰：“夫猎，追杀兽兔者狗也，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。”

吞燕卵郑氏《商颂谱》：有氏之女名简狄，吞卵而生契。《殷本纪》：简狄为帝与啻次妃。《尔雅释鸟》：燕，燕。

启龙《外传郑语》：宣王之时，童谣曰：“弧箕服，实亡周国。”有夫妇鬻是器者。夏之衰，褒神化为二龙，王请其藏之，殷、周莫之发也。及厉王发之，流于庭，童妾遭之而孕，育而弃之。鬻弧服者取之，以逸于褒，是为褒后。《周本纪》亦载之。

厉坏门《左》成十年：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，搏膺而踊曰：“杀余孙，不义，余得请于帝矣。”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，入于室，又坏户。公觉，召桑田巫，巫言如梦。公曰：“何如？”曰：“不食新矣！”

鬼谋社《左》哀七年：初，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，曹叔振铎请待公孙疆。旦而戒其子曰：“我死，尔闻公孙疆为政。必去之。”及伯阳即位，好田弋。曹鄙人公孙疆好弋，说之。因访政事，有宠，使听政。梦者之子乃行。八年：宋灭曹。

江使返璧注见《书志》篇。再按：前注“郑容”，乐资《春秋后传》作“郑容”。

圯桥授书事在《史记留侯世家》。裴《注》：徐广曰：“圯，桥也，圯音怡。”李奇云：“上、下邳人谓桥为圯。”按：“圯桥”二字连用，似误。然其后《杂说》中有“江目桥为圯”之文，知其非失考也，特随俗通用耳。

王乔左慈见《采撰》篇。

君盘瓠《后汉南蛮传》：巴郡、南郡蛮本有五姓，未有君长。乃共令各乘

上船，约能浮者，当以为君。余姓悉沉，唯务相独浮，因共立之，是为君。君死，魂魄世为白虎。盘瓠，见《断限》篇。

语林笑林《隋经籍志》：《语林》十卷，东晋处士裴启撰。《笑林》，见《因习》篇。

世说俗说《世说》即临川所撰，见《尚书》家。《隋经籍志》：《俗说》三卷，沈约撰。

驱蝇《魏志注》：《魏略》云：王思性急，常执笔作书，蝇集笔端，驱去复来。思恚怒，自起驱蝇，不能得，还取笔掷地，踏坏之。

持螯《晋书》：毕卓字茂世。尝谓人曰：“得酒满数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。”

膳痂《宋书刘穆之传》：穆之之孙邕，嗜食疮痂，以为味似鳊鱼。尝诣孟灵休，灵休疮痂落床上，取食之。灵休大惊。答曰：“性之所嗜”。灵休疮痂未落者，悉取以饴邕，遂举体流血。南康国吏二百许人，不问有罪无罪，递互与鞭，鞭疮痂，常以给膳。

伤赘《南史》：朱龄石字伯儿。少好武，不事崖检。舅淮南蒋氏，才劣。龄石使舅卧听事，剪纸方寸，帖著舅枕，以刀子县掷之。相去八九尺，百掷百中。舅畏龄石，终不敢动。舅头有大瘤，龄石伺舅眠，密割之，即死。按：伤赘，即割瘤也。

嘉禾《书序》：唐叔得禾，异亩同颖，献之天子。王命唐叔归周公于东，作《归禾》。周公既得命禾，旅天子之命，作《嘉禾》。

秦得若雉《史记封禅书》：秦文公获若石云，于陈仓北阪城祠之。其神来也常以夜，则若雄鸡，其声殷云，野鸡夜鸣。以一牢祠，号曰陈宝。按：“雄鸡”，《汉书郊礼志》作“雄雉”。

鲁获如《公羊传》：哀公十四年春，西狩获麟。孰狩之？薪采者也。薪采者则微者也，曷为以狩言之？大之也。麟者仁兽也，有王得则至，无王者则不至。有以告者，曰：“有而角者。”孔子曰：“孰为来哉！孰为来哉！”反袂拭面，涕沾袍。

呼韩入侍《汉宣帝纪》：甘露二年，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。三年春正月，行幸甘泉，郊泰。呼韩邪单于稽侯来朝，赞谒称藩臣而不名。上自甘泉宿池阳宫，蛮夷君长夹道陈。上登渭桥，咸称万岁。

肃慎来庭《孔子世家》：武王克商，通道九夷百蛮，肃慎贡矢石，长尺有咫。《后汉书》：挹娄，古肃慎之国也，在夫余东北千余里。《晋文帝纪》：“肃慎来献石、貂皮等，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。按：《魏志陈留王纪》景元三年，肃慎遣使重译入贡，即其事。又《晋武纪》：咸宁五年，肃慎来献矢石。

黄能之崇《晋语》：郑简公使公孙成子来聘，平公有疾，韩宣子赞授客馆。客问君疾。对曰：“今梦黄能入于寝门，人杀乎？抑厉鬼邪？”子产曰：“昔者鲧违帝命，殛之于羽山，化为黄能，以入于羽渊，实为夏郊，三代举之。”“今周室少卑，晋实继之。其或者未举夏郊邪？”《左》昭七“黄能”作“黄熊”。二传皆无叔向问语，《史通》似误。

谢拾沈遗谢绰《宋拾遗》十卷，见《书志五行》章。

●人物第三十

夫人之生也，有贤不肖焉。若乃其恶可以诫世，其善可以示后，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，是谁之过欤？盖史官之责也。

观太文籍肇创，史有《尚书》，知远疏通，网罗历代。至如有虞进贤，时宗元凯；夏氏中微，国传寒浞；殷之亡也，是生飞廉、恶来；周之兴也，实有散宜、闳夭。若斯人者，或为恶纵暴，其罪滔天；或累仁积德，其名盖世。虽时淳俗质，言约义简，此而不载，阙孰甚焉。

洎夫子修《春秋》，记二百年行事，《三传》并作，史道勃兴。若秦之由余、百里奚，越之范蠡、大夫种，鲁之曹沫、公仪休，齐之宁戚、田穰苴，斯并命代大才，挺生杰出。或陈力就列，功冠一时；或杀身成仁，声闻四海。苟师其德业，可以治国字人；慕其风范，可以激贪励俗。此而不书，无乃太简。

又子长著《史记》也，驰鹜穷古今，上下数千载。至如皋陶、伊尹、傅说，仲山甫之流，并列经诰，名存子史，功烈尤显，事迹居多。盖各采而编之，以为列传之始，而断以夷、齐居首，何齷齪之甚乎？既而孟坚勒成《汉书》，牢笼一代，至于人伦大事，亦云备矣。其间若薄昭、杨仆、颜驷、史岑之徒，其事所以见遗者，盖略小而存大耳。夫虽逐麋之犬，不复顾兔，而鸡肋是弃，能无惜乎？当三国异朝，两晋殊宅，若元则、仲景，时才重于许、洛；何楨、许询，文雅高于扬、豫。而陈寿《国志》、王隐《晋史》，广列诸传，而遗此不编。此亦网漏吞舟，过为迂阔者。

观东汉一代，贤明妇人，如秦嘉妻徐氏，动合礼仪，言成规矩，毁形不嫁，哀恻伤生，此则才德兼美者也。董祀妻蔡氏，载诞胡子，受辱虏廷，文词有余，节概不足，此则言行相乖者也。至蔚宗《后汉》，传标《列女》，徐淑不齿，而蔡琰见书。欲使彤管所载，将安准的？

裴几原删略宋史，时称简要。至如张阴受君命，戕贼零陵，乃守道不移，饮鸩而绝。虽古之义烈，何以加诸？鲍昭文宗学府，驰名海内，方于汉代褒、朔之流。事皆阙如，何以申其褒奖？

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，其书名竹帛者，盖唯记善而已。故太史公有云：“自获麟以来，四百余年，明主贤君、忠臣死义之士，废而不载，余甚惧焉。”

“即其义也。至如四凶列于《尚书》三叛见于《春秋》，西汉之纪江充、石显、东京之载梁冀、董卓，此皆干纪乱常，存灭兴亡所系。既有关时政，故不可阙书。

但近史所刊，有异于是。至如不才之子，群小之徒，或阴情丑行，或素餐尸禄，其恶不足以曝扬，其罪不足以惩戒，莫不搜其鄙事，聚而为录，不其秽乎？抑又闻之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而斗筲之才，何足算也。若《汉》传之有傅宽、靳歙，《蜀志》之有许慈，《宋书》之虞丘进，《魏史》之王宪，若斯数子者，或才非拔萃，或行不逸群，徒以片善取知，微功见识，阙之不足为少，书之唯益其累。而史臣皆责其谱状，征其爵里，课虚成有，裁为列传，不亦烦乎？

语曰：“君子于其所不知，盖阙如也。”故贤良可记，而简牒无闻，斯乃察所不该，理无足咎。至若愚智毕载，妍媸靡择，此则燕石妄珍，齐竽混吹者矣。夫名刊史册，自古攸难；事列《春秋》，哲人所重。笔削之士，其慎之哉！

元凯《左》文十八：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：苍舒、聃、大临、降、庭坚、仲容、叔达，天下之民谓之八恺。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：伯奋、仲堪、叔献、季仲、伯虎、仲熊、叔豹、季，天下之人谓之八元。此十六族也，世济其美。舜臣尧，举八恺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；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。

寒浞《左》襄四：昔有夏之方衰也。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，而淫于原兽，弃武罗、伯因、熊髡、龙圉而用寒浞。寒浞，伯明氏之谗子弟也，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，树之诈慝，以取其国家。

飞廉恶来《秦本纪》：伯翳之裔中在西戎，保西垂，生蜚廉。蜚廉生恶来。恶来有力，蜚廉善走，父子俱以材力事纣。

散宜闳天按：散、闳二人，明列《尚书君》篇，《史通》乃与元凯等同以阙载为疑，疏矣。

由余《秦本纪》：由余，其先晋人也，亡入戎。戎闻繆公贤，故使由余观秦。秦繆公示以宫室、积聚，由余曰：“使鬼为之，则劳神矣；使人为之，亦苦民矣。”繆公怪之，由余笑曰：“夫戎夷上含淳德，以遇其下；下怀忠信，以事其上。不知所以治此，此真圣人之治也。于是繆公惧，以女乐遗戎王，间由余，由余降秦。

百里奚《史记秦本纪》云：晋献公灭虞、虢，虞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，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。按：《左传》之言媵秦穆姬者为井伯，无百里奚之名。惟僖十三，晋人来乞余，有“秦伯问百里与之”一语，亦无奚名。

蠡种《外传越语》：越王句践即位三年，兴师伐吴，不胜，栖于会稽。王使大夫种行成于吴，曰：“蠡为我守于国。”范蠡对曰：“四封之内，百姓之事

，蠡不如种；四封之外，敌国之制，立断之事，种不如蠡。”四年，伐吴。居军三年，遂灭吴。

曹沫按：《刺客传》：曹沫，鲁人，于鲁庄、齐桓之时，有战败会柯劫盟之事。而《公羊》书盟柯，手剑，曹子无名。《左》、《谷》则名曹刿，又皆无劫桓事。故曰《三传》不书曹沫。

公仪休孙《孟子疏》：案《史记》云：公仪休，鲁博士，以高第为鲁相。奉法循理，无所变更。百官自正，使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。按：事又见董子《贤良策对》。

宁戚《管子小称》篇：桓公、管仲、鲍叔牙、宁戚四人饮，鲍叔奉杯而起曰：使公毋忘如莒时也，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，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。按《吕览》、《淮南》并云：击牛角疾歌。《注》曰：“歌《硕鼠》也。”而《吕》作“宁戚”，《淮南》作“宁越”。至应劭述歌，又别歌曰：“南山矸，白石烂，生不遭尧与舜禅。短布单衣适至，从昏饭牛薄夜半，长夜漫漫何时旦。”三书互异，识以备考。

田穰苴《史记》本传：司马穰苴者，田完之苗裔也。齐景公时，晏婴乃荐田穰苴，曰：“穰虽田氏庶孽，然其人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，愿君试之。”景公召穰苴，与语兵事，大说之。以为将军，将兵捍燕、晋之师。

薄昭附见《外戚薄姬传》：高后崩，迎立代王为皇帝，封太后弟昭为轹侯。又见《淮南王传》：淮南厉王恣，不用汉法。时帝舅薄昭为将军，尊重，上令昭予厉王书，谏数之。

杨仆《酷吏传》：仆以千夫为吏。南越反，拜楼船将军，有功，封将梁侯。按：仆非附传，不得云见遗。

颜驷《文选》张衡《思玄赋》云：“尉眉而郎潜兮，逮三叶而进武。”《注》：《汉武故事》：孝武过郎署，见一郎鬓眉皓白，问：“何其老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颜驷。文帝好文，臣好武；景帝好老，臣尚少；陛下好少，臣已老。是以三叶不遇。”上擢为都尉。

史岑参《雕龙》、《选注》。《雕龙》云：“武仲之美显宗，史岑之述熹后。”《选注》：汉有两史岑。一在王莽末，字子孝。《东观汉记》东平王苍上《光武中兴颂》，明帝问“可与谁等”，校书郎对“前世史岑之比”者是也。其一颂和熹邓后者，字孝山，在莽后百有余年。书典散亡，莫详爵里。《集林》诸家以孝山之文载于子孝之集，范晔遂谓：王莽末，沛国史岑，字孝山，以文显。误也。按：《撰注》见《出师颂》。《史通》所列，则莽末字子孝者是。

元则《魏志》附见《曹爽传》。裴《注》：《魏略》曰：桓范字元则。曹爽辅政，以范乡里老宿，特敬之。及宣王起兵，范南见爽，劝爽兄弟以天子旨

许昌，征四方以自辅，”乡别营在阙南，呼召如意，所忧在谷食，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。”爽不从。及宣王收范，持之甚急。范谓部官曰：“徐之，我亦义士耳！”遂送廷尉。《魏氏春秋》曰：范哭谓爽曰：“曹子丹佳人，生汝兄弟，犊耳！何图今日坐汝族灭？”

仲景遍检《三国》裴《注》，绝无其人。刘意岂谓张仲景耶？皇甫谧《释劝》：华陀存精于独识，仲景垂妙定方。盖仲景医圣，与陀齐名。《隋志》方书，亦二人连载，并注汉人。汉末魏初也。而陈寿止传华陀，不及仲景。知几特举出之，理或然耶？《读书志》：《名医录》云：仲景，南阳人，名机，举孝廉，官长沙太守。著《伤寒论》二十二篇，证外合三百九十七法，一百一十二方。《书录解题》：仲景文辞，简古奥雅，古今治伤寒未有能出其外者。按《史通》云“才重许、洛”，地亦合。

何桢张隐《文士传》：何桢字元，有文学，器甚伟。历幽州刺史、廷尉。桢子龢、勔、恽，多至大官。自后累世昌阜。《晋书何充传》：充字次道，魏光禄大夫桢之曾孙也。

许询《世说文学》：许掾，年少时，人比王荀子，许大不平。时诸人士及支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，王亦在焉。许便往与王论理，遂大屈。许复执王理，王执许理，更相覆疏，王复屈。支从容曰：“何至相苦邪？”按：许掾即询也，字玄度。刘尝云：“清风明月，恨无玄度。”荀子，王修小字。又按：《新晋书》错见《孙绰》、《郗》及诸《王》、《谢传》。

秦嘉妻徐《玉台新咏》秦嘉《赠妇诗》序云：嘉为郡上掾，妻徐淑寢疾，还家，不获面别，赠诗云尔。淑答诗，略云：妾身兮不令，感疾兮来归；旷废兮侍觐，情敬兮有违。君今兮奉命，远适兮京师。悠悠兮离别，梦想兮容辉；恨无兮羽翼，高飞兮相追。《艺文类聚》：淑复嘉书云：昔诗人有飞蓬之感，班姬有谁荣之叹。素琴明鉴，当待君还。未奉光仪，宝钗不列。《丹铅录》：予观《艺文》、《玉台》二书，见东汉妇人徐淑与夫书及诗，皆丽则可诵。《幽明录》：淑书昼卧，流涕。嫂问之。曰：“适见嘉自说往津亭乡，病亡。一客赍书还，日中当至。”举家大惊。书至，事如梦。

董祀妻蔡《后汉列女传》：陈留董祀妻者，同郡蔡邕之女也。名琰，字文姬，博学有才辩，又妙于音律，适河东卫仲道。夫亡，无子。兴平中，天下丧乱，为胡骑所获，没于南匈奴左贤王。在胡中，生二子。曹操素与邕善，遣使者以金璧赎之，而重嫁于祀。

张《晋书忠义传》：张，吴郡人，少有操行。恭帝践祚，刘裕以帝之故吏，素所亲信，封药酒一罍付，密令鸩帝。既受命，叹曰：“鸩君求生，何面目视息世间哉！不如死也。”因自饮之而死。按：《宋书》则于其子《畅传》见之。

易代之史，体自应尔，可无阙如之讥。

鲍昭《宋书临川王传》：义庆为宗室之表，招聚文学之士东海鲍照等，引为佐使。照字明远，文辞赡逸，为《河清颂》，序甚工。世祖好为文章，自谓物莫能及。照悟其旨，为文多鄙言累句，当世咸谓照才尽，实不然也。按：唐人避武后讳，多作“鲍昭”。

三叛《左》昭三十一：齐豹为卫司寇，作而不义，其书为盗。邾庶其、莒牟夷、邾黑肱以土地出，不求其名，贱而必书，所以惩肆而去贪也。《春秋》书齐豹曰盗，三叛人名，以惩不义，其善志也。

傅靳《汉书》樊、酈、夏侯、灌、傅、靳、周同傅。按：“傅靳”恐当作“傅周”，盖七人中叙功，惟传宽、周事最少也。

许慈《蜀志》本传：慈字仁笃。又有胡潜字公兴，并为博士，典掌旧文。更相克伐，书籍有无，不相通借，时寻楚摠。其矜己妒彼至于此。

虞丘进《宋书》本传：进累战有功，封望蔡县男，除宋台令书。史臣曰：诸将起自豎夫，心一乎主，百死而不顾，遂飨封侯之报。

王宪《魏书》本传：宪字显则，北海剧人。归诚，太祖见之，曰：“此王猛孙也。”厚礼待之。进爵剧县侯，卒年八十九。《北史》“宪”作“”。

燕石《阃子》：宋之愚人得燕石梧台之侧，藏之，以为大宝。周客闻而观焉，革匱十重，缙巾十袭。客见之，掩口卢胡而笑曰：“此燕石也，与瓦甃同。”

齐竽《韩子内储说》：一听则愚智不分，责下则人臣不参。其说在吹竽。齐宣王使人吹竽，必三百人，南郭处士为王吹竽，王说之。宣王死，王立，好一一听之，处士逃。

●才第第三十一

夫史才之难，其难甚矣。《晋令》云：“国史之任，委之著作，每著作郎初至，必撰名臣传一人。”斯盖察其所由，苟非其才，则不可叨居史任。历观古之作者，若蔡邕、刘峻、徐陵、刘炫之徒，各自谓长于著书，达于史体，然观侏儒一节，而他事可知。案伯喈于朔方上书，谓宜广班氏《天文志》。夫《天文》之于《汉史》，实附赘之尤甚者也。必欲申以掩摭，但当锄而去之，安可仍其过失，而益其芜累？亦奚异观河倾之患，而不遏以提防，方欲疏而导之，用速怀襄之害。述史如此，将非练达者欤？孝标持论谈理，诚为绝伦。而《自叙》一篇，过为烦碎；《山栖》一志，直论文章。谅难以偶迹迁、固，比肩陈、范者也。孝穆在齐，有志梁史，及还江左，书竟不成。嗟乎！以徐公文体，而施诸史传，亦犹灞上儿戏，异乎真将军，幸而量力不为，可谓自卜者审矣。光伯以洪儒硕学，而不遇。观其锐情自叙，欲以垂示将来，而言皆浅俗，理无要

害。岂所谓“诵《诗》三百，虽多，亦奚以为”者乎！

昔尼父有言：“文胜质则史。”盖史者当时之文也，然朴散淳销，时移世异，文之与史，较然异辙。故以张衡之文，而不闲于史；以陈寿之史，而不习于文。其有赋述《两都》，诗裁《八咏》，而能编次汉册，勒成宋典。若斯人者，其流几何？

是以略观近代，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。其为式也，罗含、谢客宛为歌颂之文，萧绎、江淹直成铭赞之序，温子升尤工复语，卢思道雅好丽词，江总狂獭以沈迷，庾信轻薄而流宕。此其大较也。然向之数子所撰者，盖不过偏记杂说，小卷短书而已，犹且乖滥驳，一至于斯。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，弥纶一代，使其始末圆备，表里无咎，盖亦难矣。

但自世重文藻，词宗丽淫，于是沮诵失路，灵均当轴。每西省虚职，东观才，凡所拜授，必推文士。遂使握管怀铅，多无铨综之识；连章累牍，罕逢微婉之言。而举俗共以为能，当时莫之敢侮。假令其间有术同彪、峤，才若班、荀，怀独见之明，负不刊之业，而皆取窘于流俗，见嗤于朋党。遂乃哺糟，俯同妄作，披褐怀玉，无由自陈。此管仲所谓“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，害霸之道”者也。

昔傅玄有云：“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。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抚、马严撰中兴纪传，其文曾不足观。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者也。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继而成之。岂亦各拘于时，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？”嗟乎！拘时之患，其来尚矣。斯则自古所叹，岂独当今者哉！

晋令《隋经籍志》：《晋令》四十卷。《晋职官志》：著作郎始到职，必撰名臣传一人。

侏儒一节《吴志潘睿传注》：武陵部从事樊叛，外白差万人往讨，睿曰：五千兵足可擒。实无才，昔尝为州人设馔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余自起。此亦侏儒观一节之验也。按：成语似别有本，俟考。

朔方上书《后汉蔡邕传》：邕字伯喈，拜郎中，校书东观。对灾咎，讥刺宠臣，下狱。减死，徙朔方。上书自陈，奏其所著十意。《注》：自陈曰：臣自在布衣，常以为《汉书》十志下尽王莽，光武以来，唯记纪传，无续志者。故太傅胡广略以所有旧事与臣，臣欲删定者一，所当接续者四，前志所无，臣欲著者五。分别首目，并书章左，唯陛下留神。

自叙山栖刘峻见《补注》篇。又本传：因游东阳紫岩山，筑室居焉。为《山栖志》，其文甚美。又尝为《自序》，曰：“余自比冯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异之者四。”后详《自叙》篇。

孝穆在齐《陈书徐陵传》：陵字孝穆。太清二年，兼通直散骑常侍。使魏

，会齐受禅，陵累求复命，终拘留不遣。及齐送贞阳侯为梁嗣，乃遣陵随还。陈天嘉年，领大著作。按：“在齐有志梁史”之语，本传、本集皆不见。

光伯自叙《隋儒林传》：刘炫字光伯。纳言杨达举炫博学，射策高第，除太学博士。岁余，归河间，于时盗贼蜂起，教授不行。乃自为赞曰：通人自叙风徽，余敢仰均先达，徒以日迫桑榆，门徒两散，殆及余喘，薄言胸臆云云。

两都《两都赋》，班固撰。见《载文》篇。

八咏《八咏》，沈约撰。隐侯本集：一、《登台望秋月》，二、《会围临春风》，三、《岁暮愍衰草》，四、《霜来悲落桐》，五、《夕行闻夜鹤》，六、《晨征听晓鸿》，七、《解去朝市》，八、《被褐守山东》。坡诗《虔州八境》：《八咏》聊同沈隐侯。王《注》：沈约为东阳太守，作《八咏》，写于楼上。按东阳，今金华府。陆鲁望《二遗诗序》云：东阳多名山，金华为最。“守山东”，指此也。

罗含《晋文苑传》：罗含字君章。尝梦一鸟，文彩异常，飞入口，自此藻思日新。太守谢尚称曰：“湘中琳琅。”于城西小洲上立茅屋，布衣蔬食，晏如也。征正员郎，转廷尉，致仕，门施行马。

谢客即谢灵运，见《论赞》篇。《南史庾肩吾传》：谢客吐言天拔，时有不拘，是其糟粕。《谢弘微传》：客儿，灵运小名。《异苑》：灵运生于会稽，其家以子孙难得，送于钱唐杜明师养之，十五方还。故曰客儿。

萧绎萧绎即梁元帝，参本纪。初封湘东王，颇有高名，与裴子野、刘显、萧子云为布衣之交，著作多行于世。

江淹《梁书江淹传》：淹字文通。少以文章显，晚节才思微退，时人谓之才尽。所著述百余篇并《齐史》十志。

温子升见《叙事》篇。

卢思道《北史卢玄传》：玄之孙思道，才学兼著。齐天保中，《魏史》成，思道多所非毁。周平齐，追赴长安。终散骑侍郎、参内史事。集二十卷。

丽词《文心雕龙》有《丽词》篇，论骈俪体，其文曰：造化赋形，支体必双；神理为用，事不孤立。心生文辞，高下相须。皋陶赞云：“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”益陈谟云：“满招损，谦受益。”岂营丽辞，率然成对。

江总《陈书》：总字总持。家传赐书，昼夜寻读。文伤于浮艳，后主之世，总当权宰，日与宴游后庭，共陈暄、孔节等十余人，谓之狎客。

庚信《北史文苑传》：庚信字子山。父肩吾，为梁中庶子。徐艳为右卫率。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。父子东宫出入，恩莫与比隆。文并绮艳，世号“徐、庾体”焉。元帝即位，聘于西魏。属大军南伐，遂留长安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。

驳《庄子》末篇：惠施多方，其道驳。《魏都赋》：谋驳于王义。按：乖

舛也。本训色杂，或作“驳”，义亦可借。后世书有作“驳”者，训小步，失其义矣。

沮诵失路《升庵外集》：仓颉、沮诵，共造文字，今世知有仓颉，不知有沮诵。按：沮诵失路，借言古笔不行也。又详《外篇正史》篇。

灵均当轴按：《史记屈贾传》，但言屈原者名平，不言别有名字。所谓正则、灵均，盖《离骚》自寓，即内美修能之写象耳。《离骚》，见下篇。此言“灵均当轴”，借言以词人当史局也。

傅玄有言傅玄，见《书事》篇。其言即所撰论《三史》故事，评断得失中语也。作《傅毅》者，非是。

陈尹《后汉班固传》：显宗召固诣校书部，除兰台令史，与前睢阳令陈宗、长陵令群尹敏，共成《世祖本纪》。《困学纪闻》：《论衡》云：陈平仲纪光武，汉家功德可观见。未详平仲何人。阎徵君若，据《班固传》推知是陈宗字。袁宏《后汉纪》：南阳人尹敏字幼季，才学深通。上言书多近语俗辞。上非之。官止长陵令，与班彪善。

杜马《马援传》：援兄子严，字威卿。明德皇后既立，严虑致讥嫌，徙北地，皇后敕使移居洛阳。显宗召见，严进对闲雅，诏留仁寿，与校书郎杜抚、班固等杂定《建武注记》。

刘朱卢扬《后汉文苑传》：刘珍字秋孙。永初中，邓太后诏珍与刘、马融校定东观百家。又诏与作建武以来名臣传。又《朱晖传》：晖孙穆，字公叔，拜尚书。所著论奏二十篇。及卒，蔡邕与门人共述其体行，谥为文忠先生。又《卢植传》：植字子，拜议郎，与马日、蔡邕、杨彪、韩说等补续《汉纪》。又《杨震传》：震曾孙彪字文先。熹平中，公车征拜议郎。《注》：《华峤书》曰：与日、植、邕等著作东观。按：四人传中，朱穆不及续史事。

●序传第三十二

盖作者自叙，其流出于中古乎？案屈原《离骚经》，其首章上陈氏族，下列祖考；先述厥生，次显名字。自叙发迹，实基于此。降及司马相如，始以自叙为传。然其所叙者，但记自少及长，立身行事而已。逮于祖先所出，则蔑尔无闻。至马迁，又征三闾之故事，放文园之近作，模楷二家，勒成一卷。于是扬雄遵其旧辙，班固酌其余波，自叙之篇，实烦于代。虽属辞有异，而兹体无易。

寻马迁《史记》，上自轩辕，下穷汉武，疆宇修阔，道路绵长。故其自叙，始于氏出重黎，终于身为太史。虽上下驰骋，终不越《史记》之年。班固《汉书》，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。其自叙也，则远征令尹，起楚文王之世；近录《宾戏》，当汉明帝之朝。苞括所及，逾于本书远矣。而后来叙传，非止一家

，竞学孟坚，从风而靡。施于家谍，犹或可通，列于国史，多见其失者矣。

然自叙之为义也，苟能隐己之短，称其所长，斯言不谬，即为实录。而相如自序，乃记其客游临邛，窃妻卓氏，以《春秋》所讳，持为美谈。虽事或非虚，而理无可取。载之于传，不其愧乎！又王充《论衡》之《自纪》也，述其父祖不肖，为州闾所鄙，而已答以瞽顽舜神，鲧恶禹圣。夫自叙而言家世，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，苟无其人，阙之可也。至若盛矜于己，而厚辱其先，此何异证父攘羊，学子名母？必责以名教，实三千之罪人也。

夫自媒自，士女之丑行。然则人莫我知，君子不耻。案孔氏《论语》有云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”“不如某之好学也。”又曰：“吾每自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”又曰：“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？”又曰：“吾之先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则圣达之立言也，时亦扬露己才，或托讽以见其情，或选辞以显其迹，终不盱衡自伐，攘袂公言。且命诸门人“各言尔志”，由也不让，见嗤无礼。历观扬雄已降，其自叙也，始以夸尚为宗。至魏文帝、傅玄、陶梅、葛洪之徒，则又逾于此者矣。何则？身兼自善，行有微能，皆剖析具言，一二必载。岂所谓宪章前圣，谦以自牧者欤？

又近古人伦，喜称阀阅。其华门寒族，百代无闻，而角挺生，一朝暴贵，无不追述本系，妄承先哲。至若仪父、振铎，并为曹氏之初；淳维、李陵，俱称拓拔之始。河内马祖，迁、彪之说不同；吴兴沈先，约、之言有异。斯皆不因真律，无假宁楹，直据经史，自成矛盾。则知扬姓之寓西蜀，班门之雄朔野，或胄纂伯侨，或家传熊绎，恐自我作故，失之弥远者矣。盖谄祭非鬼，神所不歆；致敬他亲，人斯悖德。凡为叙传，宜详此理。不知则阙，亦何伤乎？

离骚陈氏族篇首：帝高阳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览揆余于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。名余曰正则兮，字余曰灵均。按：庚信《哀江南赋》自陈氏族较详。

相如自叙为传按：《汉书》本传，无自叙明文。证之后史，知其言固有本。《隋书刘炫传》自为赞曰：通儒司马相如、扬子云、马季长、郑康成等，皆自叙风徽，传芳来叶云云。盖子玄之前，古人已言之矣。

不越史记之年《太史公自序》云：“卒述陶唐以来，至于麟止，自黄帝始。”按：此总纪《史记》全书也，而本序之始终亦括此三言。

远征近录按：《汉书叙传》，其首曰：班之先，令尹子文之后，其末以《答宾戏》终之。时则明帝永平年也。马《序》推史官之由来，班则止于述姓，故《史通》有异辞。

窃妻《相如传》：相如游梁归，临邛令王吉为具召之。时卓王孙女文君新

寡，相如以琴心挑之。文君夜亡奔相如，遂与驰归成都。

论衡自纪《自纪》篇：王充者，会稽上虞人也，字仲任。其先本魏郡，从军有功，封会稽阳亭。国绝，因家焉，以农桑为业。世祖勇任气，怨仇众多。祖父担载，就安钱唐县，生子二：蒙、诵。诵即充父，与豪家丁伯等结怨，徙处上虞。按：瞽顽鲧恶，皆《自纪》中语。

学子名母《战国魏策》：宋人有学者，三年反而名其母。母曰：名我何也？其子曰：尧、舜名，天地名，母贤不过尧、舜，大不过天地，是以名母也。母曰：已于学尽行之乎？将有所不行也，愿子之且以名母为后也。

三千之罪《孝经五刑》篇：子曰：“五刑之属三千，而罪莫大于不孝。”

扬雄自叙本传颜《注》：晋灼曰：晋大夫无扬侯。师古曰：雄之自叙谱牒，称扬侯，葺疏谬也。据此可见《雄传》皆自叙之文，其说必有所受也。前“相如自叙”注已见之。

魏文帝《典论自序》历述平董卓、脱张绣及论射、击剑、弹棋之事，皆著于篇。

傅玄玄字休奕。见《书事》篇。作《傅子》三篇，其自叙未见。

陶梅其人无考。《世说方正注》：梅颐弟陶，字叔真。王敦咨议参军。《晋书》：祖逖兄纳问梅陶曰：君乡里立月旦评，何如？曰：善褒恶贬，佳法也。王隐在坐，曰：《尚书》“三载考绩”，何得月行褒贬？陶曰：此官法也。月旦，私法也。按：陶生许劭之乡，好议论，自叙之作，或是其人。

葛洪《抱朴子自叙》：余抄掇众书，撮其精要。或曰：“玉屑盈车，不如全璧。”答曰：“泳员流者，采珠而捐蚌；登荆山者，拾玉而弃石。余犹摘孔翠之藻羽，脱犀象之角牙矣。”其自序世系，《晋书》本传略采之。

仪父振铎《大戴帝系》篇：颛顼玄孙陆终，娶鬼方氏，产六子，其五曰安，是为曹姓。曹姓者，邾氏也。《通志氏族略》：武王封安之苗裔邾挟为附庸，下至仪父，始见于经。按：邾仪父乃曹之后，非曹之先也。刘言稍借。《史记》：曹叔振铎者，周武王弟也。武王既克殷纣，封叔振铎于曹。

始均李陵《魏书序纪》：黄帝以土德王。北俗谓“土”为“托”，谓“后”为“跋”，故以为氏。其裔始均，入仕尧世，命为田祖。爰历三代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。积六十七世，至成皇帝，讳毛立，威振北方。《宋书索虏传》：索头虏姓托跋，其先李陵后也。按：旧本“始均作”淳维”，淳维是匈奴远祖，与拓跋无涉。“拓”通作“托”、“”。

河内马祖按：《太史公自序》及《晋书》帝纪，同以汉初河内司马为祖。《史通》谓彪说不同，是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叙姓别有所祖也。俟考。

吴兴沈先沈约《宋书自序》：沈子国，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，后以国为氏

。汉有曰戎字威卿者，光武封海昏县侯，辞不受，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余不乡，遂世家焉。顺帝分会稽为吴郡，灵帝分乌程为永安，吴孙皓分吴郡为吴兴郡。晋平吴，改永安为武康。史臣七世祖延始居县东博陆里余乌村。按：《南史沈炯传》亦云吴兴武康人。《史通》云炯言有异，未详所本。

真律宁楹未详。

胄纂伯侨《扬雄传》：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，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扬，因氏焉。家传熊绎《汉书叙传》：班之先与楚同姓，令尹子文之后也。子文初生，虎乳之，楚人谓虎“班”，因氏焉。按：熊绎，楚先君也。

敬他《孝经圣治》：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；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礼。

●烦省第三十三

昔荀卿有云：远略近详。则知史之详略不均，其为辨者久矣。及干令升《史议》，历诋诸家，而独归美《左传》，云：“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子遗。斯盖立言之高标，著作之良模也。”又张世伟著《班马优劣论》，云：“迁叙三千年事，五十万言，固叙二百四十年事，八十万言。是班不如马也。”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，咸以左氏为得，史公为次，孟坚为甚。自魏、晋已还，年祚转促，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《书》。此则后来逾烦，其失弥甚者矣。

余以为近史芜累，诚则有诸，亦犹古今不同，势使之然也。辄求其本意，略而论之。何者？当春秋之时，诸侯力争，各闭境相拒，关梁不通。其有吉凶大事，见知于他国者，或因假道而方闻，或以通盟而始赴。苟异于是，则无得而称。鲁史所书，实用此道。至如秦、燕之据有西北，楚、越之大启东南，地僻界于诸戎，人罕通于上国。故载其行事，多有阙如。且其书自宣、成以前，三纪而成一卷，至昭、襄已下，数年而占一篇。是知国阻隔者，记载不详，年浅近者，撰录多备。此丘明随闻见而成传，何有故为简约者哉！

及汉氏之有天下也，普天率土，无思不服。会计之吏，岁奏于阙廷；轩之使，月驰于郡国。作者居府于京兆征事于四方，用使夷夏必闻，远近无隔。故汉氏之史，所以倍增于《春秋》也。

降及东京，作者弥众。至如名邦大都，地富才良，高门甲族，代多髦俊。邑老乡贤，竞为别录；家牒宗谱，各成私传。于是笔削所采，闻见益多。此中兴之史，所以又广于《前汉》也。

夫英贤所出，何国而无？书之则与日月长悬，不书则与烟尘永灭。是以谢承尤悉江左，京洛事缺于三吴，陈寿偏委蜀中，巴、梁语详于二国。如宋、齐受命，梁、陈握纪，或地比《禹贡》一州，或年方秦氏二世。夫地之偏小，年

之窘迫，适使作者采访易洽，巨细无遗，耆旧可询，隐讳咸露。此小国之史，所以不灭于大邦也。

夫论史之烦省者，但当要其事有妄载，苦于榛芜，言有阙书，伤于简略，斯则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则不然。且必谓丘明为省也，若介葛辨于牛鸣，叔孙志梦于天厌，楚人教晋以拔旆，城者讴华以弃甲。此而毕书，岂得谓之省邪？且必谓“汉书”为烦也，若武帝乞浆于柏父，陈平献计于天山，长沙戏舞以请地，杨仆怙宠而移关。此而不录，岂得谓之烦邪？由斯而言，则史之烦省不中，从可知矣。

又古今有殊，浇淳不等。帝尧则天称大，《书》惟一篇；周武观兵孟津，言成三誓；伏羲止画入卦，文王加以《系辞》。俱为大圣，行事若一，其丰俭不类，悬隔如斯。必以古方今，持彼喻此，如尤、黄帝交战阪泉，施于春秋则城濮、鄢陵之事也。有穷篡夏，少康中兴，施于两汉，则王莽、光武之事也。夫差既灭，句践霸世，施于东晋，则桓玄、宋祖之事也。张仪、马错为秦开蜀，施于三国，则邓艾、锺会之事也。而往之所载，其简如彼；后之所书，其审如此。若使同后来于往世，限一概以成书，将恐学者必诟其疏遗，尤其率略者矣。而议者苟嗤沈、萧之所记，事倍于孙、习；华、谢之所编，语烦于班、马，不亦谬乎！故曰论史之烦省者，但当求其事有妄载，言有阙书，斯则可矣。必量世事之厚薄，限篇第以多少，理则不然，其斯之谓也。

远略近详《荀子非相》篇：传者，久则论略，近则论详，略则举大，详则举加愚者闻其略而不知其详，闻其详而不知其大也。按：文之误从刘勰《文心》来。《文心》云：荀况称录远略近，盖文疑则阙，贵信史也。意亦自背。

令升世伟令升，干宝字也，其说见《二体》篇。世伟，张辅字也，注见《鉴识》篇。

介葛见《言语》篇。

天厌昭四年：初，穆子去叔孙氏，及庚宗，遇妇人，私而宿焉。适齐，梦天厌己，弗胜。顾而见人，黑而上倮，号之曰：“牛助余！”乃胜之。既立，所宿庚宗之妇人献以雉，曰：吾子长矣。见之，则所梦也，号之曰：“牛。”曰：“唯。”遂使为竖，有宠。卒乱其室。

拔旆宣十二：之战，晋师奔，或以广队不能进。楚人之脱。少进，马还。又之，拔旆投衡，乃出。顾曰：“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。”

弃甲见《言语》篇。

乞浆柏父郭《注》：上微行，尝夜至柏谷，舍于逆旅。因从乞浆，主人翁曰：“无浆，正有溺耳。”且疑上为奸盗，欲攻之。主人姬睹上状貌而异之，止其翁。翁不听，姬饮翁酒，缚之。乃杀鸡为食，以谢客。明日，上归，召姬赐

金千斤。按：郭不言所出，后阅《汉武故事》得之。

献计天山《汉书高帝纪》：至平城，为匈奴所围七日，用陈平计得出。《注》：应劭曰：陈平使画工图美女，间遗阏氏，云欲献之。阏氏畏其夺己宠，因谓单于曰：汉天子亦有神灵，得其地，非能有也。于是开一角，得出。郑氏曰：计鄙陋，故秘。

长沙戏舞《汉书景十三王传》：长沙定王发母微，故王卑贫国。《注》：应劭曰：景帝后二年，诸王来朝。有诏更前称寿歌舞，定王但张袖小举手，左右笑其拙。上怪问之，对曰：“臣国小地狭，不足回旋。”帝乃以武陵、零陵、桂阳益焉。

杨仆移关《汉书孝武纪》：元鼎三年冬，徙函谷关于新安，以故关为弘农县。《注》：应劭曰：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，耻为关外民。上书乞徙东关，以家财给其用度。武帝意亦好广阔，于是徙关三百里。按：已上四条，皆所谓班氏不录者也。今详考《汉书》，果皆别见。而郭本率以班《书》正文串录为注，反似其言皆出史文者，岂不与本旨刺谬乎！至杨仆一条，但钞《酷吏》本传，尤与移关事无涉矣。只此校订，颇费日力。后详王本，大半得之，是其胜郭本处。

城濮鄢陵城濮事在僖二十八，鄢陵事在成十六。所谓春秋晋、楚三大战之二也。

有穷少康有穷后羿，见《人物》篇。又《左》哀元：昔有过浇灭夏后相，后方娠，逃归有仍，生少康焉。浇求之，奔有虞。虞思妻之二姚，而邑诸纶。能布其德，以收夏众。使女艾谍浇，复禹之绩，祀夏配天。

王莽光武二汉终始，传记载之，凡数卷。

桓玄宋祖《晋书》之《叛逆》及《诸葛长民》、《何无忌》等传，《宋书》之《武帝纪》及《刘道规》等传，并载其事，亦数卷。

为秦开蜀《战国秦策》：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，起兵伐蜀，遂定蜀。《史记》略同。

邓艾钟会《魏志》：邓艾字士载。钟会字士季，太傅繇小子也。司马文王以蜀将姜维屡扰边陲，大举图蜀。景元四年秋，下诏使邓艾统诸军三万余人趋甘松、沓中缀维，会统十万众，分从斜谷、骆谷入。移檄蜀将吏士民云云。按：《魏志》、《蜀志》及《晋书文帝纪》，其事专载、夹载不一册。

沈萧四句初注此书，案头有二本，文异而误同。正凝想间，张生玉谷至，共勘之。拣所两有，汰所两羨，而四句出，遂刊定之。后见别本，一字不爽也。二本大小书杂乱，谬误录后：一本：议者苟嗤沈约著《宋书》，衍著《齐书》，萧之所记，事倍于孙当《晋书》。凿齿亦著《晋书》。习、华、谢之所

编，语烦于班、马。又一本：议者苟嗤沈约、萧衍、孙盛、习凿齿之所编，语烦于班、马。

●杂述第三十四

在昔三坟、五典、春秋、杞，即上代帝王之书，中古诸侯之记。行诸历代，以为格言。其余外传，则神农尝药，厥有《本草》；夏禹敷土，实著《山经》；《世本》辨姓，著自周室；《家语》载言，传诸孔氏。是知偏记小说，自成一家。而能与正史参行，其所由来尚矣。

爰及近古，斯道渐烦。史氏流别，殊途并鹜。权而为论，其流有十焉：一曰偏纪，二曰小录，三曰逸事，四曰琐言，五曰郡书，六曰家史，七曰别传，八曰杂记，九曰地理书，十曰都邑簿。夫皇王受命，有始有卒，作者著述，详略难均。有权记当时，不终一代，若陆贾《楚汉春秋》、乐资《山阳载记》、王韶《晋安陆纪》、姚最《梁昭后略》。此之谓偏纪者也。普天率土，人物弘多，求其行事，罕能周悉，则有独举所知，编为短部，若戴逵《竹林名士》、王粲《汉末英雄》、萧世诚《怀旧志》、卢子行《知己传》。此之谓小录者也。国史之任，记事记言，视听不该，必有遗逸。于是好奇之士，补其所亡，若和峤《汲冢纪年》、葛洪《西京杂纪》、顾协《琐语》、谢绰《拾遗》。此之谓逸事者也。街谈巷议，时有可观，小说厄言，犹贤于己。故好事君子，无所弃诸，若刘义庆《世说》、裴荣期《语林》、孔思尚《语录》、阳松《谈藪》。此之谓琐言者也。汝、颍奇士，江、汉英灵，人物所生，载光郡国。故乡人学者，编而记之，若圈称《陈留耆旧》、周斐《汝南先贤》、陈寿《益部耆旧》、虞预《会稽典录》。此之谓郡书者也。高门华胄，奕世载德，才子承家，思显父母。由是纪其先烈，貽厥后来，若扬雄《家谍》、殷敬《世传》、《孙氏谱记》、《陆宗系历》。此之谓家史者也。贤士贞女，类聚区分，虽百行殊途，而同归于善。则有取其所好，各为之录，若刘向《列女》、梁鸿《逸民》、赵采《忠臣》、徐广《孝子》。此之谓别传者也。阴阳为炭，造化为工，流形赋象，于何不育。求其怪物，有广异闻，若祖台《志怪》、干宝《搜神》、刘义庆《幽明》、刘敬叔《异苑》。此之谓杂记者也。九州土宇，万国山川，物产殊宜，风化异俗，如各志其本国，足以明此一方，若盛弘之《荆州记》、常璩《华阳国志》、辛氏《三秦》、罗含《湘中》。此之谓地理书者也。帝王桑梓，列圣遗尘，经始之制，不恒厥所。苟能书其轨则，可以龟镜将来，若潘岳《关中》、陆机《洛阳》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建康宫殿》。此之谓都邑簿者也。

大抵偏纪小录之书，皆记即日当时之事，求诸国史，最为实录。然皆言多鄙朴，事罕圆备，终不能成其不刊，永播来叶，徒为后生作者削稿之资焉。逸

事者，皆前史所遗，后人所记，求诸异说，为益实多。及妄者为之，则苟载传闻，而无铨择。由是真伪不别，是非相乱。如郭子横之《洞冥》，王子年之《拾遗》，全构虚辞，用惊愚俗。此其为弊之甚者也。琐言者，多载当时辨对，流俗嘲谑，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，谈话者将为口实。及蔽者为之，则有诋訾相戏，施诸祖宗，褻狎鄙言，出自床第，莫不升之纪录，用为雅言，固以无益风规，有伤名教者矣。郡书者，矜其乡贤，美其邦族，施于本国，颇得流行，置于他方，罕闻爱异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，刘之该博，而能传诸不朽，见美来裔者，盖无几焉。家史者，事惟三族，言止一门，正可行于室家，难以播于邦国。且箕裘不堕，则其录犹存；苟薪构已亡，则斯文亦丧者矣。别传者，不出胸臆，非由机杼，徒以博采前史，聚而成书。其有足以新言加之别说者，盖不过十一而已。如寡闻末学之流，则深所嘉尚；至于探幽索隐之士，则无所取材。杂记者，若论神仙之道，则服食炼气，可以益寿延年；语魑魅之途，则福善祸淫，可以惩恶劝善，斯则可矣。及谬者为之，则苟谈怪异，务述妖邪，求诸弘益，其义无取。

地理书者，若朱赣所采，浹于九州；阡所书，殫于四国。斯则言皆雅正，事无偏党者矣。其有异于此者，则人自以为乐土，家自以为名都，竞美所居，谈过其实。又城池旧迹，山水得名，皆传诸委巷，用为故实，鄙哉！都邑簿者，如宫阙、陵庙、街廛、郭邑，辨其规模，明其制度，斯则可矣。及愚者为之，则烦而且滥，博而无限，论榱椽则尺寸皆书，记草木则根株必数，务求详审，持此为能。遂使学者观之，瞀乱而难纪也。于是考兹十品，征彼百家，则史之杂名，其流尽于此矣。至于其间得失纷糅，善恶相兼，既难为缕，故粗陈概。且同自郅，无足讥焉。

又案子之将史，本为二说。然如《吕氏》、《淮南》、《玄晏》、《抱朴》，凡此诸子，多以叙事为宗，举而论之，抑亦史之杂也，但以名目有异，不复编于此科。

盖语曰：“众星之明，不如一月之光。”历观自古，作者著述多矣。虽复门万户万，波委云集。而言皆琐碎，事必丛残。固难以接光尘于《五传》，并辉烈于《三史》。古人以比玉屑满篋，良有旨哉！然则菑之言，明王必择；葑菲之体，诗人不弃。故学者有博闻旧事，多识其物，若不窥别录，不讨异书，专治周、孔之章句，直守迁、固之纪传，亦何能自致于此乎？且夫子有云：“多闻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”“知之次也。”苟如是，则书有非圣，言多不经，学者博闻，盖在择之而已。

神农本草宋艾晟《本草序》：《神农》旧经止于三卷，药数百种。梁陶隐居因而倍之。《唐于志宁传》：帝问《本草》、《别录》，对曰：班固惟记《

黄帝内外经》，不载《本草》。至齐《七录》乃称之。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含气，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，至桐、雷乃载篇册。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，疑张仲景、华佗窜记其语。《别录》者，魏、晋以来，吴普、李当之所记，其言华叶形色，附《经》为说。故弘景合而录之。

夏禹山经胡渭《禹贡锥指》：《山海经》十三篇，刘歆以为出于唐、虞之际。《列子》曰：“大禹行而见之，伯益知而名之，夷坚闻而志之。”然其间可疑甚多。颜之推曰：“禹、益所记，而有长沙、零陵、诸暨，后人所羸也。”尤袤曰：“此先秦之书，非禹、伯翳作。”二说允当。

世本辨姓《汉艺文志》：《世本》十五篇，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系谥名号。

偏纪四种陆贾《楚汉春秋》九卷，见《春秋》家。《山阳载记》，《隋经籍志》：乐资撰，十卷。按：山阳公谓汉献帝，禅魏，降封。《晋安帝纪》，《宋书》：王韶之字休泰，私撰《晋安帝阳秋》，除著作佐郎，使续后事，讫义熙九年。善叙事。按：《晋安帝纪》即此《阳秋》也。旧作“安陆”，误。又按：《北史》有王韶，乃隋之武臣。此以属对省“之”字耳。《梁昭后略》，《隋志》：姚最撰，十卷。按：《隋志》无“昭”字，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并有“昭”字。

小录四种《竹林名士》，《隋志》：《竹林七贤论》二卷，晋太子中庶子戴逵撰。《唐志》亦作《七贤论》。《汉末英雄记》，《隋志》：王粲撰，残缺。萧世诚《怀旧志》，《隋》、《唐志》：梁元帝撰，九卷。按：世诚，元帝字也，讳绎。见《核才》篇。卢子行《知己传》，《隋》、《唐志》：卢思道撰，一卷。按：子行，思道字也。

逸事四种和峤《汲冢纪年》，按：《纪年》见《春秋》家，皆简编科斗文字。《读书志》：所得凡八千五百一十四字，诏和峤等以隶字写之。《西京杂记》，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、葛洪撰，二卷。按：伯厚《纪闻》谓是吴均及萧贲依托。顾协《琐语》，《隋志》：一卷，梁金紫光禄大夫顾协撰。谢绰《拾遗》，见《书志五行》章。又《书事》篇言谢拾沈遗即此。

琐言四种刘义庆《世说》，见《尚书》家。裴荣期《语林》，见《书事》篇。《隋志》：裴启撰。按：荣期盖其字也。孔思尚《语录》，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作《宋齐语录》十卷。亦见《书志五行》章。阳松《谈藪》，《书录解題》：北齐秘书省正字北平阳松撰，事综南北八朝，隋开皇中所述。

郡书四种《陈留耆旧传》，《隋志》：汉议郎圈称撰，二卷。《汝南先贤》，《隋志》：魏周斐《汝南先贤传》，五卷。《旧唐志》“斐”作“裴”。《益部耆旧传》，《隋志》：陈寿撰，十四卷。《会稽典录》，《隋志》：虞预撰

，二十四卷。

家史四种扬雄《家谱》，《汉书扬雄传》即采此为之。其说详《序传》篇。殷敬《世传》，《唐志》作《殷氏家传》三卷，殷敬撰。《孙氏谱记》，《唐志》：十五卷，无撰人名。《陆宗系历》，《唐志》作《吴郡陆氏宗系谱》，陆景献撰。

别传四种刘向《列女传》，会《序》：刘向所序，凡八篇，《隋志》及《崇文总目》皆称十五篇。嘉祐中，苏颂定其书，复为八篇。梁鸿《逸民》，《后汉书》本传：鸿仰慕前世高士，为四皓以下二十四人作颂。按：鸿所撰即此，不当云“逸民”。或因鸿在《逸民传》中，有注字句旁者，传写误耶？赵采《忠臣传》，按：《隋》、《唐志忠臣传》但有梁元帝撰，赵采无考。徐广《孝子传》，《新》《旧唐志》：徐广撰，三卷。

杂记四种祖台之《志怪》，《隋志》：二卷。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作四卷。《晋书》：台之字元辰，官侍中、光禄大夫。干宝《搜神记》，《隋志》：三十卷。刘义庆《幽明录》，《隋》、《唐志》并云《幽明录》二十卷。刘敬叔《异苑》，《隋志》：宋给事刘敬叔撰，十卷。

地理书四种盛弘之《荆州记》，《隋志》：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。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，见《补注》篇。辛氏《三秦》，按：《后汉李膺传》章怀《注》引之，以证“登龙门”语。其书宜未亡，而史志皆阙，卷帙无考。罗含《湘中》，《文献经籍考》：《湘中山水记》三卷，晋耒阳罗含君章撰，范阳卢拯注。其书颇及隋、唐以后事，则后人附益也。又按：地理与郡书略有辨，郡书主人物，地理主风土。但其中《华阳志》似阑入。

都邑簿四种潘岳《关中记》，《唐志》：一卷，潘岳撰。宋《中兴与书目》以撰人为葛洪，或是别本。陆机《洛阳记》，《隋》、《唐志》：一卷。《三辅黄图》，见《书志》篇《汉三辅典》注。《建康宫殿》，无考。又按：都邑簿，志规制也，更与郡书、地理有辨。

洞冥拾遗东汉郭宪《洞冥序》：武帝明俊特异之主，东方朔滑稽浮诞以匡谏，洞心于道教，使冥迹之奥，昭然显著。今籍旧史不载者，撰《洞冥记》四卷。子横，宪字也。梁萧绮《拾遗记序》：《拾遗记》者，晋陇西王嘉字子年撰。皆残缺。文起羲、炎，事讫西晋，辞趣过诞，推理陈迹，盖绝世而宠博矣。

刘撰有《敦煌实录》十卷，《凉书》十卷。其人详《论赞》、《正史》、《黠烦》三篇。

朱赣阕朱赣，按《隋志》地理书，陆澄合《山海经》已来一百六十家，并多零失，见存四十二家。又任《地记》增多陆本八十四家，亦多零失，见存唯

十二家。今考其所列见存书，皆无朱贛撰九州书名，岂在零夫中耶？前辛氏《三秦》当亦然。《北史》：闕，敦煌人，字玄阴。乐安王丕引为从事中郎。撰《十三州志》。《隋志》：《十三州志》十卷。

●辨职第三十五

夫设官分职，绩课能，欲使上无虚授，下无虚受，其难矣哉！昔汉文帝幸诸将营，而目周亚夫为真将军。嗟乎！必于史职求真，斯乃特为难遇者矣。

史之为务，厥途有三焉。何则？彰善贬恶，不避强御，若晋之董狐，齐之南史，此其上也。编次勒成，郁为不朽，若鲁之丘明，汉之子长，此其次也。高才博学，名重一时，若周之史佚，楚之倚相，此其下也。苟三者并闕，复何为者哉？

昔鲁叟之修《春秋》也，不藉三桓之势；汉臣之著《史记》也，无假七贵之权。而近古每有撰述，必以大臣居首。案《晋起居注》载康帝诏，盛称著述任重，理藉亲贤，遂以武陵王领秘书监。寻武陵才非河献，识异淮南，而辄以彼藩翰，董斯邦籍，求诸称职，无闻焉尔。既而齐撰礼书，和士开总知；唐修《本草》，徐世监统。夫使辟阳、长信，指挥马、郑之前，周勃、张飞，弹压桐、雷之右，斯亦怪矣。

大抵监史为难，斯乃尤之尤者。若使直若南史，才若马迁，精勤不懈若扬子云，谙识故事若应仲远，兼斯具美，督彼群才，使夫载言记事，藉为模楷，搦管操觚，归其仪的，斯则可矣。但今之从政则不然，凡居斯职者，必恩幸贵臣，凡庸贱品，饱食安步，坐啸画诺，若斯而已矣。夫人既不知善之为善，则亦不知恶之为恶。故凡所引进，皆非其才，或以势利见升，或以干祈取擢。遂使当官效用，江左以不乐为谣，拜职辨名，洛中以不闲为说。言之可为大噓，可为长叹也。

会试论之，世之从仕者，若使之为将也，而才无韬略；使之为吏也，而术靡循良；使之属文也，而匪闲于辞赋；使之讲学也，而不习于经典。斯则负乘致寇，悔吝旋及。虽五尺童儿，犹知调笑者矣。唯夫修史者则不然。或当官卒岁，竟无刊述，而人莫之省也；或辄不自揆，轻弄笔端，而人莫之见也。由斯而言，彼史曹者，崇峻宇，深附九重，虽地处禁中，而人同方外。可以养拙，可以藏愚，绣衣直指所不能绳，强项申威所不能及。斯固素餐之窟宅，尸禄之渊藪也。凡有国有家者，何事于斯职哉！

昔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，子曰：“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”又语云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”。观历代之置史臣，有同嬉戏，而竟不废其职者，盖存夫爱礼，吝彼典刊者乎！

昔丘明之修传也，以避时难；子长之立记也，藏于名山；班固之成书也

，出自家庭；陈寿之草志也，创于私室。然则古来贤俊，立言垂后，何必身居宇，迹参僚属，而后成其事乎？是以深识之士，知其若斯，退居清静，杜门不出，成其一家，独断而已。岂与夫冠猴献状，评议其得失者哉！

真将军《绛侯世家》：亚夫军细柳。上自劳军，先驱至，不得入。都尉曰：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诏。居无何，上至壁门，士吏曰：“将军约，军中不得驰驱。”天子乃按辔徐行。成礼而去。文帝曰：“嗟乎！此真将军也。”

史佚佚《书》作“逸”。《洛诰》：王命周公后作册逸告。孔《传》：王为册书，使史逸告伯禽封命之书。《左》成四：季文子曰：“史佚之志有之。”杜《注》：史佚，周文王太史。

倚相《左》昭十二：左史倚相趋过，王曰：“是良史也，子善视之。是能读三坟、五典、八索、九丘。”《外传楚语》：王孙曰：“有左史倚相，能道训典，以叙百物，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，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。”

晋起居注《隋经籍志》自晋泰始起，至晋元熙，凡二十部。又《晋起居注》三百一十七卷，宋北徐州主簿刘道会撰。

武陵王《晋书》：武陵王字道叔，康帝建元初领秘书监。无学术而有武，为桓温所忌。

河献淮南《汉书》：河间献王德，孝景皇帝子。被服造次，必于儒者。山东之儒，多从之游。又：淮南王安好书，致宾客。详《自叙》篇。

礼书士开总知《北齐恩幸传》：和士开解悟捷疾，世祖性好握槊，士开善此戏，因此亲狎。

世祖践祚，加开府。后主深委仗之。又先得幸于胡太后，封淮阳王。又《魏收传》：后主即位，收掌诏诰，除尚书右仆射。总议监修五礼事，奏请赵彦深、和士开、徐之才共监。

本草世监统《旧唐书李传》：，曹州人，本姓徐，名世。以犯太宗讳，单名焉，赐姓李氏，封英国公。又《吕才传》：右监门长史苏敬言陶弘景《本草》多舛谬。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并诸名医增损旧本，仍令司空李总监定之，并图，合成五十四卷。

辟阳长信荀悦《高后纪》：徙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。初，吕后获于楚，食其以舍人待，得幸。及为丞相，不典治，监宫中事。《通鉴秦纪》：文信侯以舍人毒为宦者，进太后，太后幸之，封毒长信侯。

马郑见《补注》篇。

周勃张飞《史记》世家：绛侯周勃者，沛人也。为材官引强。高祖初起，勃以中涓从攻战。木强，不好文学。惠帝时，以列侯为太尉。《蜀志》：张飞字益德，涿人也。先主长阪之走，飞拒后，据水断桥，目横矛曰：“身是张益

德也。”敌无敢近者。所过战克。封西乡侯，谥桓侯。按：“益德”，《华阳国志》作“翼德”。

桐雷《旧注》：《荒史》：黄帝主医药之臣，有岐伯、雷公、俞跗、巫彭、桐君，凡五人。岐伯、雷公作《内经》，桐君能处方。按：二字连称，《于志宁传》亦有之。见《杂述》篇注。

应仲远《后汉》：应劭字仲远。详《自叙》篇。

坐啸画诺《后汉党锢传序》：汝南太守宗资任功曹范滂，南阳太守成亦委功曹岑。二郡为谣曰：“汝南太守范孟博，南阳宗资主画诺。南阳太守岑公孝，弘农成但坐啸。”

不乐不闲二句未详。

史曹地处禁中《旧书职官志》：历代史官隶秘书省著作局，贞观三年始移史馆于禁中，在门下省北。宰相监修国史，遂成故事。及大明宫成，置于门下省南。馆门东西有枣树七十四株。至开元二十五年，又移中书省北，以旧尚药局充馆地。按：史馆第三移，已在作《史通》事后，总之皆在禁近也。

语云虽无老成《后汉孔融传》：融性好士，与蔡邕素善。邕卒后，有虎贲士貌类于邕，融每酒酣，引与同坐，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按：《史通》荅用此语，谓貌似而实不称也。故不曰《诗》云，而曰语云。

丘明避时见《申左》序述《汉书艺文志》语。

成书家庭《班固传》：固以父彪所续前史未详，乃潜精研思，欲就其业。有人上告固私改国史者，郡上其书，显宗甚奇之。

草志私室《陈寿传》：寿领本郡中正，撰《魏吴蜀三国志》。既卒，范上表曰：陈寿作志，明乎得失，愿垂采录。于是诏下河南尹、洛阳令，就家写其书。按：此二条《正史》篇亦见之。

冠猴献状《汉盖宽饶传》：平恩侯许伯入第，丞相、御史皆贺。宽饶不往，请之，乃往。酒酣乐作，长信少府檀长乡起舞，为沐猴与狗斗，坐皆大笑。宽饶视屋而叹。按：献状，媚态也。许伯，外戚恩泽侯。

●自叙第三十六

予幼奉庭训，早游文学。年在纨绮，便受《古文尚书》。每苦其辞艰琐，难为讽读。虽屡逢捶挞，而其业不成。尝闻家君为诸兄讲《春秋左氏传》，每废《书》而听。逮讲毕，即为诸兄说之。因窃叹曰：“若使书皆如此，吾不复怠矣。”先君奇其意，于是始授以《左氏》，期年而讲诵都毕。于时年甫十有二矣。所讲虽未能深解，而大义略举。父兄欲令博观义疏，精此一经。辞以获麟已后，未见其事，乞且观余部，以广异闻。次又读《史》、《汉》、《三国志》。既欲知古今沿革，历数相承，于是触类而观，不假师训。自汉中兴与降

，迄乎皇家实录，年十有七，而窥览略周。其所读书，多因假赁，虽部帙残缺，篇第有遗，至于叙事之纪纲，立言之梗概，亦粗知之矣。

但于时将求仕进，兼习揣摩，至于专心诸史，我则未暇。洎年登弱冠，射策登朝，于是思有余闲，获遂本愿。旅游京洛，颇积岁年，公私借书，恣情披阅。至如一代之史，分为数家，其间杂记小书，又竞为异说，莫不钻研穿凿，尽其利害。加以自小观书，喜谈名理，其所悟者，皆得之襟腑，非由染习。故始在总角，读班、谢两《汉》，便怪《前书》不应有《古今人表》，《后书》宜为更始立纪。当时闻者，共责以为童子何知，而敢轻议前哲。于是郝然自失，无辞以对。其后见《张衡》、《范曄集》，果以二史为非。其有暗合于古人者，盖不可胜纪。始知流俗之士，难与之言。凡有异同，蓄诸方寸。

及年以立，言悟日多，常恨时无同好，可与言者。维东海徐坚，晚与之遇，相得甚欢，虽古者伯牙之识锺期，管仲之知鲍叔，不是过也。复有永城朱敬则、沛国刘允济、义兴薛谦光、河南元行冲、陈留吴兢、寿春裴怀古，亦以言议见许，道术相知。所有榘扬，得尽怀抱。每云：“德不孤，必有邻，四海之内，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。”

昔仲尼以睿圣明哲，天纵多能，睹史籍之繁文，惧览者之不一，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以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》道以黜入索，述《职方》以除九丘，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、虞，以迄于周。其文不刊，为后王法。自兹厥后，史籍逾多，苟非命世大才，孰能刊正其失？嗟予小子，敢当此任！其于史传也，尝欲自班、马已降，讫于姚、李、令狐、颜、孔诸书，莫不因其旧义，普加厘革。但以无夫子之名，而辄行夫子之事，将恐致惊末俗，取咎时人，徒有其劳，而莫之见赏。所以每握管叹息，迟回者久之。非欲之而不能，实能之而不敢也。

既朝廷有知意者，遂以载笔见推。由是三为史臣，再入东观。每惟皇家受命，多历年所，史官所编，粗惟纪录。至于纪传及志，则皆未有其书。长安中，会奉诏预修唐史。及今上即位，又敕撰《则天大娃皇后实录》。凡所著述，尝欲行其旧议。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，每与其凿枘相违，齟齬难入。故其所载削，皆与俗浮沈。虽自谓依违苟从，然犹大为史官所嫉。嗟乎！虽任当其职，而吾道不行；见用于时，而美志不遂。郁怏孤愤，无以寄怀。必寝而不言，嘿而无述，又恐没世之后，谁知予者。故退而私撰《史通》，以见其志。

昔汉世刘安著书，号曰《淮南子》。其书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，上自太公，下至商鞅。其错综经纬，自谓兼于数家，无遗力矣。然自《淮南》已后，作者无绝。必商榷而言，则其流又众。苾仲尼既歿，微言不行；史公著书，是非

多谬。由是百家诸子，诡说异辞，务为小辨，破彼大道，故扬雄《法言》生焉。儒者之书，博而寡要，得其糟粕，失其菁华。而流俗鄙夫，贵远贱近，传兹牾，自相欺惑，故王充《论衡》生焉。民者，冥也，冥然罔知，率彼愚蒙，墙面而视。或讹音鄙句，莫究本源，或守株胶柱，动多拘忌，故应劭《风俗通》生焉。五常异，百行殊执，能有兼偏，知有长短。苟随才而任使，则片善不遗，必求备而后用，则举世莫可，故刘劭《人物志》生焉。夫开国承家，立身立事，一文一武，或出或处，虽贤愚坏隔，善恶区分，苟时无品藻，则理难铨综，故陆景《典语》生焉。词人属文，其体非一，譬甘辛殊味，丹素异彩，后来祖述，识昧圆通，家有诋诃，人相掎摭，故刘勰《文心》生焉。

若《史通》之为书也，盖伤当时载笔之士，其义不纯。思欲辨其指归，殚其体统。夫其书虽以史为主，而余波所及，上穷王道，下人伦，总括万殊，包吞千有。自《法言》已降，迄于《文心》而往，固以纳诸胸中，曾不芥者矣。夫其为义也，有与夺焉，有褒贬焉，有鉴诫焉，有讽刺焉。其为贯穿者深矣，其为网罗者密矣，其所商略者远矣，其所发明者多矣。盖谈经者恶闻服、杜之嗤，论史者憎言班、马之失。而此书多讥往哲，喜述前非。获罪于时，固其宜矣。犹冀知音君子，时有观焉。尼父有云：“罪我者《春秋》，知我者《春秋》。”抑斯之谓也。

昔梁征士刘孝标作《叙传》，其自比于冯敬通者有三。而予辄不自揆，亦窃比于扬子云者有四焉。何者？扬雄尝好雕虫小技，老而悔其少作。余幼喜诗赋，而壮都不为，耻以文士得名，期以述者自命。其似一也。扬雄草《玄》，累年不就，当时闻者，莫不哂其徒劳。余撰《史通》，亦屡移寒暑。悠悠尘俗，共以为愚。其似二也。扬雄撰《法言》，时人竞尤其妄，故作《解嘲》以之。余著《史通》，见者亦互言其短，故作《释蒙》以拒之。其似三也。扬雄少为范、刘歆所重，及闻其撰《太玄经》，则嘲以恐盖酱瓿。然刘、范之重雄者，苾贵其文采若《长扬》、《羽猎》之流耳。如《太玄》深奥，理难探赜。既绝窥逾，入加讥诮。余初好文笔，颇获誉于当时。晚谈史传，遂减价于知己。其似四也。夫才唯下劣，而迹类先贤。是用铭之于心，持以自慰。

抑犹有遗恨，惧不似扬雄者有一焉。何者？雄之《玄经》始成，虽为当时所贱，而桓谭以为数百年外，其书必传。其后张衡、陆绩果以为绝伦参圣。夫以《史通》方诸《太玄》，今之君山，即徐、朱等数君是也。后来张、陆，则未之知耳。嗟乎！傥使平子不出，公纪不生，将恐此书与粪土同捐，烟烬俱灭。后之识者，无得而观。此予所以抚卷涟，泪尽而继之以血也。

东海徐坚《旧书》本传：徐坚少好学，遍览经史。王方庆《三礼》之学，常就质疑，又赏其文章典实。杨再思曰：“此凤阁舍人样。”开元十三年，改

丽正书院为集贤院，以坚为学士，副张说知院事。坚多识典故、前后修撰格式、氏族及国史。凡七入书府。《新书儒学传》：坚宽厚长者。太平公主用事，武攸暨屡邀请坚，坚不许。帝大集贤，幔舍在百司上。张说令揭大榜以侈其宠。坚望见，遽命撤之，曰：“君子乌取多尚人。”卒年七十余，谥曰文。按：徐、朱诸人皆刘氏石友，义取品概互证，故采掇加详。

牙期管鲍《列子汤问》篇：伯牙善鼓琴，钟子期善听曲。每奏，子期辄穷其趣。伯牙叹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“吾于何逃声哉！”又《力命》篇：管夷吾、鲍叔牙二人相友甚戚，管仲尝叹曰：“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鲍子也。”

永城朱敬则《旧书》本传，敬则字少连。长安三年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张易之、昌宗尝命画工图写武三思等十八人形像，号为《高士图》。每引敬则，固辞不就。其高洁守正如此。与三从兄同居四十余年，财产无异。《新书》：敬则请高史官选，以求名才。韦安石尝阅其移史，叹曰：董狐何以加！史官权重宰相，古圣贤臣所以畏惧也。

沛国刘允济《旧书》本传：允济少孤，事母甚谨。弱冠，降著作佐郎。尝采鲁哀公后十二世，接战国，为《鲁后春秋》。长安中，兼修国史。《新书》：允济尝曰：“史官善恶必书，”“此权顾轻哉！而班生受金，陈寿求米，仆乃视如浮云耳。”

义兴薛谦光《旧书薛登传》：登本名谦光，博涉文史。每谈论前代故事，必广引证验，有如目击。与徐坚、刘子玄齐名友善。景云中，拜御史大夫。僧惠范恃太平公主权势，逼夺百姓。将加弹奏，或请寝之。谦光曰：“宪台理冤滞，何所回避。朝弹幕黜亦可矣。”遂奏之，反为所构出。开元中，转太子宾客。以与太子同名，敕赐名登。卒年七十三。

河南元行冲《旧书》本传：行冲博学多通，狄仁杰甚重之。性不阿顺，尝谓仁杰曰：“下之事上，犹蓄聚以自资也。”“脯腊胰，以供滋膳，参术芝桂，以防疾。”“门下宾客堪充旨味者多，愿以小人备一药物。”拜太常少卿。行冲以本族出于后魏，而未有编年之史，乃撰《魏典》三十卷。事详文简，为学者所称。秘书监马怀素卒，诏行冲代其职。表请通撰古今书目，为《群书四录》。卒年七十七。按行冲又尝著论，辩晋元帝出小吏牛金之诬，今见《杂说》中篇“牛继马后”注。

陈留吴兢《新书》本传：兢贯知经史，方直寡谐比。魏元忠、朱敬则荐兢才堪论撰，诏修国史。天宝初卒，年八十。兢叙事简核，号良史。初与刘子玄撰定《武后实录》，叙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，颇言说已然可，赖宋等激励苦切，故转祸为忠。不然，皇嗣且殆。后说为相，读之心不善，知兢所为，即从容谬谓曰：“刘生书魏齐公事，不少假借，奈何？”兢曰：“子玄已亡，不

可受诬地下。兢实书之，其草敌在。”说屡蕲改，辞曰：“徇公之情，何名实录。”卒不改，世谓今董狐云。

寿春裴怀古《旧书良吏传》：怀古为监察御史。圣历中，阎知微充使往突厥，怀古监其军。至虜廷，默啜立知微南面可汗，将授怀古伪职。怀古不从，将杀之，抗辞曰：“宁守忠以就死，不毁节以求生。请就斩所。”乃禁锢随军。后窜归。终幽州都督。《新书》：怀古清介审慎，在幽州时，韩琬以监察御史监军，称其馭士信，临财廉，为国名将云。按：所举知友七人，唯怀古不参史局，故未及之。

睹史籍讫于周凡八句，皆孔安国《尚书序》原文。

淮南子《汉淮南王传》：安为人好书，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为《内书》二十一篇，《外书》甚众。又有《中篇》八卷，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余万言。别见《采撰》篇。按：本处盖指内书言，即今所传《鸿烈解》。

法言论衡扬雄《法言》，见《论赞》篇。王充《论衡》，见《采撰》篇。

风俗通《后汉应奉传》：子劭，字仲远，撰《风俗通》，以辨物类名号，识时俗嫌疑。劭《自叙》：俗间行语，众所共传，积非习贯，莫能原察。聊以不才，举尔所知。传曰：百里不同风，千里不同俗。为政之要，辩风正俗，最其上也。昔画者曰，犬马最难，鬼魅最易。犬马旦暮在人之前，不类不可，故难。鬼魅无形，无形者不见，故易。今俗语虽云浮浅，然其难矣。补按：节首“民者，冥也”，语《晋书刑法志》王导等议。

人物志《三国魏志》：刘劭字孔才。黄初中尚书郎。作《皇览》，作《新律》篇，著《律略论》，作《都官考课条》，作《说略》，著《乐论》。凡所撰述，《法论》、《人物志》之类百余篇。阮逸《序》：予好阅古书，于史部中得刘劭《人物志》十二篇。其述性品之上下，才质之兼偏，研幽摘微，一贯于道，诚一家之善志也。

典语《隋志》儒家注：《典语》十卷，《典语别》二卷，并吴中夏督陆景撰，亡。《新》、《旧唐志》：陆景《典训》十卷。按：是书《隋志》云亡，《唐志》乃有十卷者存，而知几又见之，则亡者当但指《别》二卷也。或作“语”，或作“训”，未知孰是？

文心《南史文学传》：刘勰字彦和，梁天监中，东宫通事舍人。撰《文心雕龙》五十篇，论古今文体。其序略云：予齿在逾立，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。寤而喜曰：唯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因之致用。于是论之。既成，沈约取读，谓深得文理，常陈之几案。

孝标比敬通《梁文学刘峻传》：峻字孝标。其《自序》略曰：余自比冯敬通，而有同之者三，异之者四。敬通雄才冠世，志刚金石；余虽不及之，而节

亮慷慨，一同也。敬通值中兴明君，而终不试用；余逢命世英主，亦摈斥当年，二同也。敬通有忌妻，至身操井臼；余有悍室，亦家道辄，三同也。其异之四曰：敬通虽芝残蕙焚，而为名贤所慕，风流郁烈，久而弥盛；余声尘寂漠，世不吾知，将同秋草，此四异也。按：敬通，后汉冯衍字。

芥相如《子虚赋》：吞若云梦者八九，于其胸中会不芥。李善《注》：刺鲠也。《字典》：亦作。又作，蒂芥之，颜师古音蚤；果蒂之，《唐韵》音帝。

扬雄草撰《汉书》本传：哀帝时，雄方草《太玄》，有以自守，泊如也。或嘲雄以玄尚白，而雄解之，号曰《解嘲》。雄好古而乐道，用心于内，不求于外。时唯刘歆及范逡敬焉。而钜鹿侯芭尝从雄居，受其《太玄》、《法言》。刘歆亦观之，谓雄曰：空自苦，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。桓谭曰：“必传，顾谭不及见也。张衡《与崔子玉书》：乃者披读《太玄经》，知子云极阴阳之数，心实与《五经》拟。《玄》四百岁其兴乎？陆绩《述玄》：雄受气纯和，韬真含道，建立《玄经》，与圣人同趣。桓谭谓之绝伦。又《法言》宋宋咸《序》：《法言》者，盖时有请问，子云用圣人之法以应答之也。东晋李轨为之注。

泪尽继血《说苑权谋》篇：下蔡威公事。